

女

取換三批  
38

女俠乾坤劍  
一本全

全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又紛紛效尤，爭把所捐的糖包向她壓了去，這一來，好似宜僚弄丸一般，害得她左接右拋，左拋右接，真把她忙煞了！不過充其實的說來，也祇是忙煞而已，恐懼之色是一點都沒有的！結果：這些向她壓去的許多糖包，竟不能傷得她的毫髮；而這一羣蠢東西，都似鬪敗的公雞一般，祇好空手退去了！在這裏，便成了她一個人的世界，儘她在大聲罵罵着，代替她的凱歌，一壁併以欺壓孤女爲言，提出更嚴厲的條件來，須他們多多給錢養傷，方能罷休，這決不是千錢所能了事的了！

正喧聲嚷鬧間，連得裏面都聽得了，不免驚動了一個人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却就是那位鏢客！他姓李，單名一個槃字，曾從名師習藝，很是自命不凡，這裏的主人陸某，也是慕着盛名，把他禮聘了來的，所以對他十分恭敬，當他初至之日，卽設盛宴給他接風，他高踞首座，旁若無人，真驕傲到了極點，此時陪座的都是陸某的子姪輩，那一個不是少年好事之徒，一見他這般驕態可掬，心中很不謂然，却一時間也不能把他怎樣，一會兒，已是宴罷，大家卽陪了他，到後花園中去遊散一下，同時，便以「廣眼界」爲言，堅請他施展一些本領給他們瞧瞧，意思說：「你這人，究竟有上如何的一種造詣呢，李槃也是在外邊走走，那裏會不……」

四顧，要尋覓一個可以給他獻技的目標，突然間，很老，已成傾斜之勢，把路都擋着了，他立時得是礙路，連人都要走不過去了！我就給你將它

「子，方知有」

了這種事，那裏還會不？」

「嘿！嘿！這真是班門弄斧了！她大概還不知道有這你們一位大名家在這裏吧！現在你千萬不可放過她，趕快去給她點眼色瞧瞧。」

就是李槃，又何嘗不是如此的呢，暗道：「不管她是知道我在這裏，或是不知道我在這裏，她既來這裏滋擾，多少是給予我一點威脅的！我如要再在這裏捧着這飯碗，非得把她除去不可了！當下即道：「不錯！她也太放肆了，我得給她點顏色瞧瞧！」說完此話，即昂然當先走去，大眾也喧然隨于後，連得主人陸某，也不辭御駕親征，竟是跟了同去咧，剛剛到得二門邊，早已遠遠望見那個難女，正是當門而立，指手劃腳地在罵着，而爲了她很是生得瘦弱，李槃更不把她放在心上！即含笑對着同去的一般人說道：「哦！我道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，原來祇是這們的一個鬼丫頭！那還用我費得什麼力，只消二個指頭，就把她拋了出去了！」衆人聽了，認爲事實上應是如此，決非大言不慚，便也哄然笑應道：「像這樣一個鬼丫頭，又那裏會是尊駕的對手！真的！只消二個指頭，就把她拋了出去了，如此，也讓她可以得到一個教訓，此後不敢再是這般放肆了！」說着，像給他助

四  
沿着這柳樹上劈去，說也奇怪，經他手劈之處，爲二，再也不致礙路了！大家見了，齊聲得暗暗

大家真把他尊若天神了！如今，既在家門口發見

所有經過細述一遍之外，又都帶着愆惠的口氣在詛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轉，又到了最狹之處了，兩面皆是峭壁危崖，中祇一線可通，且僅容一人行走，如有二人同時往來，須有一人退出隘口，方可走得過去，當我剛走人這狹徑，約摸祇行了一半路，事情真不湊巧，忽有一個小沙彌，劈面而來，以致大家都不能前進了，我那時少年氣盛，當然是不肯讓他的，便叫他快快讓路，誰知他也不肯答應，於是大家便在路中僵持起來，如此者竟是好久好久，最後，那小沙彌方說道：「如此各不相讓，不知要延至何時，實在也不是一回事！依我倒有一個辦法，各人可讓對方踢上三腳，那一個被踢倒，就服輸讓路，這不是再好沒有麼？」衆人聽到這裏，好似都興奮得了不得，忙問道：「楊老丈！那廢你接受了這個辦法沒有？」

楊俊卿笑道：「這在當時實是最好的一個辦法，我那裏可以不接受呢。好！你們不可打岔，且聽我說下去吧。我那時見那小沙彌尚未成年，而且又是面黃肌瘦，不免暗自要想：像這樣的一個東西，祇消我略一舉足，就可把他踢倒了！當即對於他的這個辦法，表示可以接受，只是須讓我先踢三腳，小沙彌道：「我是出家人，理應讓我佔先。」我道：「不，長幼有序，我的年齡幾要長你二倍，自應讓我先踢。」小沙彌笑道：「你這人真是有趣，處處皆要爭先！但不知你的本領何如！現在且讓你略佔便宜，等到三腳之後，方知我出家人並不是可欺的呢！」他把此話說完，即運氣直立，讓我先踢，至是，我心中也有點明白了，知道這小沙彌定是一個勁敵，我倒不可怠慢！一壁想，一壁即運足氣力，一脚向

他踢去，暗想：這一脚定必將他踢倒了！不料，他竟穩重如山，屹立如故，並不會動得分毫！這一來，我倒有點胆怯起來了，想我這一腳踢去，少說些，也有千鈞之力！他竟能若無其事地受得住，可見他的本領定要高出於我十倍呢！如今要我看我這第二腳了，如果再不濟的話，須得見機而作，趕快逃吧！否則，定要吃他不消，正不知將是如何的一個下場呢？因此，更用足平生之力，飛起一脚踢去，誰知，他依然絲毫未動，只帶着微笑望着我，我方知今天的事情的確有點糟糕了，三十六策，還是走爲上策！卽對他說道：「好好！看你不出，倒是很有本領，竟能受得住這二腳！但這第三腳再也不能饒了你，非把你踢倒不可了！只是我小便甚急，請你略待片刻。」

黃三聽到這裏，再也不能守「不打岔」的這一個戒了，不覺含笑道：「楊老丈！虧你有這樣急智，不然，可真是糟糕了！但他倒一點都不疑心嗎？」楊俊卿道：「真的，他倒一點不疑心，及見我對了他要小便了，忙又退後十多步，並把頭掉向別處，不欲對我觀看，我乘着這機會，忙一口氣奔出這隘口，向着來曠的路上跑了去，生怕給他趕上，那就不得了，好容易，到了一個廟前，方始站定下來，略略喘息一會，一壁不免暗暗自恨道：「咳！我也是練過了多少年的功勁的，講到我的腿力，就算一千斤還不到，八百斤總是有，今天遇到這個小小的沙彌，怎麼竟不能將他一脚踢倒呢？莫非我的腿力已是有了退步嗎？我倒要試驗一下，瞧瞧究竟是怎樣？」當我正這們在想時，恰恰瞧見廟門前有一株松

樹，高聳雲霄粗可合抱，大可作我試驗之用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舉起腳來，向着它就踢，當時也祇是很隨意的一腳，並不見得如何用力，誰知立刻間就聽得天崩地裂似的一聲響，這株松樹早已連根而起，橫倒在地上了！當然廟中也被驚動了，即有一個老和尚，扶杖而出，對我說道：「那裏來的莽男兒，竟用此大力，把這松樹踢倒了！莫不是瘋病發了麼？」我聽得了這幾句話，也是十分抱愧，急忙向前走去，向他道歉一番，並請他加以海涵，那老和尚便又笑道：「你能踢倒此樹，氣力實屬不小，可知定不是一個尋常人，但你究竟爲了何事，竟如此發怒，也能把這原因對我一說麼？」我便老老實實的，把和小沙彌爭路的一番經過告訴了他。」

多嘴的黃三，此時又有點熬不住了，不免攙言道：「楊老丈！你也太是爽直了！倘然這個老和尚和那小沙彌，是有上一點什麼關係的，豈不又要多上一番是非麼？」楊俊卿聽了，祇向他看了一眼，並不去理會他，仍又說了下去道：「想不到那老和尚一聽這話，立時露着大驚失色的樣子，說道：『唉！罷了！罷了！你不知道他是我的徒弟麼？他受了你的這兩腳，雖不致馬上就跌倒，然而臟腑之間，恐已大大受傷，他的這條小性命，定已不到三日了！』我一聽說他就是那小沙彌的師傅，這吃驚正不在他之下呢，生怕他要對我復仇，忙向他的面前跪下，哀聲懇求道：『小子誤傷令徒，出于無心，尚望上人曲賜矜全，高抬貴手，免我一死！那麼，小子當終身感戴你老人家的大德了！』老和尚不覺長嘆道：

「唉！這也不能全怪你！小徒既是出家人，竟不能安守本分，以致妄動嗔念，也屬咎由自取！我看你很是英雄，就不向你尋仇吧！唉！這就叫做「可放手時且放手，得饒人處便饒人」也！」說著，便把我扶起，又道：「小徒馬上便要歸來，見你決不干休，你還是快快就走吧！」我生怕再惹是非，忙又向他道謝，即飛也似地逃走了」。衆人見他說到這裏，已是戛然而止，便問道：「這故事已是完了麼？」他笑道：「完了。而在這個故事中，我和那小沙彌，都不免犯了一「持藝而驕」這個毛病的！他固不幸受傷而死！就是我，也幸賴這老和尚之仁慈，不然，這條性命也是不保呢！我如今給你們講這故事，很是有上一點深意呢！」說時，他的兩個眼睛，向婉玉望了去。

這一次的野宴，也就至此而止了，當即盡歡而散，各歸船中安息，不料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楊俊卿睡到半夜間，忽覺很不舒服起來，忙把婉玉叫醒，說是想要嘔吐，等婉玉拿了一個臉盆到來，他祇就着盆中嘔了幾口，忽然眼向上插，冷汗直淋，身子向後一倒，已是嗚呼哀哉了！婉玉究竟是一個小小的女孩子，那裏見過這等事，不覺又驚又悲，竟是號啕大哭起來，他們逃荒的船，原是並在一塊兒的，這一哭，早把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，有的提了一盞燈，有的拿了一個蠟燭頭，爭着走過船來觀看，內中有一個懂得一些醫道的，便走近前去，一按楊俊卿的脈息，却已是停止了，便道：「楊老丈已是不中用了！他死得這般的快，大概是中風吧？這也是老年人常有之事啊！」婉玉初見衆人到

來，還希望可以把她父親救活，所以暫時止了悲聲，現在聽說已是不中用，知道又歸絕望，不覺又號啕大哭起來，衆人忙向她勸道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哭也無益！我們還是商量後事要紧罷！」說到後事，可又使她呆了起來了！她們原是逃荒出來的，除了隨身衣服之外，可說一無所有！而這衣衾啊，棺木啊，却是殮殮所必需，又從那裏去籌措呢！她便遍拜衆人，請他們代爲設法，然而，他們正和她處於同一環境中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又有什麼方法可想呢？不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也是一籌莫展！婉玉也是十分聰明的，怎會不懂這情形，便慨然道：「她老人家官也有，壽也有，可以說是無憾，但這是他最末了的一件事，總不可故於草草吧！我倒想得了一個辦法了！」

## 第二章 巧施身手薄懲頑徒 曲盡薪傳欣得高足

大家聽說她已是想得了辦法，便向她問道：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辦法呢？」婉玉道：「我在空閒的時候，曾看過不少的小說書，見有身插草標，賣身葬親這一類的事情。我想，她們是人，我也是人，爲什麼不能學學這個樣子呢？」大家聽她如此一說，不覺都默然了。內中有幾個老成一些的便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想你也是官家小姐，這一把身體賣給人家，可就自己做不得主來了！倘把你認作女兒，這還沒有什麼，萬一遇了不良之人，竟

把你當作妾媵，這又如何是好呢！」婉玉一聽此言，不免也爲之一呆。半晌，方長嘆道：「唉！如今祇希望能把她老人家的身後大事辦好，使我對他有上一個交代，其他什麼都顧不得了！至於或是作人的女兒，或是充人家的妾媵，也全看我自己的命運究是如何，在這事先正不必總總過慮呢！」大家聽她竟是如此的有孝心，不失爲個孝女，倒也不便向她攔阻着。而且，就事實上說來，她如希望把她父親的身後大事，要辦得風光些，也祇有這一條路可走了。但他們這一羣逃荒船所停泊之處，却是城外荒涼的地方，她就要賣身葬父，可又能對那個說去！於是！她祇能身插草標，同了幾個人一起進城去了。一個年輕的標緻姑娘，立在鬧市中，身插草標，賣身葬父，這當然是很能轟動人的一件新聞，立即傳佈開去，便有許多人圍了攏來觀看。可是，究以浮薄的少年爲多，祇是評頭品足，大家在切切私語着，却沒有挺身而出，向他們正正經經的問上一聲的。這使她很有點不自然了！就在此際，却有一個老年的尼姑分開衆人，擠了進來。

這個老尼姑，倒不脫她佛門中的本色，一走入人圈子中，卽來到婉玉的面前，合十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你這位姑娘不是要賣身葬父麼？真可稱得是一位孝女！如今就讓我來給你料理這件事，好不好呢？」和婉玉同來的幾個人，一見已是來了主顧，忙說道：「這位姑娘的所以情甘賣身，祇希望把她父親的後事辦得風光些，因爲他老人家生前，也是堂堂的一位都司！不知老師太也能給她將此事辦好否？」同時，婉玉忙也向她下

拜道：「可憐我父親得了急病，死在船中，至今未得殮殮！倘然老師太能給我，把此時辦好，我這身體就算是賣給你了，情願立時落了髮，跟了你去，當上一個徒弟呢！」老尼姑道：「這些話且慢說。如今籌辦後事要緊，究竟需要多少錢，方可把此事辦妥，准一概由我來給付便了。」婉玉見她竟是這般慷慨，自是喜之不勝，忙又向她拜了兩拜。不料，正在此際，忽又闖進一個少年來，雖是生得獐頭鼠目，却穿了一身很華麗的衣服。後面又跟了像似清客或篋片的二個人，年齡也和他不相上下。當這兩個一人一到，早聽四圍閒人在一切私語道：「這不是周家大少爺帶了人到來了！莫非他也看中了這個雌兒，要將她買了回去呢！」原來：此人姓周名中，是這江都地方一個有名的花花公子，仗着他父親在朝爲官，有上很大勢力，在外一味胡爲，竟是無惡不作！剛纔得了這二個門客的報告，說是有個美貌女子，在此插標賣身，所以馬上同了這二人到來了，一見這老尼姑先已在此，不免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方又向她說道：「這不關你出家人的事！快給我走開些！」

照他想來，他祇是叫她走開，並不叫她滾開。還是瞧在她出家人的面上，這話說得很有禮呢！如果換了是別個人，可就不能這樣了，誰知，這老尼姑偏不識趣，不但並不就走開，反又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怎可就走開！我正是爲了她的事情而來，要把她父親的喪葬大事辦妥了方走呢！」這一來，周中可着了惱，再也不同她客氣了，卽把兩個眼睛一瞪，向她大聲叱道：「咄！好個不識趣的老蠢貨！給你面子不要，偏要自討沒趣！實對你



說，有你少爺在此，什麼事都沒有你的份，還不給我快走！」同來的那二個清客，忙也說道：「老尼姑！看你也有這一把年紀，怎麼還如此的不懂事？既是大少爺叫你走，快快走便了，爲何還要挺撞他，倘真是惹他動了氣，可就得不到什麼好處了！」不料，這個老尼姑却慳慳到了十分，不但仍是不肯走，又笑着道：「就是少爺，也得講一個理！這件事既有我來管着，何勞他再來過問得！現在我們也不必爭奪得，只要問問這位姑娘本人，她是贊成由那個來管，就由那個來管便了。」說着，便向婉玉道：「姑娘！你就說一聲吧。」婉玉也是很有眼色，早瞧出這周中是個花花公子，怎肯讓自己跌入他的手中呢！便回答道：「我早對師太說過，願跟你當姑子去，就請你老人家來管這件事吧！」這一來，周中可認爲大失而子了，而且，眼見馬上可以到手的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子，竟給這老尼姑打攪去，心中更是大大不甘，不免就揸袖擄臂，露着像似就要動武的樣子。同來的那二個清客，自然也要給他助威，同時也是在旁鳥跳不了。

好尼姑！任是他們如何耀武揚威，只給他們一個不理會，她祇去挽着婉玉，像似就要走了。這一來，周中可大大的着惱了，即大喝一聲道：「咄！你且放手，你可知道你少爺是什麼人！凡事不管則已，既已出來管，就得管到底了，那有讓他人插手之理！還不給我快快滾開！」他這般的喝着還不算數，又對同來的那兩個篋片發話道：「咳！你們是來幹什麼的，還不快快將她拉開，難道要我少爺親自動手不成！」那二個東西一受罵，也就搖

搖擺擺的上去了。可是那老尼姑端的好身手，一待他們到面前，祇把兩手略一張動，就一手擄了一個的辮子，又像似玩提線戲的，拉著他們的辮子，把兩個頭使勁的一碰，然後又輕輕向着左右一分，早見像人家門前的石獅子一般，一邊一個的倒在地上，兀自爬不起來！這是再坍台沒有的一件事，周中可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再也不能不親自出馬了！滿以為自己曾從一位教師學過三個月的拳，或者要比這兩個膿包勝過一籌，不致就當場出醜吧！誰知他自己更是不濟了，他的拳頭還不會打到那老尼姑的身上，早給他伸出一個指頭來，向他臂上輕輕一點，立刻就一動不動的，在當地呆站著，有似石像一般，這不當緊，可使平時受過他欺侮的一般人，不覺都樂了起來道：「哈哈！好一個周大少爺，居然有今日的這們一天，也可說是自作自受，天有眼睛啊！」還有幾個滑稽的又在大叫道：「諸位請瞧！這兩邊兩個不像似燭台，而那中間一個，不啻似一個香爐麼？」衆人一瞧這情形，確是很像，不禁又哄然大笑。

這三個人，雖似兩個燭台，一隻香爐這們的倒在地上，已成爲可笑的對象，但這位老尼姑却不理會這些，便又拉着婉玉，就要走了，可是，當她還不會走得，却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，她還認爲是什麼人要找着她了，忙回頭一看時，却是六十多歲的一個老者，正笑容可掬的對着她。跟着，便又聽他說道：「老師太！還得請你行一個好事！」她帶着詫異的神氣道：「什麼好事？」那老者又陪笑說道：「他們的兩個躺在地上，一個呆呆站在當

地，不是都經你施了點穴術麼？那麼，倘就這門的委之而去，他們不是都得活不了麼？所以，請你以人命爲重，趕快施個解法，就把他們解放了吧！」老尼姑道：「唔！老檀越！這是你太過慮了！阿彌陀佛！其實我並無致死他們之心呢！不消一會兒，自也會甦醒過來的！你既是這般的不放心，我就讓他們早點醒過來吧！」說完此話，即走過去，向着地上躺着的這二個，各人踢了一腳。這二個便如夢初醒的，大家揩了揩眼睛，從地上爬了起來。老尼姑當又向呆站在當地的那一個，用手輕輕拍了一下，那一個便也如夢初醒的，揩揩眼睛，登時手足能動，又恢復了自由了。這一來，自又引得一般旁觀的人們拍手不迭。可是，剛剛甦醒過來的這三個人，却仍是茫茫然的，不知道究竟是怎們一回事呢。就在這個當兒，那老尼姑便也帶着婉玉走了。和婉玉同來的幾個人，自己也跟了同走，那是不消說得。沿途，又把衣衾看好，棺木看好，由老尼姑把錢付訖，都叫他們送到船邊去。這一來，楊俊卿的殮殮後事，已是有了着落了。

等得盛殮已畢，並把棺木下葬後，諸事已是辦得妥妥貼貼，那老尼姑也就飄然欲行。婉玉却一把將她拉着道：「剛纔早已說明，待你老人家把我父親的喪葬大事辦好後，我就跟了你當姑子去。你如今怎麼把我留了下來呢？」老尼姑忙合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那個所在清苦萬分！你這位小姑娘也是官宦人家出身，怎能吃得此苦呢！至于什麼賣身不賣身，祇是一句戲言！原算不得數，請你千萬不必放在心上！」婉玉道：「不！不！任是怎樣的

苦，我也願意吃，請你挈帶我去就是了。而且，我們如今在逃荒，連飯都是有一頓沒一頓，也不見得會好到那裏去啊！」老尼姑見她言出至誠，也就答允帶她同去。於是，婉玉拜別了衆人，即跟着老尼姑走了。在路飢餐渴飲，不止一日，終於到得一座山上，却是奇峯兀突，怪石峻嶒，險峻至於不可名狀。山巔上還有積雪皚皚，一爲陽光所照，奇麗到了萬分，決非尋常所能見到的。婉玉原和小孩子差不多，一見到這種景色，真快樂得有點手舞足蹈了，一問老尼姑時，方知這便是崑崙山，正在西藏與新疆交界的地點，乃是宇內很有名的一座大山啊。後來又給她探聽得，這老尼姑便是崑崙女俠，在江湖上真是赫赫有名，一提起她，沒有人不知道！當下，婉玉即拜崑崙女俠爲師。並在山頂上一個石洞中住下了。一天，崑崙女俠把婉玉叫到跟前來，對她說道：「我們住在這山上，須得練點本領，以爲防身之用，不然，就難免毒蛇猛獸所欺了！我聽說你從前亦練過武藝，且練一套來給我瞧瞧，好不好？婉玉當即打了一套八仙拳。」

他的父親楊俊卿，原是會武藝的，這八仙拳可說是家學淵源，確是打得不錯！可是，當她把這套拳打完之後，崑崙女俠祇是微微一笑，並不說什麼。祇又問道：「不知你的氣力如何？」婉玉道：「究有多少力氣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大約一二百斤的東西，我總還提得起罷。」崑崙女俠聽了，即向四下一看，見有一塊大青石在那邊放着，便道：「你且拿那塊石頭看。」婉玉走去一試，倒是十分得手，便又舉起來打上一個圈子，仍去放在原

處，却是氣不喘，色不變。至是，崑崙女俠方微笑說道：「你的八仙拳，確是打得不錯，力氣也很是可以，像你這般年齡能如此，也實是不易的了！不過，就實際說來，你所會的還祇是外家的功夫和一點兒蠻力而已，並不足應付一切，你如欲更求深造，非得練習劍術不可！」婉玉一聽十分高興道：「如此，請師傅把劍術傳授我，好不好？」這在崑崙女俠當然不會不答應的。不過，在練習劍術之前，先教以呼吸練氣之法，作爲一種準備功夫，這樣的足足有好幾個月，已是大有成效了，一天，婉玉正立在庭中，仰首觀天，如有所思，忽然間，見有一件東西，從空中打了來，像似快欲打及她的頭上。她不慌不忙的用手一接，早已將牠接在手中，向之一看之下，却是一個木魚，倒不覺詫異起來了：「莫非有什麼人同我開玩笑，爲何把這木魚向我打來呢？」正在忖想之際，早聽連連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！」有人款步到來了，這不是崑崙女俠還是什麼人呢。她方纔知道大概是師傅在試她的本領吧？自己總算還不曾弄了台！

崑崙女俠見了，果然先說了幾聲：「孺子可教」然後又接着說道：「一個人學習劍術，須要有一種指揮若定，從容不迫的精神，方足應付一切；不然，倘是慌慌張張的，那裏還學習得成呢！所以我有意要把你試驗一下，突然將這木魚向你擲了來，誰知你竟能從容自若，毫無慌張之狀，可見你已是大有進步，真使我歡喜煞了！」於是，對於練習呼吸一事，更對她督促得很勤，決不肯姑息一點！說到這練習呼吸，却真是不容易啊！飢呼與

吸，也是分爲二門的。先說呼，最初是教她一口氣把火吹滅，繼之以要把燈草和鷄毛吹起，再繼之以飛沙走石，到了最後，竟把人都吹得倒，這已是登峯造極，到了最末了一步了！至於吸，也是有種種步驟，先則到盆中吸水，繼則，自井中吸水，終於用力一吸，能使水花直上有數分鐘之久，這步功夫也就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了！至是，崑崙女俠也不禁笑着對她說道：「這呼吸二事，都是屬於內功的部門的，你能做到這一步，對於這內功方面，也可說是有上一個交代了！如今我就把這劍術教給你吧！」婉玉聽了，自是非常歡喜，便從崑崙女俠學起劍術來。她既然已有這很好的根基，再加以秉性聰明，復肯戮而不捨，勤加練習，那裏還會不成功呢！不到多時，在這劍術方面，凡是崑崙女俠之能者，她也無不能之了！你道她究有怎樣的能耐？原來：她能在鬧市中刺人，她能在十丈之外取人首級，不見一點形跡！崑崙女俠對於婉玉原是屬望很殷，如今她居然已有如此的成就，真是歡喜已極！可又要拿另一種功夫教給她了。

原來：崑崙女俠除了劍術之外，還有一門看家本領，那便是一把柳刀。你道，何謂柳刀？那是其長不滿二寸的一把刀，闊度僅及其半，看去宛同一張柳葉，故名柳刀。牠是用純鋼打成的，鋒利到了無比。等到練成之後，這刀可隨心所欲的，從手中飛出殺人。牠是來得那們的快，對方怎能防備得，自然就要爲牠所算了！崑崙女俠是從一位異人那裏，學得這柳刀的。現在婉玉是她的愛徒，她希望婉玉能傳授她的衣鉢，所以，又把這柳刀來

傳授她了。婉玉原是聰明，自然一學便會，不久便已純熟。一天，正值薄暮，師徒二人在洞外空地上乘着涼。忽見有一羣飛鳥，由北而南，在空中上下翱翔着。崑崙女俠便指着空中對婉玉說道：「你也瞧見這鳥羣中的那第五隻鳥麼？牠身上的羽毛，黑白相間，非常可愛，你能給我把它牠取下麼？」婉玉明知是師傅又在試她的本領了，即含笑答道：「好的，且待我試一下子看！」說時，即舉起袖子來一揮。祇見這把柳刀，已從袖中飛出，矯捷有如遊龍，直入天空鳥羣。轉眼間，便有一鳥向下直墮！這可不必細看，怕還不是師傅所要的那頭鳥兒麼？婉玉見自己對於這柳刀居然能隨心所欲，手到功成，心中暗暗歡喜。便去拾起那鳥，奉於乃師，崑崙女俠也很是歡喜道：「善哉善哉！你居然已把這柳刀學會了！」她一說到這裏，却又向這鳥凝視一下，復道：「無故殺生，犯了我佛門之戒，這却是不可以的！不如把牠放了生吧！」說着，用手在這鳥身上撫了幾撫，這鳥頓又鮮活靈跳起來，只將手兒一放，早又翩然飛起，追尋牠的同伴去了。

於是，崑崙女俠又對婉玉說道：「如今你的武藝已是學成了，不但可用以防身，還可在這人世間，好好的幹上一點事業呢。」婉玉原是最聰明不過的，即何婉請問道：「這世上可幹的事情也是多極了，不知道應於那一方面着手？」她這一句話，却又博得崑崙女俠連說了兩句「善哉，善哉。」復繼續道：「這確是應由我先來說明一下的，你想，我們既都是女子，所幹之事，自然也應着重在關於女子一方面的。」在這裏婉玉倒似乎又有些不

懂了？不免瞪起眼睛望着她。崑崙女俠笑道。「癡丫頭！這有什麼懂不得的！所謂着重在關於女子的一方面，那就是如見到有那一個欺侮我們女子的，你對於那個女子，就應力盡保護之責，給她去打上一抱不平！」這話一說，不啻已把她的宗旨，很明白的宣布一下，婉玉自是唯唯受教。當又聽崑崙女俠說道：「在此一生之中，我就是對此目標而趨赴，而致力，也不知幹過多少樁快意的事情了！只是如今年已老邁，在世之日恐已無多，頗想有一個繼承我志之人，而在我未死之前，同時也可得一有力之幫手！如今我能把你物色得，可以說是無憾，我知你定能大有作爲，不負我的厚望呢！」婉玉並不是什麼浮誇的人，所以聽了此言，並不敢侈言她將是如何如何，祇以一笑爲報。但在此一笑之中，不啻已把她師傅的那個重擔子，毫不推辭的接了去，放在自己的肩上了。忽然間，又聽崑崙女俠問道：「婉玉！你可曾聽到了「崑崙派」這個名稱麼？」在這江湖之上，有「崑崙」「崑崙」兩派對峙着，婉玉原是聽得過的，就把頭兒點點。

崑崙女俠道：「你雖已知道了這個名稱，但對於它的內容，祇怕不見得能知道如何詳細吧？」婉玉道：「這個確是沒有知道。」崑崙女俠道：「很好，乘着今日無事，讓我把大略的情形告訴你罷。你道，爲何叫作「崑崙派」？祇因在我們這一個團體中的八個人，都是住在這崑崙山上的，外人就給我們取下了這一個名稱，其實，我們並沒有獨樹一幟，自成一派之意呢。」婉玉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老人家定是在內的，還有那七位又是什麼人



呢？」崑崙女俠道：「這是你們的七位師叔，最小的小師叔，也是一個女子。我們八個人爲了同住在崑崙山上，又是志同道合，所以八拜爲盟，結成昆弟。從結義到如今，已有四十年，就是你的那位八師叔，今年也已年近花甲了。」婉玉聽得十分有趣，便又問道：「聽說外面還有一個「崆峒派」，是專門和我們這一派作對的，兩派常有鬭爭發生，不知這一句話確不確？可有這回事？」崑崙女俠道：「這倒是很確的。至於這個仇，却是由平江人瀏陽人爭奪水陸碼頭而起，迄今未能消滅，竟成了不解之仇了！至於他們仇視我們的行爲，可說得是十一而足，聽說最近他們又要弄上一點新花樣，對我們發上一個新的攻勢呢！」這話一說，婉玉立時露着就心的樣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不知我們也能抵抗得住這一種攻勢否？」崑崙女俠笑道：「這不相干！且把我除去，不必向你如何誇說外，就以你那七位師叔而論，又那一位不有上一點看家的本領呢！區區「崆峒」派，怎在我們的眼中！你放心便了。」婉玉聽了，高興之極。

### 第三章 賞明月八俠集崑崙 盜銀杯酒仙臨虎穴

崑崙女俠像似越說越有勁，又露着很高興的樣子道：「婉玉！你也想見見你的那七位師叔麼？他們是非常有趣的人物呢！」婉玉道：「那有不想拜見之理，祇不知何時方可遂

願？」崑崙女俠笑道：「這個時期倒也很快的就要到了，決不會使你失望的！對你說吧，我們八個人，雖說是同往在這崑崙山上，然這崑崙山的範圍很大，彼此棲息之所，並不就在咫尺。而且，除了我是常住在這石洞中外，他們都是雲遊在外，四處爲家，很少回山之時，所以見面之時更少。但我們爲免得睽離過久起見，因而互相約定，每隔五年，必須到我這裏來集會一次。而且把這會期定在中秋節，這是取其團圓之意。現在五年之期已屆，中秋也快要到臨，不是使你馬上就可逸願了麼？」這們一說，婉玉真是高興到了極點了。從此，她一天一天地在熱盼着，希望這中秋節快快來到。不多日，已是到中秋了，直到日中，還不見有人到來，她不覺露着很失望的神氣道：「怎不見他們幾位到來，難道都已爽約了麼？」崑崙女俠不禁笑道：「癡丫頭！這是我老糊塗了，並沒有明白告訴你，我們的約期在晚上，每次都是如此的呢。」婉玉方始把心放下。好容易又等待至晚上，只見一輪圓月，已是高懸天空，和這崑崙山巔的積雪映照着，其景色的奇麗，直非人世所能想見，而在微風吹動之下，樹林簌簌作響，彷彿這月裏嫦娥就要翩翩下降呢。果然，就在這個當兒，有一個豔麗得似嫦娥的紅衣仙女到來了，這倒使婉玉有些詫異起來：「這究竟是什麼人？我師傅今晚並沒有約得她啊！」

却早聽崑崙女俠帶着歡迎的聲調在說道：「唔！八弟！原來是你來了！他們一個個都沒有到，却給你佔得了頭籌呢！」婉玉方知這就是她的八師叔紅姑，聽她師傅說起，她的

所以稱爲紅姑，因爲老是喜歡穿着紅顏色的衣服呢。不過，聽她也已年近花甲，怎麼竟生得如此的年輕，看上去祇有二十多歲的光景。莫非她有駐顏之術，已是成了一位地仙吧？正在想時，早給崑崙女俠把她叫了過去，和紅姑見了禮。紅姑見了她，露着很喜歡的樣子，握着她的手，兀自不肯釋放。一壁說道：「好一個孩子！真生得太漂亮了！」又笑顧崑崙女俠道：「大哥你好！偷偷的收了這們一個好徒弟，也不通知我們一聲啊！」崑崙女俠也笑道：「我的不肯告訴你們，正是體恤你們，不肯讓你們破費罷了！如今你既對她如此的誇讚，又給她什麼一些個見面禮兒呢！」紅姑當在一笑之下，從袖中取出了小小的一件東西，遞給婉玉道：「我也沒有帶什麼東西，就把這個東西給了你吧。」誰知崑崙女俠一見之下，竟高興的了不得，即十分鄭重的，對着婉玉說道：「你快去謝過八師叔。這袖箭乃是她的看家本領，在海內找不到第二人！現在她將這袖箭賜予你，分明是要把這袖箭傳授給你了！還不該十分喜歡麼？」於是，婉玉忙接過這袖箭，又給紅姑磕了頭。就在此際，却聽得很蒼老的一個聲音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們哥兒叔姪們說得好體己的話兒啊！」跟着這聲音又湧現出一個龐眉皓首的老兒來，看上去總有八九十歲了。婉玉正猜不出他是誰，崑崙女俠却早在招呼道：「老二！你別打哈哈了！」

婉玉一聽師傅稱這老兒爲老二，不覺又恍然大悟了，這大概就是二師叔金羅漢吧？不過，他既行二，想來年齡必較他師傅爲小，爲什麼竟生得這般的蒼老啊。這時候崑崙女

俠早又在叫她了：「快來見見二師叔。」在婉玉見禮之際，金羅漢又兀自對她誇讚不絕口。紅姑却從旁笑道：「你別空口說白話，人家孩子給你見禮，你拿什麼作見面禮兒呀！」金羅漢也笑道：「給不給，這是我的面子，用不着你操心！可是你又給了她些什麼，倒得給我開開眼界！」崑崙女俠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你們兩個別老是擡槓了！」說到這裏，又目對婉玉笑道：「你這兩位師叔遇在一起，不但老是愛擡槓。而且你瞧，他們兩個，一個是生得這般蒼老，一個又是生得如此年輕，不也是太不調和一點麼？其實，他們的年齡也並不相差多少呢。」性愛談諧的金羅漢，不免又攬言道：「姪女你瞧！我和八師叔如果走在一起，倘有不知道的，不是還要疑心，我是帶了小孫女兒出遊麼？」這一句話，不但引得大家都笑，連得紅姑也禁不住笑了，就在這一片笑聲之中，忽飛下兩隻鷹來，閃閃有光，一邊一隻的停在金羅漢的肩頭，舉起牠們的眼睛來，不住地在各人的臉上打轉着。紅姑道：「我原是在想着，三位一體總是三位一體，你決不會不帶這兩個好幫手來的呀！」又對婉玉說道：「你且留心着，這兩個小東西最愛偷東西吃，倘然又故態復萌時，也不必難爲牠們，你祇找着這個窩家便了！」在這針鋒相對之下，又引得一陣大笑，算是報了剛纔的一箭之仇。就在這個當兒，又見從那面走了四個人來。

第一個軀幹十分修偉，生了一部絡腮鬍子，倘要把他作爲一個盜魁的話，那是可以不必化裝的了！此人非別，便是他們八弟兄中，排行第三的虬髯客。第二個，那和前一個大

不相同了，在他形態上和服裝上都帶着瀟灑出塵的樣子，看上去活像是一個隱士，這是他們的五兄弟黃石公。真有趣，這第三個却是一個和尚了，頭上還帶上一鐵箍，看他那種兇狠狠的樣子，全不像一個佛門子弟，這是他們的六兄弟跌頭陀。最後一個，却生了金黃的一張面孔，態度很爲慈祥，他那金面佛三字的雅號，就是由此而得來，這便是他們的那位七兄弟了。他們四人一到來，洞中更是熱鬧了。而在久別重逢之後，大家自都有說不盡的話語，敘不盡的衷腸。同時婉玉自又上前來，和這四位師叔見了禮。這是他們大哥唯一的愛徒，又生得如此端好，大家一律對之誇讚和揄揚，那是不消說得了。可是，却有一樁使人十分掃興之事，在這們五年一會，羣賢畢至之際，獨有他們那位四兄弟笑道人，竟是珊珊來遲！大家左等他也不來，右等他也不來，不免都有些焦躁了！崑崙女俠便問道：「四弟莫非出了什麼事故麼，如何到這時還不來？你們最近可曾得到他的消息？」黃石公忙說道：「大哥！你不必着急！包管不致有何事故！我在三天前還曾見到他，他是在很好的狀態之下呢！」正說時，忽有很響亮的一派笑聲從外面傳了來。大家一聽之下，不覺都笑顏顰開道：「這真所謂『未見其人，先聞其聲』，這不是他那與衆不同，特殊的笑聲麼？」於是，所有的視線，都向外邊集中了去，

可是，說來奇怪又奇怪，他們八個人，十六隻眼睛，儘是向那邊瞧了去，那裏有什麼笑道人！不但是沒有笑道人，連一個人影子都不見！這一來，倒使大家都呆呆的怔住了！

究竟還是紅姑來得聰明，不到一會兒，早給她把這啞謎兒猜破了！祇是含笑指着金羅漢連道：「你好！你好！」金羅漢反弄得莫名其妙，祇得瞪着眼說：「這不關我的事，你爲什麼指着了我！」紅姑又笑道：「你不要裝沒事人兒！這完全是你那兩個頑皮徒兒所幹的玩意兒，怎能說不關你的事！」於是金羅漢也恍然大悟，這定是他那兩隻神鷹之一，在那效學着笑道人的笑聲，想不到如此逼肖，竟使大家都天上其當了！原來：這兩隻神鷹，當大家在談笑的當兒，早已離去金羅漢的肩頭，飛到樹上去了呢。他當即擡起頭來，向牠們厲聲叱罵道：「好頑皮的東西！還不快給我滾開去！」立時間，便聽到撲撲的幾聲響，果然已是飛到洞裏去了。如是的又過了一刻兒，方見笑道人真的到來了。但大家並沒有聽到他通常所發的一種笑聲，祇見在他手中，却捧着黑甸甸的一包東西，像似很有點分兩的樣子。虬髯公早笑了起來道：「四弟！你倒是一個有心人！竟捧了什麼一樣好東西，給我們來嘗嘗麼？照這樣子瞧來，莫不是人參果？」在這裏，笑道人倒又哈哈大笑，並回答道：「三哥的眼力真好，我確是給你們帶得人參果來了！」邊說邊即放下地來，不料這人參果却是活的！於是，大家都不免詫異起來了，爭着向他問：「這是什麼人？」笑道人像有意賣關子，祇是含笑不答。

而且，笑道人這個人真是有趣，他不但回答他們這句話，反而向他們發問道：「我如今要向你們諸位請教一件事，譬如我有一個仇人，如今眼見這個仇人的子女已在困難中

了，我該不該應把他的子女救了出來呢？」他們都是行俠衛義的，一生以此四字爲目標，一聽這話，卽不約而同的說道：「這還待問，自以救之爲是！倘然坐視不救，或反而推莽下石，那就是一個小人，那裏稱得上俠義二字呢！」於是，笑道人好似得意已極，當把這笑的威力，擴展到了極度，竟是震天響的笑起來道：「哈哈！呵呵！如此說來，我並不會做錯了事情！我把這孩子救到這裏來，實是非常應該的呢！」不料，紅姑雖然是一個女子，却生性非常爽快，至是，不免把雙眉緊蹙道：「四哥！你素來也是非常爽快的，今天爲何如此地婆婆媽媽起來！你快點給我說，你的仇人究竟是誰？這孩子你又從那裏救來的？」誰知，今天笑道人像似有意和大家開玩笑的，儘紅姑是怎樣說，他一點都不理會，仍是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崆峒派不是和我們有仇的麼？如此說來，他們那一派中的常德慶，豈不是我的仇人，也是我們大家的仇人麼？——」但紅姑的不耐已到極點，怎能再讓他說下去，卽截住他的話頭，問道：「莫不是這孩子是常德慶的什麼人嗎？」這一次，笑道人却回答得十分爽快地道：「不錯！他便是常德慶的兒子，他的名字叫小慶。」於是，不論那一個的興趣，都給他提得非常之高了，忙問道：「唔！他就是常小慶麼？他究竟遭了什麼難？你又是怎樣救得他的？快對我們說來！」

原來，笑道人正將前來赴會，當他剛從一個山下經過時，忽聞得低低啜泣之聲，而且像似十分哀切。他原是在外面行俠尚義慣的，一聽之下，不覺心中一動暗道：「照此啜泣

之聲聽去，此人一定懷有什樣冤抑，或是遭了什樣意外之事；我倒要向他問問，究竟怎麼一回事，如果是我力所能及，可以給他解決一下的，定要助他一臂之力呢！」主意已定，即循着這潑泣聲找去，果在山邊的巖石上，見有一個人平臥在那裏，年紀祇有十六七歲，遍體都是鱗傷，着了真是不忍極了！他便問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爲何傷得這個樣子，莫非遭了盜劫麼？」那人把頭搖搖道：「不是的，我是給鷹啣了來，被擲在這裏的呢！」笑道人雖是在外面闖蕩慣了的，一聞此言，不禁也詫異起來道：「呀！怎麼說，你是給鷹啣來的呀？你快點給我說個明白！」那人仍是把頭搖搖道：「唉！這是不好說的！還是不說罷！」但笑道人不比別個人，他不管此事則已，既是管得此事，怎容他不說呢！終於，把這原委說了出來道：「唉！真是一言難盡！既是老丈定要知道，我就約略說上一說罷。我父親有上一妻一妾，我却是嫡室所生，但小老婆可兇悍之至，加之父親又寵妾滅妻，因之我母子二人便時受荼毒！今天我祇爲了一句話，得罪了那小老婆，在她的竭力挑唆之下，父親竟一時起了毒心，不但把我打得遍體鱗傷！還叫他所豢養的一隻鷲鷹，把我啣了出來，拋在這裏，分明是毀屍滅跡之意，想不到我一息尚存，還能活着呢！」說完，又哽咽不止。及經再一追問，方又把他的家世說出。

當笑道人把上面這一番經過，向大家一說後，大家都爲唏噓不止，覺得這孩子的身世，真是可憐極了，笑道人又說道：「我當時一聽這情形，就立意非救他不可，因爲他



已是無家可歸了！幸喜，我有很好的療傷藥，隨時帶着在身邊，當把藥一敷上之後，這孩子就立時止痛了。於是我即把他帶到這裏來。」黃石公忽向他問道：「四哥！莫非你就是這們的把他抱了來的麼？」笑道人道：「不是的。我原是攆了他來的。等得將到這之時，我要給你們開上一個玩笑，讓你們猜想我是捧了什麼東西來，所以故意的把他這們抱着呢。」這話一說，倒引得大家都笑了。再把那孩子細細一看時，却倒長得非常清秀，祇是個子不高，很相似只有十三四歲呢。崑崙女俠便帶着很同情的樣子，嘆道：「好可憐的一個孩子，那麼，四弟！你今後對他將打算如何的處置呢？」笑道人道：「關於這件事，可要請大哥慈悲一下了！你想，我是四海爲家，終年在外，那裏能管得了這孩子！不過，既已把他救了來，又怎忍置之不顧！所以，我打算想把他就放在這裏，請大哥代爲操勞一下呢！」他們都是俠義中人，覺得能救一人是一人，當下很以這個辦法爲然，也就一致請崑崙女俠接受下這個請求。在這裏，崑崙女俠自然是義不容辭了！祇笑道：「不過，我有一言在先，這孩子儘可讓他在這裏，但須依我一件事。」笑道人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崑崙女俠當即說明，須由笑道人收這孩子爲徒。這話一說大家一致贊成。即當場舉行了這拜師典禮。忽聽紅姑笑道：「我們還忘記了一個人，不曾給他見禮呢！」

大家最初不知道他說的是誰，立刻就明白過來了，還不曾給婉玉見禮呢，便齊聲道：「不錯！應得見見這位姊姊呢！而且，他此後就住在這裏，更須姊姊好好地照應他

啊！」不料，婉玉這位小姑娘，怕羞得很厲害，一聽說要給她見禮，死也不肯，好容易，給紅姑拉了過來見了一禮，却害得她一張臉都臊得紅了！大家見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獨有笑道人倒不笑了，向她正色說道：「你是大姐姐，此後望你對他不吝客氣，要像小兄弟一般的看待呢！」婉玉自然唯唯答應，他們八兄弟每次集會，總要痛飲一場，盡歡後方散，因為這一別離，須要再經五年之久，方得相見了，此次當然不會有例外，也就圍坐一起，飲啖起來，正是吃得高興，忽聞一聲長嘯，似就從對面的林中發出，這一來，倒使他們訝然相顧了，暗想：我們這崑崙山上雖不是什麼禁地，却也同禁地沒有二樣，除了我們自己這幾個之外，從不會有人來得！如今這個人不知是誰，眼見我們這裏飲啖着，胆敢在林中長嘯一聲，不是明明有挑戰之意麼？我們倒得去瞧瞧他！當下即聽金羅漢說道：「好大胆的東西，竟敢在我們面前如此放肆，我非得去會會他不可，」他一說完此話，起身便行，餘人自也尾隨在後，不料，到得林中一瞧時，不要說是不再聽得長嘯聲了，却是一個都沒有，大家也祇能快快而回，誰知，剛剛坐到席上，忽又聽鐵頭陀失口叫一聲「啊呀！」他們任是雄糾糾的英雄，鐵錚錚的漢子，生平從不知有「畏懼」二字但在此時此際，忽聽得這一聲「啊呀」不禁面面相覷，很為駭然。

於是，大家都欲知道，鐵頭陀這們的驚叫一聲，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，於是，任他們的眼光如何銳利，把他周身上下打量着再也瞧不出所以然來！便向他問道：「你好端端的，

爲什麼要這們叫起來？我們倒有點不懂了，」鐵頭陀道：「你們且瞧瞧我的席面前，」大家祇一瞧之下，不料也和鐵頭陀一般，同樣的叫上了一聲「啊呀！」原來鐵頭陀面前的那個酒杯，已是不翼而飛了，略略隔了半晌，又聽金羅漢叫起來道：「呀！這是中了人家「調虎離山」之計了，如今這個傢伙大概還不會走得吧？」他一壁是這們地說，一壁又暗暗地在忖想着：他既已來到這裏，又施了這個「調虎離山計」，却一點事都不會幹出來，祇偷了一個酒杯去，這明明沒有惡意可知，大概是有意獻上一點能爲，作上自己的一個介紹，借此爲由和我們相見吧，這在江湖上倒常有這們一類的事情呢，因此，他也不曾徵取大家的同情，卽高聲叫了起來道：「隱身的那位朋友聽着：你的能爲，我們已是知道了，同時，對於你那一身的胆量，我們也是非常佩服，老實說，我們這裏雖不是什麼龍潭虎穴，等閒之輩可也不敢來得呢，現在很好，你也不必躲躲藏藏了，就請出來相見吧！」他的叫聲未絕，便又聽得和剛纔一般的一聲長嘯，嘯聲剛了，祇見從一棵松樹上跳下一個人來，胖胖的身軀，穿了一身夜行裝，走起路來，有些搖搖晃晃的，不料，他剛到得席前，還不會答話得，早從席上跳下一個人來，一把抓着他的前胸，高舉拳頭就要使勁的對他打下。

你道這是那一個？原來：便是給他盜去酒杯的那個鐵頭陀，大家一見忙趕上前來，一把將他拉住了，鐵頭陀兀自餘怒未息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爲什麼不盜別人杯兒，偏偏盜去我的杯兒，不是明明有意要和我過不去麼？來來來！我們且來戰幾個回合！」說着，

又高高揚起他的拳頭，誰知那廝却是一副嘻皮笑臉的神氣，好似全不爲意的，祇在一旁唱喏道：「是是是！這全是小可的不是！如今小可在這廂陪禮了！請你老人家高擡貴手吧！」鐵頭陀原是吃軟不吃硬的一個人，聽他這們一說，自己面子已是佔足，也就一笑而罷，大家當即相遜入席，那人在客位上坐下，方又向他請教尊姓大名，那人笑道：「小可最喜的是杯中物，又喜在外面東闖西蕩，常常幹一點不相干的事情，因此，江湖上給我『江南酒俠』的一個渾號兒，其實說來非常慚愧，這酒字我是承認的，這俠字却承當不起呢！」這江南酒俠，他在江湖上確也是一個有名的人物，很幹了幾樁非常有趣的事情！因此大家一聽之下，雖不致對他肅然起敬，却很是刮目相看！不過，一想到交往，好說是如風馬牛之不相干，今日突然來到此間，究竟是爲了何事？不免各把懷疑的眼光投射了他，在這無聲之中，似乎都任在向他詢問着：「你快點對我們說，究竟是爲何重而來？」江南酒俠雖是愛酒，但是並不糊塗，一瞧這個情形怎會不懂得這意思，便又一笑說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小可自是特地前來呢！不過，我遠道而來，口中已是渴極了，可否給我喝上三杯，再說來意？」明明是在討酒喝了。

#### 第四章 密室中老道拜木主 扶梯上怪俠誅紙人

正在此際，忽又聽從江南酒俠口中，溜出了一聲『啊呀』來，大家不知他這一聲『啊呀』，究是因何而發？倒不免又面面相覷，祇聽江南酒俠又笑道：「你看，我真是一個酒糊塗，在匆匆問答之間，竟把這樣東西都忘記拿出來了！」他一壁說，一壁便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來，大家忙一看時，却就是剛纔給盜去的那一隻酒杯，在哄然大笑之際，也就仍放在鐵頭陀的座前了，於是，崑崙女俠也想到剛纔匆忙之間，竟忘給他添杯箸，致使他自己討起酒來了，便一面向他道歉，一面給他取了一副杯箸來，又問道：「不知閣下愛喝什麼酒？像我們現在所喝的這種百花釀，有酒之名，無酒之實，甚是淡而無味，怕難合閣下的口味吧？」江南酒俠此時似已酒癡發足，早露着涎垂十丈的神氣道：「人家的愛喝酒，多半還是假的，像我這愛喝酒，纔算得是真的，祇要是酒，不論是白乾，是汾酒，是大麵，是紹興女兒紅，或是廣東青梅酒，我都愛喝！真是沒有喝時，就是街上叫賣的三白甜酒兒也行！如今所說的百花釀，單就這名兒聽來，已是好極了，兀自向我的耳朵中直鑽！快請給我嘗嘗吧！」崑崙女俠即取過酒壺來，給他斟上了一杯，不料，江南酒俠已是癡極了，即取杯一飲而盡，當下，崑崙女俠又連連給他斟上五杯，都是隨斟隨乾，瞧模樣，這百花釀味兒太淡了，很難使他過癮呢！這一來，倒使這身居主人地位的崑崙女俠，着實有些爲難起來了，覺得什麼能人都見過，都是不難對付，獨獨對於這個不速之客的酒糊塗，一時倒不知如何處置的好！

好容易，忽然給他想起，前一會兒曾有人給他一罇上好的汾酒，因為自己不喝酒，即擱在一邊，早把它忘記了！現在就不如拿來打發他吧？等得把那汾酒取至，果然給江南酒俠喝得一個不亦樂乎，總算把這酒癮擋住了！可是，他這個人真是懶懶已極，等得酒癮略足，似乎又注意到有酒無肴的這個情形了，只見他兀自舉起了一雙醉眼，向這席上骨碌碌的瞧看着，露着不大滿意的神氣，笑道人早已懂得他的意思，即笑說道：「我們這幾個人，既不大會喝酒，又吃素的居多，所以不曾備得什麼佳肴呢！」江南酒俠好似沒有聽得的，只是在獨語道：「說到下酒的妙品，總莫過於黃河的鯉魚了，我得去弄它一尾來！」笑道人道：「這黃河的鯉魚固是妙品，然在這咄嗟之間，又怎能辦得來呢？」江南酒俠一聽，立刻雙眉一揚，露着十分興奮的神氣道：「莫非兄台也嗜此物麼？那你交給我就是，包管立刻就有！」他一說完此話，馬上可就忙了起來了，即見他離席而起，又用手指向空中劃着，口中並唸唸有詞，如此者好一會，他方又把那草笠兒一掀而起，果然見有一條鮮活靈跳的鯉魚，潑刺潑刺的在跳動着呢，然而，給他們這幾位行家一見，也祇是相視一笑，意思似在說：這空中取魚，祇是搬運法中的一種，江湖人能玩這一手者很多很多，實在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呢，正不必向我們來賣弄！可是，江南酒俠像似毫不覺得，仍是得意非凡的，拿着這尾鯉魚，去給座中人周遍的看着，證明這是真正的黃河鯉魚，一點兒都不假。

他雖是一個酒糊塗，似乎也知道，這位主人是吃齋拜佛的，要在她的香積廚中，來烹製這鮮魚，似乎有點罪過，不如仍由他自己來料理吧，因此拿此魚給衆人看遍之後，便又拿了下來，仍在地上一放，再把那草笠兒一覆道：「你們諸位總該知道，開封的大富貴酒館，它的清燉黃河鯉魚，鮮美無比，實是天下聞名，如今我就交給他們去料理吧，」說着，又走回自己的座前，自斟自酌的，連連乾了幾杯，像似又在鬧着口渴了，等他第二次走去，把這草笠兒掀起來，果然已有熱騰騰的一盆清燉鯉魚，放在當地了，於是，他把那草笠兒仍在背上一掛，笑容可掬的，把這盆鯉魚端到席上來，他舉起箸來，向着大家一讓，但大家也祇是虛謝一聲，又那裏真會擾他呢，他也就不再客氣，拿起箸來，祇是這們的幾劃，早把那腴美的部份，都已果了自己的腹，隨又拿匙湯匙，呷了幾口湯，這當兒自然又連乾了幾杯酒，一壁連說：「美哉！美哉！」衆人見了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如是的好一會兒，對於這飲啖一事、似乎已可告一段落了，方見他一伸懶腰道：「够了！够了！現在我可要告辭了！」即向衆人謝了擾，起身便走，這一來，倒使大家詫異起來了：他剛纔不是說，爲了有要事而來麼？怎麼如今把酒一吃完，一句要緊話都沒說，竟又起身就走呢？如說他是爲騙這一頓酒而來，却又有點兒不像！大家正在忖想之際，忽見江南酒俠停下了步，隨又回過身來，舉起手，在自己的額角上，連連的鑿暴栗道：「我真是該死！給幾杯酒一下肚，竟把我自己的來意，忘記得一個乾乾淨淨了！」

江南酒俠好似有上二重的人格，當他二次回了進來，在席上重行坐下之後，頓時改變了一個樣子，臉部既是十分嚴肅，不像先前那們的嘻皮涎臉，兩眼更是閃閃有神，毫無一些醉眼模糊之態了！像這樣的一個人，說是一個俠客，確是絲毫無愧，倘然說他是一個酒糊塗，那就要叫人不能相信了！當下又朗聲說道：「我此次前來拜訪，實是給你們帶了一個重要消息來的，那就是關於崆峒派方面的事情呢！」崆峒派，是他們的死冤家，硬對頭，素來是勢不兩立的，如今一聽到這三個字，立時向着耳朵中直鑽，竟興奮到不得了！即不約而同的，爭向他問道：「究竟是什麼事情，快說快說？」江南酒俠道：「這自然和你們有關的，扼要的說一句，他們爲了對付你們起見，一個重大的陰謀，正在進行之中呢！」這話一說，他們大家不但是興奮，更帶點驚駭之意了，自然更要向他追問一個究竟。於是，江南酒俠在不慌不忙之下，說出一番話來，對於他揀得這個消息的經過，竟是原原本本，絲毫無遺，我如今爲行文便利起見，就逕直的敘述出來吧，原來：江南酒俠原是浪跡江湖，四海爲家，每天到那裏就那裏，並無一定的住所，在不知不覺之間，他又來到甘肅了，這一天，他在一個村店中小飲，雖是尋常村醪，却是其味甚醇，一時吃得高興，不覺酩酊大醉，出了村店，信步行去，竟走上一座高山，爲了正在醉中，也不細細究問得，這是一座什麼山，一會兒，到得半山，忽覺有些倦了，頗想找個地方歇歇足，及舉目一看時，卻見一道紅牆耀目，正有一個道觀在面前。



不論那處的庵觀寺院，原和一般人家不同，任何人都可隨意走入的，因此江南酒俠毫不猶豫，也就走了進去，只見這地方倒是很大，除了正殿之外，還有偏殿，可是裏面却是非常冷清，不要說是香客了，連道士和香伙都不會見到一個！江南酒俠暗想：這倒很合我的意思，我原想找一個清靜些的地方，歇歇足，消消酒意呢！當下在正殿上隨喜了一會，便又走入偏殿，爲了貪圖地方清靜，便在一個很大的拜墊上坐下，不料酒意未消，睡魔忽來，在迷迷糊糊之間，竟是在那拜墊上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，正覺是十分酣甜之際，忽聽有人在他耳畔小語道：「你枉爲也是一個俠客，怎麼竟是如此大意，可知這是一個什麼地方，豈可翻身便睡？倘是給人瞧到，就有大大的不便了！」江南酒俠一聽，早從夢中驚醒，也覺得自己的確太是大意了！忙翻身坐起，揉眼一看時，只見眼前一片洞黑，看來已是入夜了，靠近窗櫺的地方，雖有淡淡的星月之光映人，可是也照不到這裏來，幸喜他生就的一雙夜眼，雖處在洞黑之中，仍能瞧見身旁一切，可是並不瞧見有什麼人！這一來，倒使他懷疑起來道：「剛才我莫非在做着夢，並不真有什麼人就着我的耳畔說話吧？」但這們的一個忖想，立刻就給推翻了！這因爲，正在此際，早又給他瞧到，有一點小小的白光，在距他坐處數尺之外一晃，這不明明是一個人，頭上還戴着一頂白白的帽子麼？不由暗暗在罵道：「好混帳小子！這是什麼意思，既在我的耳邊說得話，爲什麼又不肯在我面前漏相呢？」一壁也就跳起身來，直向着這一點白光追了去。

在這裏，却使江南酒俠知道了一件事：四海之大，無處不有能人！就拿前面走的那個人來講，脚下功夫確是來得，他自己別的不能誇能，脚力之健，實是一時無二，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！但他如今任是如何放足脚步去趕，再也追趕不上，和着前面晃動的那一點白光，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，而且，那個人又好像故意要和他開上一個玩笑的，從便殿穿到正殿去不算，又逕向後面走着，越過一個很寬大的院子，來到後殿中，然後又走上一部扶梯，到得樓上，復又曲曲折折的儘繞着灣兒向前走，好似不會再有停步的時候，這一來，江南酒俠不免更是駭詫道：「這小子真是有趣，不知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儘是這們足不停步的繞走着，莫非故意開我玩笑麼？」然而，就在這付想之際，祇見前面的這一點白光，只在一晃之下，忽然間已是不見了！江南酒俠不免又暗暗生氣道：「好小子！你莫放刁，你就是逃上天去，我也非把你找到不可的，你瞧着就是了！」如此一想，仍又向前走，但立刻又給他發見一些新的事物了，忽見前面有一道燈光從壁隙中射出，這明明是有入住的一間屋子，而那屋中的人，大概現在還沒上床睡吧？因此，忙把脚步放輕，生怕給人聽得，一壁仍又悄悄走去，要瞧看一個究竟，只見前而果是一間屋子，這房門却緊閉着在那裏呢，他即走近這屋子前，向壁隙中窺了進去，祇一瞧，却使他更是駭詫了！原來：有一個老道士，年紀看去已有七八十歲了，正在一張供桌之前，四起八跪的在大拜着，像是非常虔誠的樣子，於是，江南酒俠不由又向供桌上看去。

這供桌上除了香燭輝煌，供菓羅列之外，還一並排的，供上八個木主，江南酒俠看到之後，不由暗暗想道：「照這樣子看來，他一定是在拜這八個木主了！但不知這木主究竟代表着什麼神道？而他這們地拜着，不知又爲了什麼事情？」正自懷疑不解，可又給他瞧到一樁十分希奇的事情了！只見那老道人又立在供桌前面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像似在唸着什麼咒，然後又一個挨一個的，似在宣着牠們的名號，把這些木主叫了過來，真是有趣，只經他一叫之後，這些木主便會自己在桌上行動起來，又不過程度却是不一，有些祇走了幾步即止，有些個走了全桌一半的距離，還有些個幾乎快要走到這供桌的邊緣。然而，縱是如此的程度不齊，那道人却露着十分滿足的樣子，似乎他原來的希望，終於達到了呢！於是，在他唸動咒語，並再一揮手之下，這八個木主又一齊退歸原位，仍和先前一般，一字兒排列着了，所可惜的，當他宣呼這八個木主的名號的時候，聲音却是很輕，江南酒俠一點都聽它不清，不料，就在這個當兒，老道士突然轉個身來，兩眼滿挾兇光，直向這邊壁隙注射來，像已發見了他了！果然，就在同時，又聽他小語似的道：「咳！好大胆的東西！這是什麼地方，也容你窺探得，作上一個奸細麼？」此時換了他人，一見這個情形，定要來不及的逃走了！然而，江南酒俠也非等閒之輩，況有酒胆包身，更是什麼都不怕！所以，他不但就不逃走，還是雄心勃勃，很想和這老道八大家好好地較量一下！因此，他祇在暗笑道：「好妖道！罵得好！我倒也要瞧瞧你究是一個什麼東西呢！」

但那老道人並不就走出屋來，祇從身上掏出一件東西來，一看時，却是白紙剪成的一個人兒，經他唸動咒語，向着地上一放時，立刻變成了一個偉丈夫，手中還執着一把寶劍，倒是十分威武的樣子，可是，一給在屋外竊窺的江南酒俠瞧到，可竊笑不止了，心說：好妖道！我連你本人都不怕，何懼這不中用的紙人兒，你也太是小觀我了！一壁想，一壁即嚴陣以待，不料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忽從暗中伸過一支手來，不容分說，挽着他的臂兒，拉了他向着來路就逃，這不待說，定就是剛才把他引導到此，那個戴白帽的怪人兒了！可是，江南酒俠秉性很是倔強，那裏就肯逃走！無奈有一件容他做不得的事，那就是那人的氣力太大了，竟大到要比自己高出數倍以上，一經牽挽之下，不但是掙扎不脫，還非跟隨着他一起走不可！在這裏，江南酒俠倒又暗嘆自己太是不濟了！對於這鷄身，從不人物，都是無法對付，祇有儘他擺佈之一法！同時，也就改變主張，以能逃脫為第一目的！因爲，在如此的一個情形之下，那老道士的本領，還要比這白帽人高上多少倍，已爲很顯著的事實，否則，儘可挺身出抗，何用拉他如此狂奔！那麼，他如今連這白帽人都吃不消，怎能和這老道人相抗呢！三十六策，不還是走爲上策麼？當付想時，早已來到扶梯邊，但那紙人兒却也從後追來，看看快快要追到了！江南酒俠忽又想起，他自有輪服這紙人兒的好法寶，何用如此奔跑！即恨恨的說道：「你且快快停步，我有要緊話對你說！」那人聽了，也把脚步停止。

江南酒俠便對那人道：「你這人也太是胆小了！須知如今向我們追來的，祇是一個紙人兒，並不是那老道士本人，我們又何用如此懼怕呢！咳！堂堂男子，連一個紙人兒都怕得這般，倘給傳說開去，再有什麼面目見人，難道此後還能在江湖存身麼？」那人先是嗤嗤的一笑，方又問道：「那麼，你可有什麼方法治這紙人兒？我却自問沒有這個本領，所以只能拉了你狂奔了！」江南酒俠笑道：「我如沒有方法，也不叫你停步了！你且看着就是！」就在此際，那紙人早已趕到，祇有數步之隔了，並一提手中寶劍，瞧狀馬上就要打來，江南酒俠怎敢怠慢，忙一運丹田之氣，然後又把兩頰一鼓，口兒一張，說一聲怪，祇見有像似黃豆大小一陣的東西，紛紛從他口中噴出，一陣緊似一陣的，直向那紙人打去，書中交代：這是江南酒俠唯一的看家法寶，名着兒叫作「酒豆」乃是腹中力化引酒，經他運氣鍊成，竟是其堅如鉄，祇有一個缺點，一經打入皮膚之內，便又立刻還原，仍化爲酒，毫無一點用處，所以，這件武器，偶然拿來嚇人，或者是可以的，却不能傷害人家呢！可是，如今以之對付這紙人兒，可大得其用了，正不妨說，他的這項本領，乃是專門爲對付紙人而鍊的！你想，紙一着酒，那得不濕？一溼之後，又有什麼用，還不立時碎裂麼？因此，不到多少時候，祇見這紙人兒已是就地倒去，化爲一堆，再也瞧不到他先前那種雄糾糾，氣昂昂的樣子了！江南酒俠不覺得意已極，即笑顧那人道：「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好固好！可是，勁敵當前，正未容樂觀呢！」

他的所謂勁敵，當然是指着那老道士而言了，江南酒俠怎有不懂之理？而那老道士究有多大的本領，却不會知道，因此自己能不能對付得，一時可無把握，也就默然無語，就在這個當兒，那人又把江南酒俠的臂兒，重重的一拉道：「你瞧，已是來了！」江南酒俠還不會瞧看得清楚，早又給他再重重的一拉，便也跟了他一齊平伏在地，方又聽耳畔小語道：「瞧我的吧！」他一壁說，一壁即從身上掏摸出一根小竹杆來，祇在一抖間，這竹杆便見很長了，並見在這杆頭上，還縛着一樣什麼東西，像是一頭雄鷄，他即執杆在手，高豎在空中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見有一道青光飛到，只聞「啍啍」的一聲，這青光已與杆頭相觸，又是「喔喔」一聲鷄叫，這鷄頭已被斬去了！跟着，那青光便又急急掣回，仍向原處飛去，那人方如釋重負的，拉了江南酒俠就走，一壁急急的把那殘餘的鷄身，從杆頭取下擲去，又在一抖間，使這短竹杆重又還原，然後又很鄭重的仍藏之在身上，這在他，正好似變了一大套的戲法，其巧妙並不在江南酒俠剛才所玩的這一個手法之下，所以照江南酒俠想來，他一定要對他來上一個說明了，誰知，不然不然又不然，他竟一聲兒不響，仍又和先前一樣，拉了江南酒俠走下扶梯，拉了江南酒俠經過大殿，拉了江南酒俠走出觀門，拉了江南酒俠……，祇是足不停步的這們地走着，所苦江南酒俠的氣力不如他，只能聽他擺佈，毫無辦法可想，好容易，總算皇恩大赦，那人已是停步下來，不再向前走了，江南酒俠透露半分懊惱的樣子，祇是連連的嘆着氣。

那人又向站立的地方的四周，望了一望，像似要確定這是一個什麼地點的，方又如釋重負的，低喟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如今總算已逃出了他的勢力圈外了！」然後又態度很爲從容的笑道：「哈哈！你這唉聲嘆氣的，又是爲了什麼？」江南酒俠露着很不高興的一副面孔道：「我不嘆別的，祇嘆我自己今天太不中用了！爲什麼一點主都做不來，老是跟了人家走呢！」那人一聽，又哈哈一笑放了手，不再握着江南酒俠的臂兒了，一壁說道：「唔！原來你是爲的這個！好好！待我給你說個明白，大概你就不致再發牢騷了！」說着，即請江南酒俠在道旁的一塊青石上，和他一起坐下，原來，此時他們已是離了那座高山，來到一個平原之上了，而經了如此的一番奔波，早已一宵過去，祇見一輪旭日，正從地平線湧出，其景色的奇麗，真是難以筆墨形容呢！可是，他們並不是什麼雅人，也無心來賞鑒這初日的美景，祇聽那人說道：「咳！你真不知剛才處境的危險呢！那老道人的飛劍，最是利害不過的，倘然不是我預先把這一隻雄雞準備着，隨身帶好，做了替身，在我們二人中，恐怕至少有一個，要死在他的劍下呢！」此時江南酒俠態度也已很爲從容了，不禁笑道：「這老道士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，我不信他的飛劍竟會如此利害，難道我們竟不能把它抵禦麼？」那人一聽，不由向他望了一眼，方又從鼻子中哼出了一聲道：「那你真不知他是什麼人了，所以把事情看得如此輕易！」江南酒俠道：「那麼，他究竟是那一個？」那人當即低低說出四個字來，江南酒俠竟是大驚失色。

## 第五章 金羅漢當筵告奮勇 玉觀音松下鬥嬌姿

原來：在他這四字之下，却把一位權威人物——崆峒道人抬出來了！說起這崆峒道人，在江湖上真是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他是崆峒派的祖師，同時也是崆峒派的領袖，正不知有多少有本領的人，都在他的旃幟之下，靜聽他的指揮呢！而且，他是最霸道的一個人，外面如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不給他知道便罷，一給知道了，不管是和他有關，或是和他無關，都要來干涉一下，結果還不是都由他佔了上風去！因此江湖上人把他怕得很利害！而就爲了這樣，他的聲名要比崑崙女俠大得多了，所以，雖像江南酒俠這樣一個酒胆包身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脚色，一聽說是他，也不禁大驚失色呢！一壁也就出於不自覺的，抬起頭來，向着來時的路上望去，悠然小語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剛才我所走的這座山，就是崆峒山了，我却一點兒都不知道呢！」那人笑道：「怕還不是！不過在我二人說來，不但要算是十分大胆，而且也是十分幸運，竟不覺遇到危險！如果換了別人，要在這崆峒山上這般自由來去着，恐怕是不大容易吧？」誰知江南酒俠生就了倔強的脾氣，一聽這話，不覺突然變色道：「咳！這是你太在捧他了！我倒要問你，他究有多大的能爲？」那人道：「說起他的能爲，真大到極點了！最是利害的，他具有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神通，不僅是在



這崆峒山上，就是在山下的十里方圍以內，不論那個人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他都能聞悉無遺！所以，我剛才這們拉着你，足不停步的走着，也就是要逃出他這勢力範圍之外呢！」不料他這話剛說完，江南酒俠却是笑不可仰。

那人一見他是笑不可仰，倒詫異起來了，不免問道：「你莫非以爲我這話說得太過份麼？」江南酒俠道：「非但是太過份，簡直是在說謊！」說謊二字，豈是輕易可以說得的，因此那人也突然變色了，硬要逼着江南酒俠把證據拿出來，否則，決不和他干休！江南酒俠却態度依然非常從容，笑道：「這用不着什麼證據，我們二人就是很好的證據！你瞧，我剛才在偏殿上睡了那麼好一會兒，你也在那兒走來走去，他却在那兒未在室前窺探以前，竟一點兒都不知道，倘然真是具有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神通的，難道會是這般的麼？」不料，他這話剛一說完，又聽到一陣哈哈大笑，祇是這笑已是換了一個方向，却是發自那人，而不是江南酒俠了，這一來，江南酒俠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也和那人先前一個樣子，祇瞪着眼睛望着他，那人道：「這有什麼懂不了的！他的這個道觀，原是什麼人都可走得的，所以，我們祇在不相干的地方走動着，他當然不會注意，也不會加以干涉，只要一走近他的跟前，想要窺探他的祕密行動，他就要不答應了！剛才的那番經過，不就是說明了這個情形麼？」於是，江南酒俠方默然無語，半響，忽又道：「現在姑不必說，停幾天我還得再去走一遭，要瞧瞧這好幾個木主上，究竟是寫着什麼字，代表着什麼神

道，我不相信，他真有什麼能耐，能擋着我，不讓我走進室去呢！」在這裏，那人好似有意要和他抬槓的，又笑道：「那我可要勸你，別再白操心，你如再去的話，祇是白白送掉一條性命罷了！」對方竟如此的小覷他，江南酒俠那有不憤然作色之理？眼見得又要爭論起來了！

最後，方由那人說出：這崆峒道人在武藝方面，倒還算不了什麼一回事，獨有對於妖法一門，却是大得可以，也是多得可以！單拿剛才那間密室來講，經他唸了咒，畫上符，真佈置得有同天羅地網一般！這還不算，又在各處裝上了不少很厲害的機關，以補其不足！所以，任是一等一的有本領的人，也都走不進他這密室中去！因為，能破他的妖法的，不見得也能破他的機關，反是，能破他的機關的，又不見得能破他的妖法！除非和他有上同樣本領的人，對此二者都能懂得的，方能闖去一試罷？經他如此一說，江南酒俠不禁很爲愕然了。祇悠然道：「不錯！在此四海之內，能具有全才之人，確是很少很少啊！」半晌，又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如要知道這木主上究竟是寫些什麼，恐怕是不大辦得到了罷？」那人倒又笑起來道：「這却不然，關於這木主上的祕密，我倒完全知道呢。」江南酒俠不由很高興的說道：「那麼，在這木主上究竟是寫些什麼？你又怎能知道？難道你倒有方法走進這密室中去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，不，你且聽我慢慢道來！那老道有的是願風耳，我何嘗不也有願風耳，祇是這本領有高下，他的收音範圍較廣，我却限於數十步之內，因此，當他

低低叫着這木主上的名字時，都給我聽得清清楚楚了！原來他所叫的，就是崑崙山上的那八位仁兄啊！」這話一說，不免使江南酒俠更爲驚愕！同時，不免在想，我倒看不出這廝，竟也有這樣的一點本領呢！一壁也就出於不自覺的，回過眼光去，第一次把這廝的尊容細細賞覽一下，祇一看，險些兒又要笑了起來！

「你道，這位仁兄是怎樣的一副尊容？原來他是生了白白的，長長的一張臉，兩道眉毛倒掛着，身穿麻衣，束上草繩，戴着又高又尖的一頂白帽子，活像似一個無常鬼。那人一見江南酒俠那種忍俊不禁的神氣，也知道是在笑他的這副尊容呢，便笑道：「你大概是不認識我罷？但我却在一見之下，已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的江南酒俠呢！」這一說，江南酒俠立時露着很抱歉的樣子道：「真的，我倒還不知閣下究竟是那一位？」那人不由又哈哈大笑道：「在這江湖之上，有兩個人所共知的滑稽人物，一個就是你老大哥，一個就是我小區區，所以，我們也可說是一對「搭拉蘇」，你怎麼會不認識我呢！」江南酒俠給他如此一提，方始想起：對啊！不錯啦！江湖上還有上一個和我一般懶懶的人物，專喜在各處走着，扇扇小扇子，而不能成正經氣候的，名字叫做賽無常郭仁，大概就是他了！不免把手一拱道：「唔！原來是郭兄！真是幸會了，但你怎樣也會到這裏來呢？」郭仁道：「我也是聽說崑崙道人正在這裏作上一種秘密的勾當，所以方來窺探一下的！又知道他的飛刀十分利害，因此預先捉了一隻雄雞，藏在身上，不想果然竟大得其用了！」江南酒俠道：「

那麼，那個杆兒呢？」郭仁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杆兒還是我隨身的武器！」一壁說，一壁即把這杆兒取出，最初祇是很短的一節，經不得她連抖幾抖，便接連的抖出了幾節來，在最後的一抖時，又露出很鋒利的一個刀刃，果是很合手的一件武器了！江南酒俠不覺很高興的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是一根改良的哭喪棒，倒虧你想出來的呢！」郭仁聽了，也是很得意的一笑。

後來，經他們二人細細商量之下，知道對於這件事，他們實是無能爲力，還不如據實告知崑崙派中人，讓他們好作準備罷！當下，又議定由江南酒俠負責前去，把這個秘密消息通知崑崙派，因此，一待分別之後，江南酒俠就到崑崙山來了，——當他把以上的這番經過，約略述說一番之後，也就起身告辭，這在崑崙八俠，對他這番美意，自然是十分感激的，同時，並知他雖是一個酒糊塗，但爲人却是十分誠實，在江湖上素有君子之稱，他這一個報告，一定是非常可靠，決計不是出自虛造妄構的呢！因此，當江南酒俠一走，大家就把這個問題很熱烈的討論起來了。崑崙女俠到底老成持重，便說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」他雖說得這般活靈活現，但不知是否別有用意？所以，爲慎重計，應得先去調查一下，再定對付的方法呢！不知諸位賢弟以爲如何？」不料，她剛說到這裏，忽聽得有人重重的唉了一聲，像似不贊成這個意思的，大家一聽，倒有點奇怪起來了，忙一查察時，這一聲唉却是常小慶所發，此時，他與婉玉也正侍坐在旁呢，笑道人即憑着

師傅的身分，很溫和的向他責問道：「小慶！這一聲唉是你所發的麼？念你今日初來，我也不來責備你！祇是你須知道，此後在尊長之前，一切都得留心，千萬不可如此！」常小慶立刻露着誠惶誠恐的樣子，忙立起來回答道：「弟子確是該死，不應在大師伯剛剛說完以後，唉上這們一聲！但也因感到事勢太是嚴重，在十分着急之下，不由的漏了這一聲出來，等到自己覺到，已是來不及了！」這一說，大家的視線不期都向他注射了來。

當然，大家都知道，究已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？於是，祇聽常小慶又說道：「剛才那位前輩所說，其實還只是一個表面，關於內中細情，他却一點兒都不會知道呢！據弟子時常聽我父親說起，這「拜木主」的一件事，確是有的。原來我們的祖師崆峒道人，具有無邊道法，尤擅勾魂攝魄之術，不論那一個人，祇要給他設上一個木主，並經拜上四十九天，就可把魂魄勾攝了來了，實是厲害到了無比！大師伯以下八位老人家，原是他最懼怕的，他沒有方法可以對付，祇可走這末着棋子了！不過，我父親也只知道他還在擬議中，想不到他已在實行了！照弟子想來，這實是非常可怕的，還得趕快打破他的陰謀方好！」說完，仍又坐下。笑道人不禁大笑道：「哈哈！原來是這們一回事！怪不得我這兩天很像有些心驚肉跳，連得笑起來都是不得勁兒！莫非我的魂魄已給他勾攝了去了，倘然真是如此，說不定我們八弟兄，都要步我後塵，結果怕還不都送在他的手中！那他這一個陰謀真是大極了！」大家也知道他又在打哈哈了，不覺哄堂大笑。金羅漢却正色道：「這不是

玩笑的時候，照我想，他既有上如此一個陰謀，我們也得立刻還擊他一下，給點顏色他瞧瞧！至少，我們並不是什麼神道，更不是他們道教中的元始天尊，不用他這們的朝朝供奉，暮暮膜拜呢！」大家便爭向他問道：「這麼，依你說，該是如何的一個辦法呢？」金羅漢却是老當益壯，不覺慨然道：「照說，這也不是什麼大事，用不着我們全體出馬，只消我去走上一遭，便好，不好，打倒了他，不就完了事麼？」

金羅漢的話剛說完，只聽有人嗤嗤的一笑，並接說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！二哥！其實你去還是多餘的！」這不是別人，便是和他抬槓慣了的紅姑，如今她又出場了，金羅漢不免向她望了一眼，很詫異的說道：「怎麼說，我去還是多餘的？」紅姑道：「二哥！你難道忘記了你那二個頑皮徒弟麼？牠們的本領十分了得，只消差遣他們二個去，就儘足勾當此事了！」金羅漢明知她是有意和他在說笑，然生成了很倔強，很自負的脾氣，便正色道：「不錯，只消差遣這二個小東西去，就儘足對付這個老道了！好！我就是這個辦法！」他倒是說做就做的，剛把這話一說完，只在一聲口嘯之下，早把這兩個高足招了來，又依着往常的老規矩，一邊一個的，立在他的左右肩頭，露着十分親熱的樣子。金羅漢便側過頭去，對着這隻神鷹低低說上幾句話，又把頭再側到那邊去，對着那隻神鷹又低低說上幾句話，像似對牠們有所吩咐的樣子。這兩隻神鷹便把兩翼一振，立刻飛向天空，漸飛漸遠，終至於不可復見，明明是奉了乃師之命，前去勾當此事了。不料，當牠們飛去還不久，

忽又有人在座上叫了一聲「啊呀」，大家忙一看時，却仍是那常小慶！這時候笑道人可不能像先前這們的客氣了，即很嚴厲的向他責問道：「小慶！我剛才早已關照你，在尊長之前，須要有上應具的一種禮貌，你怎又故態復發，這們大驚小怪的叫喊起來呢！快快說明這原因，不然，我可要把你加以驅逐，不再認你爲徒弟了！」這一來，慌得常小慶忙又走出座來，拜倒在笑道人的座前，連稱：「該死！該死！」

崑崙女俠究竟是個女子，心腸比較的來得軟，一見這個情形，心中老大的不忍，即給他說情道：「四弟！瞧這孩子也是怪可憐的，你放他起來再說罷！諒他定有什麼緣故，斷不致無因而發！」笑道人當即叫他謝過大師伯，方始着他起來，常小慶當又把這原因說明道：「一弟子的這們失聲叫喊起來，實因忽然想起，在我們祖師那裏，有一頭噴火獸，給他守着這間密室，此獸聽說是從西藏弄來的，來得十分厲害，倘有人闖入室去，牠就會從口中噴出火來，只要一着身上，非把那人燒成焦炭不可！如今這兩頭神鷹飛去，萬一竟是在座着了牠，不要給燒得毛焦羽脫麼？因此我很是替牠們暗暗着急呢！」這一說，不但是在座衆人，連得他那師傅笑道人，也不由自主的，像他先前一般的喊起「啊呀」來了，獨有金羅漢仍神色自若，只微笑道：「不相干！我這兩個小東西，生得很爲靈巧，善於趨避，別說是這區區噴火獸了，便是什麼神火，也是燒牠們不着呢！你們放心使了！」金面佛道：「這倒不然，那邊有什麼噴火獸不噴火獸，別說是牠們了，連我們都不知道，那當然是不

防備的，一旦猝然遇到，又那裏逃避得了！怕不要鎩羽而歸麼？」金羅漢却是十分負氣，便道：「咳！你休說這喪氣話！如今我就與你打了賭，好不好？」金面佛一時高興，便順口問道：「怎樣打賭，我倒要聽聽？」金羅漢道：「也沒有別的！倘這兩個小東西竟是鎩羽而歸，我從此就把這金羅漢的金字除了去！但牠們倘然竟得安然歸來，那你也就不必再稱金面佛了呢！」大家生怕他們倆因此認真，忙用話把他們勸開。

此下，他們却儘在焦盼和熱待之中了！可是左等這兩隻神鷹不見回來，右等這兩隻神鷹仍不見回來！顯見得牠們已是失了事，喪在那妖道的手中，並不僅燒灼去毛羽而已呢！至是，金面佛卽不和金羅漢抬槓，不便要他履行這輸了東道之約，金羅漢自己也可說到是一個老江湖了，又怎會不覺察到這個情形呢！祇見他匆匆的說道：「真奇怪！這兩個小東西怎麼直至此時還不會回來呢！難道真已失事了麼？我得瞧瞧去！」一把這話說完，便又匆匆而去，連得大家要攔阻他，或是請他小心些兒，都是來不及，可是，這們一鬧，早又是一宵過去了，他們八兄弟爲了五年不見，不免要暢敘一番，原是打算住在這裏不就走，如今出了這們一件事，自然更是不走了！然而，直至次日上午，並不見金羅漢回來，大家自然覺得詫異，崑崙女俠却再也耐不住了，不免說道：「二弟這一次去，是駕的劍道，照理應該來回得很快，怎麼此刻還不回來呢？我倒替他很是耽着心事！諸位賢弟中，不知那一位高興，就去走一趟給瞧看一下情形，好不好？」當有金面佛和笑道人應聲：「願去



！一當也駕着劍遁一起走了，不料，今天的事情太奇怪，這二個一去好久，仍是音訊全無！於是，又由虬髯客搭着黃石公，鉄頭陀搭着紅姑，分作二起先後續往，然而奇怪，奇怪又奇怪，祇見他們是這般一起起去的，却不見有一個回來報信！這可使獨守中軍帳的崑崙女俠，萬分的着急起來了，覺得這七個兄弟太是不濟事了，非得由她老大哥自己去走上一趟不可！也顧不得家中有人無人了，卽向婉玉和小慶叮囑一番，使也匆匆而去。

誰知，當崑崙女俠還沒有走得多久時候，忽有一件天大的禍事發生了，這確是她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呢！原來：此時婉玉遵着師傅的吩咐，正同常小慶靜靜的在洞中坐着，連洞外都不敢走一步！忽然間，從洞外傳來了一陣鷹叫之聲，聽去甚爲慘厲！婉玉不覺心中一動道：「莫不是二師叔的那二頭神鷹已是回來了麼？倘然牠們真是回來了，那他們幾位老人家已是無事，一定也就接踵而至，聯袂歸來呢！」她到底是一位小姑娘，當她如此一想時，覺得十分高興，便三脚兩步的走到洞外去看了，可是，祇在一瞧之下，却大大的失望！因爲，此時，她所見到的，祇是孤單單的一隻鷹，停在高可參天的一棵柏樹上，叫得甚爲慘厲，照此看來，在此二隻神鷹之中，定有一隻已是失了事，送了命！如今祇剩了一隻逃回來，爲了伴侶已是失去，不免形單影隻，無怪牠要這們的慘叫悲啼呢！而在此次出馬之中，她們這一方已是遭到失敗，那是毫無疑問的了！祇不知他們那幾位老人家，在和崑崙道人對壘之下，究是如何的一個結果？能不能都平安歸來呢？正在思忖之際，忽然她

的肘下伸出一個頭來，這却是常小慶！但他剛向那隻鷹看了一眼，即又大叫一聲，奔進洞去，婉玉莫明所以，忙也趕進洞來，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常小慶却露着十分驚恐的樣子道：「姊姊！不好了！我家的那頭鷹找尋我來了！昨天我就是給牠啣了出來，丟在那裏的！今天倘再給牠啣去，那裏再有命活！」婉玉自以爲她是大姊姊，對於這位小兄弟，應該力盡保護之責的！忙向他安慰道：「不相干！有我啦！讓我去對付牠就是了！」

婉玉這一次向洞外走去，心頭却覺得輕鬆多了！因爲她已知道，停在柏樹上叫得甚爲慘厲的這隻鷹，乃是常小慶家中所豢養的這頭鷹，並非她二師叔的那二頭神鷹之一！因此她剛才所有的那些過慮，都可一筆勾銷的了！而這們的一隻鷹，又算得是什麼東西，憑她的這一身能耐，難道還對付牠不了麼？可笑常小慶究竟是一個小孩子，竟把牠怕得這般厲害！一壁想一壁早又來到洞外，不料，這隻鷹很是厲害，像似已知道她是小慶的保護人，如今特爲對付牠而來的，所以；牠作先發制人之計，竟乘她的不備，即從樹上飛下，直向她撲了來，幸仗婉玉眼快身快，祇一低頭，一閃身，早已躲過，可是這隻鷹的舉動也真快，祇一霎眼間，又二次向她撲了來，她仍低頭，閃身，復又躲過，如是的鷹與人走了幾個回合，雖不能損傷得婉玉的毫末，却也很是着惱了，便顧不得開殺戒與否，即取出柳刀，準備向牠斬去，但這隻鷹却是靈敏不過，也知事情不妙，即忙展翼飛去，然而已是遲了一步，早給飛起在空中的那把柳刀，在牠尾部砍了一下，牠又負痛向前逃了多少路，祇見

一個翻身，已是向下直墮，眼見已是不能活命了！婉玉收了柳刀正自得意之際，祇聽得一個很尖脆的聲音，從半山腰裏傳了過來道：「那一個胆大妄爲的東西！竟敢暗害我的鷹！我與他誓不兩立也！」立刻隨着聲音，又出現了一個十分妖豔的婦人，亭立在一棵松樹下，兇狠狠的向婉玉望着，似欲得之而甘心！書中交代：這就是常小慶的庶母，混號叫作玉觀音，她除精通武藝之外，還會各種的妖法，她一來本書的情節就更熱鬧起來了！

## 第六章 來山前有意擒嬌女 匿床後無意聽春聲

原來：這一隻兇悍的鷹，就是在她手中調教長成的，十分乖巧，很是聽她的指揮，昨天她叫這鷹匆匆啣了小慶，去拋在荒野地方，照說，一待這鷹歸來向她覆命，這件事情也就可告一段落！誰知她生性多疑，生怕丟是丟了，小慶仍未喪命，或給他人救去，豈不又是禍根！因此，又叫這鷹作嚮導，自己連夜覆勸來了！誰知到了約摸是剛纔所拋擲的地方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後後那們的一找，不但不見小慶的屍首，並連影子也沒有一個！姑退一步說，就算是給什麼鷲禽猛獸吃了去了，總也有一些殘餘的骸骨啊！於是，她發一個狠，非在這週圍的地方，探聽得一個下落，她是不回去的了！她帶了這隻鷹，一路的找了來，到得崑崙山下，東方已是發白，一輪初日剛從雲端湧出，看去很是綺麗，她一時貪看景色

，不覺向着山上走去，這一隻鷹早一展翼，已是先飛上去了，也是事有湊巧，剛值崑崙女俠要去哮峒，婉玉和小慶送出洞來，這一來，却給牠瞧見小慶了！未待牠撲向前去，他們倆已回入洞中，牠又不敢飛入洞去，便停在樹上慘叫起來，這意思就是給玉觀音連一個信，說是小慶已在這裏，叫她快些上去呢！玉觀音一聽叫聲，心中也已明白，忙三腳兩步的走上來，不料，還未走到，已見此鷹向下直墮，顯見得已是遭了毒手了！她也不暇再看牠是死是活，即叫罵着跳上山來，一見有個小姑娘立在洞前，面露得意之色，心知定是她施的毒手呢！不由直從眼中冒出火來！便又聽婉玉說道：「咳！你別誤會！我尋牠好端端的先來找我呢！」不料，玉觀音更不答話，逕向她撲奔了來。

玉觀音當撲奔上前時，早從腰間將單刀取出，婉玉有似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又那裏把她放在心上，心想：我姑娘有的是全身本領，我如果忌憚你，也太是笑話了！同時，也即取劍在手，作迎敵之勢，可是，你別小覷這玉觀音，倒也真有一手！剛一到得面前，祇說了句「你來領死吧！」即把手中的單刀擺動，起一個「洪崖拍肩」之勢，直向她當胸斫了來，婉玉一見來勢甚急，也知她確有一手，並非等閒之輩，須得小心在意些！一壁也就使個「開門見山」之勢，揮劍虛虛一格，但在將劍抽回時，又立刻變了個招勢「白蛇吐信」，向着玉觀音的咽喉刺去，不由玉觀音不暗讚一聲：「好快的手法！」也就來了個「泰山託頂」，將刀向上一擡，隨手又將刀兒一橫，從側面向婉玉刺了來，這是有名目的，叫

作「雙龍戲珠」，也是很厲害的一手！婉玉至是那敢怠慢，忙將身子一挫，避去了這一刀，又順着來勢，將劍直削而去，在這裏，可用得著「會者不忙，忙者不會」的這二句話了，玉觀音祇一讓，就讓開了，順勢却又側轉刀頭，向着婉玉當胸斫去，好婉玉，真在她的，見了竟全不在意，僅是斜沖一步，早已給她避過，立刻却又反客為主，耍了一個劍花，變成「白鶴亮翅」，向着側面刺來了，如此的刀來劍格，劍去刀迎，走了有幾十個回合，倒也不分上下。這在婉玉，從未遇到如此一個對手，祇覺得是好耍子，並無所謂，然在玉觀音不免有些焦躁起來了，暗自想道：「照這樣子，像這們正正經經，規規矩矩的，還不能擒拿得她呢！」於是，她想要施展她的妖法了。

玉觀音如此一想時，也就無心再和她格鬥下去，當覷得一個空，即霍地跳出圈子，一壁也就從身邊掏摸出一件東西來，婉玉究竟是一個小姑娘，一見她在身上這是一塊手帕，倒要瞧瞧這所拿出來的，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！一壁又在暗想：不管是那一種暗器，我都能有方法躲避得，不見得就會忌憚你吧。」不料，玉觀音掏摸上一陣，祇掏出了一塊手帕來，倒引得婉玉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是什麼好法寶，原來祇是這們平常的一樣東西！莫非你已格鬥得有點招架不住，想要把汗水揩去了再來吧？」然而，她又那裏知道，這是玉觀音最厲害的一件法寶，其名叫作「迷魂帕」，不論是那一個，經不得直對着把牠揮上三揮，就得招去三魂，攝去六魄，立時暈倒下來，非得施以解藥，再也醒不回來了！因此，玉觀

音儘管婉玉是怎樣的向她嘲笑著，她一點兒都不在意，祇很隨意的，拿起這塊手帕，直對婉玉輕輕的揮了幾揮。說也奇怪，即在陰惻惻的一陣風中，有一種難聞的氣味，向着鼻觀中直鑽，立時又打了一個寒噤，便天旋地轉似的，馬上仆倒在地了！至是，玉觀音方也哈哈大笑了，一壁又很得意的說道：「別說是你這個黃毛丫頭了，就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，見了我這迷魂帕，也是無法可以逃生吧！」說着，又走上幾步，來到婉玉仆倒的所在，俯下身去，把她這如花之靨，細細的端詳一下，復喃喃的說道：「好美麗的一個小丫頭，真是我見猶憐！現在就把你弄回去，在我跟前給充上一個侍女吧！——否則，哼哼！我這愛鷹是給你殺死的，我爲報仇起見，怕不一刀就把你殺了吧！」

在這裏有一件事情，可以稱得是不幸中之大幸的，那就是：雖是近在咫尺，匿在洞中的常小慶，並未給玉觀音帶了去！這在玉觀音說來，可說得是失之交臂了！你道，這是怎麼的一個原因呢？原來：她雖已知道這是崐崙山，但並不知道這洞中住了些什麼人，更不知道常小慶就逃在這洞中。待她把婉玉用帕迷倒之後，算已是出了一口氣！生怕洞中有人出來，仍把她搶回去！因爲她瞧見婉玉已有這們的能耐，那洞中住有能人，也是可想而知，萬一聞訊而出，自己決不是人家的對手呢！所以，俯下身去，抱起婉玉，向着身上一指，就忙不迭的走下山來了！最荒唐的，爲了走得太是匆匆，竟連這隻愛鷹究竟墜落在什麼地方？受傷到如何程度？究竟還有救沒有救？都不暇細細瞧看得呢！好在他們住在積石山

，正和崑崙山是接壤，相距得沒有多少遠，憑着她這一點輕身的功夫，走起路來真比奔馬來得快，不到多久時候，已是到得家中了。她的丈夫常德慶，是怕老婆的都元帥，這天見她匆匆走出，一夜不曾回來，心中很是耽着心事。但他的所以耽着心事，並不是怕她會遇到什麼危險，因為憑着她的這一身能耐，這是無須過慮的！他所怕的，却是爲了她或者仍得不到小慶真實的消息，那一回來之後，說不定要和他大大的鬧上一場呢！好容易，待到她已是回來了，而且還見她背上揹了一個人，常德慶便問道：「你這揹的是小慶麼？」他不由哼的一聲冷笑道：「你真是昏了頭了！他有這般的福氣，老娘會揹着他！」

當玉觀音說的時候，早已將揹着的婉玉，從背上放下，把她安置在榻上，常德慶方瞧清，這揹來的並不是常小慶，而是一個不相識的小姑娘，但因剛才會碰過一個軟釘手，也就不敢再問了！不過爲了婉玉長得是這們的美麗，不免目灼灼然注視着，在這裏，可用着一知夫莫若妾」這句話了，她知道常德慶是個色鬼，這們目灼灼而視，一定是不懷好意，因此，即把兩眼向他一瞪，說道：「我對你說，你今後對於她，千萬不可發生野心，倘給我發見有什麼毛手毛腳的舉動，一定不能放過你呢！」常德慶忙唯唯應着，一壁笑道：「你這個人也真是，把我防得太過份了！像這樣的一個黃毛丫頭，我怎會把她放在心上！而且，老實說，我有了你，什麼都已感到滿足，那有餘力再對付別的女子呢！你瞧，那天晚上……」玉觀音不待他說下去，即重重的啐了一聲，常德慶方也一笑而罷，玉觀音忙又在

婉玉身邊搜檢了一遍，却沒有什麼東西，原來：那把單刀，在她倒下地去時，已從手中溜出，掉在那兒了，於是，玉觀音方又取過一杯清水，取些解藥溶在中間，向着婉玉喉中灌去，一會兒，只聽得她喉間咕咕作響，已是悠悠醒轉，跟着便把兩眼張開，一見玉觀音站在榻前，慌得跳了起來，像似又要斷殺的樣子，玉觀音却已早作準備，把那迷魂帕執定在手中，作上一個架勢，笑道：「你難道不認識我這寶帕的利害麼？你如再敢動上一動的，我祇要把牠一揮動，你就要吃不消，立刻又倒了下去了！」給她這們一說，婉玉也就依稀彷彿的，記起了剛才的那一回事，知道她倒不是虛聲恫嚇！

婉玉原是非常乖覺的，暗想：她這話倒也是半真半假，能真能假，爲了免吃眼前虧，我還是乖乖地別動吧！將來覷得有相當的機會，再圖脫身之計，也未爲遲，同時，佯作扶頭思忖的樣子，伸上手去，偷偷在髮際一摸，只一摸，更把一百二十四分心都放下！原來：她把這把柳刀暗藏在髮間，如今却還好好的在那裏，並未給他們搜去呢！於是，她祇默默的一點頭，——她這一點頭，却含有雙關的意義：一方是表示着柳刀還在，可以高枕無憂！另一方不啻是已對玉觀音樹着降旗，表示她是絕對的服從呢，玉觀音見了，便很歡喜的說道：「如此很好！你就在我這裏吧！但我還得關照你，這裏全有機關安着，如果一個不小心，誤踏在上面，跌了下去，小則受傷，大則送命，實是危險異常！所以，除了我所指定的幾個所在外，其餘的地方，你千萬不可胡亂去得呢！」這在表面上看去，像是一種



好意，免得她在一個大意之下，或要遭到什麼不測！其實，却是向她作着很嚴重的警告，叫她還是死心塌地的住在這裏吧！不然的話，機關疊疊，陷阱重重，插翅也是飛不出去呢！當下，婉玉即含笑說道：「謝你關照，我明白了！」爲了婉玉很是乖覺，又善解人意，從此倒把一個玉觀音騙得團團轉，雖還不會把她當作親信看待，却已對她不甚防備了，婉玉爲了知道他們曾犯盜案纍纍，很想搜得一些有力的贓證，以備將來出首他們，一天，她乘一個不備，偷偷走入玉觀音的寢室中，不料，正在搜尋之間，忽聽有一陣步履聲向着門邊而來，婉玉不免大驚，忙向床後一躲。

婉玉剛向床後躲定，早聽閉的一聲，這房門已是自外而關，並肩的走進了二個人來，這二個人，不必瞧看得而貌，祇一聽聲音就知道，原來：走得這寢室中來的，除了常德慶和玉觀音這一對賢夫婦，又有什麼人呢，此時祇聽玉觀音嬌聲嬌氣的說道：「真可笑！你也不是十七，我又不是十八，大家已是老夫老妻了！你這一會子拉拉扯扯的，把我拉到這房中來，又要幹些什麼？」常德慶笑道：「這還用問，你和我在一起，正用不着什麼客氣，那裏還會有旁的事情呢！」玉觀音不覺重重一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猴極！在此青天白日之下，難道也沒有一個忌諱麼？」常德慶又笑道：「什麼叫作猴極！什麼叫作忌諱！老實說，我們又那一遭不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呢！」這話不打緊，祇聽玉觀音也嘆哧一聲笑了，跟着，又聞步履重沓之聲，似二人在擁着而行，轉眼已到床邊，隨又聞床上格

格的一響，又似二人都已跌在床上！此下我也不願再寫下去，只能以「不堪入耳」四字來包括其一切！可是，婉玉祇是一個未解風情的小姑娘——也可說是剛解風情的一個小姑娘，在這「不堪入耳」的狀態之下，又怎使她能堪呢！於是，只急得她臉兒發白，只急得她唇兒帶抖，只急得她心兒亂跳，只急得她體兒大戰！最後，她咬牙切齒的，幾乎要叫罵了出來說：「好一對該死的狗男女！怎麼不會快快完結！我真是再也聽不下去了！」……好容易，總算已是停止了一切聲音，西線無戰事了！婉玉的聽覺方面方得清靜了一下，可是，她沒有想到，他們的正事一完，她倒又有被發現之可能了！

酣戰雖終，他們二人尙還僵臥未起，好似要休息一下的，忽聽玉觀音說道：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我總覺得現在在此室中，除了我們二人之外，像還有上別一個人，你也有如此的一個感覺麼。」常德慶笑道：「那有這回事！這真是在活見鬼了！」玉觀音一聲冷笑道：「哼！你說我活見鬼麼？——唔！我想起了！當我們剛才正在最着緊的當兒，好似有一個身子在帳上一靠，並索索的在抖着，莫非有什麼人匿在床後麼？待我瞧瞧去！」她這一說不打緊，倒害得匿在床後的那位婉玉小姑娘，真個驚駭得要索索的抖戰起來了！暗想：這可如何是好！不是一搜就給她搜得了麼？不料，玉觀音尙未走下床來，忽聽常德慶大驚小怪的在叫喚着，玉觀音忙問：「究竟是爲了什麼事？」常德慶道：「咳！你祇留心着這室內，我倒是留心着室外了！你瞧，那個小姑娘不是已有好半天不曾瞧到麼？莫非給她逃走

了？你還得趕快瞧瞧去！」這一句話却把玉觀音提醒，忙道：「不錯啦！確有好半天不曾見到她了！雖不致真個會給她逃走，然總得小心些的好！」說完此話，忙下床，也不及到床後去，就開了房門，走到門外去了，等到房門重行闔上以後，常德慶不覺含着勝利的微笑，深喜玉觀音已是中了他調虎離山之計了！一壁即悄悄走下床來，作着貓捉老鼠的姿勢，蹣手蹣腳的走到床後去，一到那兒，像似瞧準了什麼的，突然的伸手一抓道：「小乖乖！你還逃到那裏去？」這是出於婉玉所不防的，在這一抓之下，果然連跌帶撞的，跌到了常德慶的懷中來，在這裏，豈但是貓捉老鼠，簡直是一隻小鷄給老鷹抓住了！

什麼貓捉老鼠，什麼鷹抓小鷄，這祇是就表面上看來所下的一個比喻，倘從實際上說來，常德慶不見得真是貓兒和鷹，婉玉也不見得真是老鼠和小鷄！換一句話說，這隻老鼠不致真會給貓兒捕了去，這隻小鷄也不致真給老鷹啣了去呢！因此，婉玉待把心神一定之後，即把身子一挺，正色說道：「咳！你這是幹什麼！誰又是你的小乖乖呢！」同時，也就把抓着她的那隻手摔了去，常德慶仍不以爲意，又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不叫小乖乖，叫你小心肝好不好？——唉！我的小心肝！你真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！剛才我給你圓上這們大的一個謊兒，你還不該好好地謝謝我麼？老實說，倘然也是給她逮們捉着的話，你難道還有命活麼？」像這樣油嘴滑舌的，婉玉又那裏再願和他說下去，即把臉兒一板道：「你休得和我說這些話！我要走了！」說着，即回過身來，就要走出房去，常德慶忙又趕

上一步，將她一把抓住，說道：「哼！你倒裝得是沒事人兒！我要問你，你爲什麼又躲在床後，瞧着我們的把戲？」婉玉不願再理他，便又擰手要走，常德慶仍又來抓着她，一壁也就開門見山地直說道：「唉！小心肝！你真要想死我了！我自和你一見之下，就看中了你呢！唉！小心肝！乘此千載一時之機會，你就和我好一好吧！祇要你是肯順從我的，此後不論你是怎樣的吩咐我，我都願意照辦呢！」說着，就要把她攥到懷中來，婉玉一見不是事情，也就不容再細細的考慮了，却突然一伸手，把藏在髮際的柳刀取出，隨却在手中一亮道：「你瞧，這是什麼東西！快快讓開些！如再要囉唆的話，我可不能答允你了！」

常德慶一瞧之下，不覺爲之一愣！但也僅是一愣而已，驚恐是不會有的，因爲，照他想來，這只是三寸不到的一把刀，又有什麼用，難道就能把他駭倒麼？因此，他又不免又開玩笑似地說道：「你真是小孩子脾氣，不知又從什麼地方，弄來了這們的一把小刀，竟敢在我的面前賣弄麼？」婉玉却不願和他多說，只哼的一聲冷笑道：「你這膿包！你又懂得些什麼！你莫道這是一把小刀，恐怕你今天的性命，就要葬送在這小刀之上呢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把手中的柳刀一放，這刀即活躍在空中，飛也似地向着他的咽喉刺去，看着這色鬼常德慶就要沒有命了！誰知，正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忽見東面靠牆的一扇門，開的一聲開了，有人如飛走出，也把一柄飛劍放出，恰把婉玉的這把柳刀截住，就在空中鬥了起來，竟成難解難分之勢！此時常德慶方理會到剛才處境的危險，幸經玉觀音走來，給他

解了這個圍了！不過，她爲什麼要從東邊這扇門中走出呢？這不明明是放心他不下，躲在那邊房中暗聽壁腳麼？那麼，他那色迷迷的一幕趣劇，一定已是爲她所見，停會兒難免有一場大口舌！然而，這也是顧不得了，只能拚着陪盡小心，博取她的歡喜罷了！不言常德慶暗暗歎足心事，只說玉觀音一見飛劍還是制她不下，忙又將她那唯一法寶——迷魂帕取出，只見她輕輕揮了幾揮，婉玉早又倒也倒也的，第二次受制於此帕，立時間倒了下來了？玉觀音卽很得意的一收武器，不但是她自己的那把飛劍，連得婉玉的柳刀，都作了她的俘獲品了！至是，她方又回過臉來，向着常德慶狠狠的瞪上一眼，顯然的要向他追究此事了。

常德慶原是一位怕老婆都元帥，如今，在如此尷尬的一個情形之下，更是樂得裝胡羊：所以，竟是一聲兒也不響，玉觀音見他不響，不覺一聲冷笑道：「哼！你大概是沒有話說了罷？想不到我平日也是非常機伶的，今天幾乎上了你的一個大當！但一出房門以後，我立刻便又明白過來了，知道這定是你使的調虎離山之計！爲欲明白究竟是如何一回事，所以就偷偷的掩到隔壁那間房中去竊聽着，果然你幹得好事，竟是完全給我知道的了！不是我念着夫妻之情，你就是死在這丫頭的飛刀之下，我還是十分稱心願意，那裏肯來救你呢！——現在，你的這條命，總算是給我救出了，你又該是如何的說法啊！」常德常見她雖是露着悻悻之色，然在言詞之間，對他還不如如何嚴厲，也就放了一百二十四個心！却涎着一

張臉說道：「唉！我的夫人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，你豈不知道！難道不能招待我一點麼？至於我的這條性命，確確實實是由你救得的！你只要遲上半步的話，我的這一顆頭，說不定就要葬送在這鬼丫頭的飛刀之下了！」說到這裏，却向躺在地上的婉玉，狠狠地瞪上一眼，似乎餘怒未息的樣子，跟着，又嘻皮涎臉的，向着玉觀音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如此大恩，銘心刻骨，啫啫啫，卑人在這裏有禮了，停會兒到得晚上，容再紛身碎骨，徐圖報稱吧！——這般油嘴滑舌，在玉觀音倒一點都不覺得討厭的，除了啐上一聲外，又噗哧的笑將起來，方又道：「現在你瞧，我們該如何的處置這個丫頭呢？」這一來，常德慶似乎又有生路了，却道：「你把她交給我，好不好？」玉觀音不免重重的啐了他一口，又罵了聲：「好不要臉！」

## 第七章 突來救兵轉悲爲喜 慨加援手化仇成親

要把婉玉交給常德慶，玉觀音當然是十分的不放心，生怕他拿她去受用，但如要把她一刀斬却的話，却又有些捨不得！沒有方法可想，還是把她在一間密室中囚起來吧！因爲，照她想來，婉玉原是很溫和的一個女子，極合她的理想，今天的忽起反抗，實由常德慶對她調戲而起，可不能就怪得她！所以，只要把她在密室中囚禁上一些時，不怕她不就

範，仍能爲自己所用呢！何況，她祕密藏在身上的那把飛刀，現在已給自己收了夾了，從此她更是兇不起來啊！這個密室，却是處於全屋的後部，除了門窗緊閉，密不通風之外，上下四週，還用鐵板來擋蔽着，與其說是密室，毋甯說是囚室，這在字眼上似乎更爲適當些！不論那一個人，如果一入此室，真是插翅難飛！在這呼天不應，入地無門的一個環境之下，倘要說到「逃走」二個字，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一樁事情吧？當玉觀音叫人把她昇置這間房中，放在一張榻上後，又把一些藥末塞在她的鼻觀中，也就管自走出房來，把門倒鎖而去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這藥末已是發生效力，只覺有一股清涼之氣，上冲腦海，她便也悠悠醒轉了，最初一切很是模糊，恍似做了一個夢！待她慢慢地思忖着，方又記憶起剛才的一切經過，不覺很吃驚的，從榻上坐了起來道：「啊呀！這是打那裏說起，我怎麼會來到這們一間暗室中，又還是如此的睡着呢？難道我是……」地頗疑心到自己已是吃了虧，給那廝取了這可寶貴的童貞去！繼而方知不對，事情並不致如此的惡劣！同時，又想到那飛劍飛來，和她相鬥的一幕，於是，對於此事的真相，也略略有點明白了。

講到囚居一層，在婉玉倒是無所謂，因爲，她在從前已是無形之囚，現在不過更進一步，而爲一個有形之囚吧了！而從實際上說來，她不能逃出這屋中，再回到崑崙山去，終不是一回事情啊！不過，他是很有胆力的一個女子，什麼都不怕！在前幾天中，在表面上雖是許她來去自由，其實却監視得嚴，機會既是沒有，也就不想逃走！現在讓她獨居一室

之中，已無監視之人，她倒想試試機會了！你道，她是如何的試法呢？她知道，從門中或從窗中逃出，都有遇到他人的危險，要達到這最後的目的，恐怕終於是不可能的，還不如打屋頂上走吧，這或者倒是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可以有成功之望的，仗着她的輕身蹤跳功夫，原已好到無比，當她如此一想時，却運足了氣力，把一個身子直向上面衝了去，照她想來，就算有屋瓦在上面擋蔽着，又成得什麼事！她有的是銅頭，有的是鐵臂，那消得她接連的在這屋面上撞了幾撞，揮上幾揮，怕不要給穿成一個大窟窿，讓她飛身而出麼？又只消一到屋面上，她就可遠走高飛，什麼都不成問題了！可是，一試之下，她是失望，再試之下，又是失望，三試四試以至於無數次的試，仍是一個失望，於是，她方知已是無能爲力了！最後，她已知道得明明白白，這上面並不是屋瓦，而是很厚很厚的鋼板或銅板，這是由於她撞在這上面時，聽得了「噹噹噹」的一陣回聲而知道的！她雖是銅頭，雖是鐵臂，要把這些鋼板或銅板，給穿成一個洞，終於是不能吧？因之，她不免是絕望了，而女孩子終是女孩子，當她一感到絕望之後，却向着榻上一倒，低低的啜泣起來。

一半大概是爲了屋中太是黑暗，一半又大概是爲了屋中是冷清，容易把睡魔引起吧？所以，當婉玉哭着哭着，不住的哭着的時候，在略一朦朧之間，竟是沉沉的睡着了，然而，常德慶剛才向她突然侵襲的那一幕，在心理上所給予她的那一種影響未免太大了，雖像她這們一位嬌嬌不羣的女英雄，暗暗也有一種惴惴不安之心，生怕他或者又要來向她侵襲



吧？因此，如今雖在睡夢之中，也脫不了這一種恐懼！而且，說來真是恨人，也真是惱人，祇在略一恍惚之間，早見那個貪花惡魔常德慶，已是把門打開，走進屋來，一會兒，已是到了床邊，舉起那雙色眼，向着床上一望，見她正是酣睡未醒，不覺很得意的一笑，以爲你現在已是成了掌中物，砧上肉，還能逃到那裏去麼？一壁也就略不遲延，笑嘻嘻的爬上床來，當他剛走入屋中時，她就想喊叫了，可是不知爲了什麼，總是叫不出聲音來！至是，更把她駭怕得什麼似的，一壁又嘶聲而叫，一壁便要爬了起來，結果，這二者都沒有辦得到，早給常德慶惡狠狠地伸出一隻手來，揪着她的身體不許動，另一手便又按到她的口上去，同時，復又騰身而上，硬生生的把她壓在下面了！這一來，真把她駭極了，祇能不住地在掙扎着，只聽常德慶在笑道：「小心肝！你這般的掙扎着，又有什麼用！如今只有聽我任情消受之一法，再也不怕你會逃到那裏去了！」這幾句話在她的耳畔直響着，倒把她立時驚醒了，忙睜眼一瞧時，直駭了她一身大汗！原來：這不是夢，這是事實，這惡魔常德慶正壓在她的身上，方欲得之而甘心！

至是，婉玉方恍然大悟：剛才的一切一切，全是事實，並不是什麼夢！祇因自己遭此意外之變，連日來身心交瘁，不免睡得很熟，當門兒打開一響時，大概自己是醒了！但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下，不會弄清楚當前的事實，還認爲是在做着夢，所以，一切未加防備，就是想要叫喊，也因沒有完全清醒，竟是叫不出聲呢，因此，到了現在，却大糟糕而特

糟糕了！自己平日雖也有些氣力，但對方這個惡魔，究竟是一個男子，並還練過武藝，如今又正壓在她的身上，顯然佔着優勢，自己又怎能敵得過他呢？你瞧，剛才的那一番掙扎，不已是完全歸於沒用麼？最可恨的，自己依以爲命的那把柳刀，已在剛才失去了，此外並無其他武器，這不更是使她束手無策麼？照這趨勢看來，祇待自己的氣力一旦用盡，就得給對方佔了便宜去，再也無法可以抵抗了！她這們一想時，不覺驚急到了萬分，在暗地自己叫着自已而來上一個警告道：「婉玉啊婉玉！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！你千萬不可失身匪人，而玷污了自己的清白呢！」在這警告之下，不期氣力大增，又在作着最後的掙扎，不料，常德慶竟以居高臨下之故，竟是毫不爲意，祇竊竊的笑道：「你有這點蠻力，還不如用於停會兒和我對壘之下，這不是大家都好好處麼？現在却是白費了！老實說，不是我十分的愛惜你，想要緩緩的來，可以多受用些，早已給你一個霸王硬開弓弄上了，那裏還待到現在呢！」說着說着，就要把他的一張臭嘴，湊到這位美人兒的臉上去，先解上一些饞癮！只恨得婉玉舉起兩手，向他亂打亂抓着。

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想不到竟有救星到來了！原來：常德慶走進來以後，原是仍把房門闔上的，但在匆匆之間，可忘記了加門呢，如今只聽門兒一響，明明是有人推門進來了，這一來，在他們二人之中，可說是驚喜各居其半！驚的是常德慶：他知道此時已交午夜，一家人都已深入睡鄉，除了玉觀音外，決不會再有什麼人走入這房中來的！她這一走

入房來，別的且不必說，單是將這將成未成的好事沖散，不是大煞風景麼？而從此之後，一定大加防備，再也不能給他得到這們好的機會了！如此，他又那得而不驚？又那得而不大驚而特驚？喜的是婉玉；她雖不知道這已是什麼時候，但這是一間密室，她是知道的，既是一間密室，除了玉觀音外，那裏會有別人走進來呢！她對玉觀音當然沒有什麼好感，然在此時，對於她的走來，却是十分歡迎，至少可戢止常德慶的淫心，而不致再有更進一步的非禮舉動幹出來了！如此，她又那得而不喜？那得而不大喜而特喜？——可是，就在這個當兒，走進房來的這個人，却又在開口了，這一開口之下，頓使這暗暗吃驚的常德慶，暫時略露喜色，而這暗暗歡喜的婉玉，倒又在驚詫起來，好似給他們二人互相調換了一個方向了！你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原來：當那人一開出口來，他們二人祇一聽聲音，就都知道並不是玉觀音呢！而且，在這中間，還略有一個分別：婉玉祇知道此人並不是玉觀音，而常德慶，並已聽清他是誰了，接着，便又聽那人在問道：「究竟是什麼人在此屋中，怎不回答呀？」說着，即把「千里照明火」來一晃。

這「千里照明火」，可說是夜行人「百寶囊」中必不可少的要件，也可說是很好的一件寶貝，祇在一晃動之下，凡是牠的光力所及之處，無不纖毫畢露，什麼都可瞧見的了！如今那人正把這火光向着榻上照去，於是，常德慶猴在一個女子的身上，那種窮兇極惡的醜態，也就立刻射入他的眼中來了！他是極富有正義感的，不見此狀還可，一見此狀，祇

覺從眼中直冒出火來！便當時罵了起來道：「好混帳的東西！怎麼連這樣不要臉的事情都幹了出來了！還不給我快快走下來！」在最初，常德慶見是那人走來，還以爲是不妨礙的，所以他是轉驚爲喜，想不到那人在把火光晃動之下，竟是破口大罵起來，他那裏會不大吃一驚！又那裏會不認爲是失常呢？即大聲說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反了！你怎麼竟敢對我都罵了起來呢！」一壁說，一壁即想走了下來，誰知那人一點都不買他的帳，祇又一聲冷笑道：「哼！像你這們的不教品，早已自失尊嚴，那裏再能受他人的尊敬！別說我是罵你了，就是破門滅師，我也是儘能幹得出的！」此時常德慶真是氣惱到了極點了，即從床上跳下來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你竟胆敢破門滅師麼？我倒要試試你的手段看！」但他這句話剛說完，早有人從後飛起一腿，把他踢倒在地，原來：婉玉給他胡纏一陣，不免蓄怒已極，乘此機會，就發起威來了！常德慶剛想從地上爬起，却見那人早從身上取出一塊黑色手帕來，只正對着他微微一揮，常德慶便又二次仆下，昏迷不醒了！在這裏，那人還沒有什麼，却有一件事使婉玉見到之後，不覺呆着了！

諸位！你知道婉玉究竟是見了那件事，會使她呆了起來呢？原來：她曾兩次吃過這迷魂帕的虧，當場暈倒在地！所以，她對於牠，自似老朋友一般認識得非常的清楚了！現在忽見又執在那人的手中，祇輕輕一揮，便使常德慶暈倒下來了！她正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那個人又是什麼人？爲什麼這帕兒又會在他的手中呢？莫非此帕不是那帕麼？可是，

不用有上什麼說明，至少已給她明瞭了一半！只因那人早又在說道：「大姑娘！還是快快地走吧！那個婦人，給我這帕兒賺來後，已當場把她迷倒了！據我所知，凡是給這帕兒迷倒的，倘不用藥解救，須昏睡上一晝夜，始能自己醒來呢！」婉玉聽了這話，自是十分歡喜，也就跟在他的後面，走出房去，一路上，又經那人細細地在指點着：這裏有陷阱，須留神走去，那邊有機關，須避道而行，終於平安無事的，走出了這常家的大門，一會兒，已是到了山麓了，突然間，婉玉不知爲了什麼，忽停了步，又叫了一聲「啊呀」接着，又迴過身來，仍擬向着原路奔去，那人見了，忙一把將她拉住道：「大姑娘！這是爲了什麼？難道你是不願逃走，仍要回到常家去麼？」婉玉道：「不！我是把一件十分要緊的東西，忘記在他們那裏，須乘他們未醒之前，趕快走去取了來呢！」那人忙問道：「究竟是什麼要緊的東西？」婉玉道：「是一把刀，我非得取了回來不可呢！」那人道：「倘然你祇是爲了此事，你可以不必去的了！」一壁說，一壁却笑容滿面的，在身上掏摸着，一會兒，已是掏摸出一件東西來，婉玉瞥眼一見，不覺歡呼起來！

聰明的讀者們！大概不必經我詳細說明得，定已知道這所取出來的，便是婉玉的那把柳刀吧？當下婉玉一見，真是歡喜之極，便道：「不錯！我所要去取回的，便是這把刀！這真得謝謝你，已給我取來了！」却笑容滿面的把那柳刀接了過來，向着身上一藏，於是，她兩目望着前面，似乎又想要趕路了，不料，那人可並不舉步，忽又向婉玉望了一眼，

含笑問道：「大姑娘！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？」這一問不打緊，却使婉玉感到十分侷促不安了！暗想：啊呀！真是該死！他把我這們救出，於我可說是有救命之恩，我不會向他好好的道謝，過且不說，怎連尊姓大名都沒有請教過他呢！這不是太失禮麼？即誠惶誠恐的說道：「閣下究竟是那一位，倒要請教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李名槃，我在以前也曾和姑娘見過一面呢！」他雖已把自己的姓名道出，又說曾和她見過一面，但婉玉仍露着茫茫然的樣子，似乎一些兒都記憶不起，李槃不覺又笑道：「這真叫作『貴人多忘事』，姑娘難道竟記憶不起，我還是你手下的敗將呢？」這「手下敗將」四個字，倒是十分有力，頓使她又記憶起當初逃荒時那件事來了，爲了太是出於意外，幾乎叫喊出一聲「啊呀」來！一壁便道：「唔！莫非那年和我在一家糖行前交手的，就是閣下麼？那天也是閣下一時大意，所以有此傾跌，其實那算得數！如今竟謙說是『手下敗將』，又叫我怎麼當得起呢！」——他們這一客氣不打緊，却把大家都悶在鼓中了，怎麼李槃恰恰會來到這裏？又有上這們一件以德報怨之事？好！且待我來交代一下！

李槃原是心高氣傲，十分自負的一個人，自謂像他這一身的能耐，雖不敢說是舉世無敵，然能勝過他的人，恐怕也是很少吧？誰知那天一出馬，還不會好好交得手，祇給人家一掌，就傾跌在數丈之外，這個勛斗可栽得太大了！而且，勝他的還是一個才及笄年的小女子，尤使他自覺無顏呢！因此，他便一怒而去，決意欲投訪明師，學得高深武藝，一報

此仇！同時，並探婉玉的來歷，及留心她的蹤跡，於是，次日婉玉賣身葬親的這件事，也給他知道了，及見婉玉給崑崙女俠領了去，也就一路跟了下來，生怕失去聯絡，將來無法報仇！不過，等他一知道這個尼姑便是崑崙女俠，也是武術界的一位能人，如今婉玉拜她的門下，不啻如虎添翼，他這個仇恐怕更是不容易報的了！因此，很爲悶悶不樂！這一天，他一壁在路上行走，一壁又在沉思，忽覺身體一震，像似給什麼東西彈了回來的，經他竭力的一支撐，好容易方始站住了，却聽對面有人大聲喝道：「嘿！看你也是一個英發有爲的少年，怎麼如此垂頭喪氣，萎靡不振，連路都不會走，竟撞到人家的身上來了！」李槃方知剛才爲了誤撞而彈回的，但被撞者竟能行所無事，撞人者反幾乎要栽上一跤，那麼，對方的氣力之大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忙向那人一看時，却有四十多歲，一張黑臉，身體看去很是壯實，卽誠惶誠恐的說道：「這實是我的疏忽，還請長者恕罪！」那人道：「我是素來最愛管閒事的，瞧你像似很有心事的樣子，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」——書中交代：此人不是別個，便是常德慶，李槃一個心思一轉，忽向他跪了下來。

常德慶像未卜先知的，一壁忙把他扶起，一壁含笑說道：「你莫非有大仇在身，想向我學習一些高深武藝，好讓你前去報仇麼？」這幾句話，竟說到李槃的心坎上去，自更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！也就不管這位師傅的本領究竟高明不高明，自己從他學習，究竟有什麼好處？更不管對方肯不肯收他爲徒弟？卽又二次跪了下去，爬伏在地道：「師傅真

個有同神明，竟能洞悉弟子心事！如今請發個慈悲，就把我收錄了吧！不然，我是長跪不起的了！」常德慶給他迫得無法，祇好說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我收你作弟子便是，你起來吧！」李槃忙高高興興的，向他磕了幾個頭，又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「師傅」方始爬了起來，也就跟了常德慶回家，可是，等得到了常家，跟了常德慶練上幾天工夫之後，却使李槃大爲失望！原來：常德慶在螻蛄派中，祇是中駟之才，本無多大本領，李槃想要向他學得一些高深武藝，不是一相情願之事麼？但他的所以還留而不走者，只因那位小師母——玉觀音，確是很有一些本領，他很可向她隨時請益，而且，那位玉觀音也對他另眼相看，常是很意思的，對他說道：「李槃！你且安心住在這裏！等得機會到來，我自會把看家本領教給於你！你得了我這點祕授，難道還怕不能去報仇麼？」李槃雖不懂她的意思，爲什麼學習武藝還要等待機會？但她既是如此說得，也只好耐心等待了！好容易，有一天的下午，忽見玉觀音笑容滿面，向他招手道：「李槃！你且隨我來！待我把工夫教給你！」李槃不覺高興極了，即噉應一聲，跟隨在後，想不到玉觀音領了他，逕向臥室中走去。

李槃一心只在想得着她的祕授，所以一直到得臥室中，方始覺得，不免脫口叫了一聲「啊呀！」玉觀音却回過頭來，向他嫣然巧笑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，好端端的叫起啊呀來了？」李槃道：「這不是內室麼？我……」玉觀音忙攔阻着他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！你不是要我把那看家本領傳授於你麼？凡是傳授這種本領，不但是不可傳六耳，而且是不可入



六目，所以非得在內室傳授不可呢！」李槃一聽此言，信以爲真，也就坦然不以爲意了，誰知，玉觀音到了內室，還不就將本領相授，又在床上一坐，並叫李槃也在床上坐下，李槃不懂她是什麼意思，還認爲這種本領是要坐下了傳授咧，也就靦靦覷覷的，和她並肩坐下了，玉觀音忽又橫波一笑，昵聲說道：「你就上床來吧！」李槃到底不是什麼傻子，也知道雖是弟子與師，究竟男女有別，怎可同到床上去呢？不免遲遲不敢奉命！玉觀音却又笑道：「你真是一個傻孩子！着你走上床來，這是我的命令，又何臉嫩之有！而且，我的此項本領，確是與衆不同，非得到床上，不能親切傳授呢！」說着，自己卽向裏床一爬，李槃沒有法想，只好走上床去，向着外床一坐，但一張臉紅紅的，却有同處子一般靦靦了！玉觀音向他橫睇一眼，也不禁春情蕩漾，却又向他連下了「脫衣」「睡下」的二個命令，李槃雖在「欲得祕授，不敢違拗」的這個原則下，又次第服從了，但不知怎樣的，這顆心却在「卜突」「卜突」的跳了起來！他也覺得今天的事太不平常了，恐不僅限於傳授看家本領吧？倘有別的事情摻雜其間，自己將如何的對付，那就十分的糟糕了！

李槃到了無可奈何之際，急出這們一句話來道：「倘給師傅走來瞧到，到底有些不方便！」玉觀音道：「不相干！就是給他瞧到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！何況，今天機會很巧，他已是出外訪友去了，一時間不見得就回來呢！」說着，又是嫣然的一笑，李槃至是，也不知是急是慌，還是另有其他原因，只覺得這顆心跳得更爲厲害了！阿彌陀佛！謝天謝地

！就在這個當兒，只聽得有人在接口道：「誰說是不見得回來呢，我現在就已回來了！」說這話的，明明便是常德慶，立刻便要走進房來，這可把李槃窘得不可開交了，忙要坐了起來，玉觀音卽把他來一按，一壁便又說道：「喂！你不要就進來！我要把祕密的功夫傳授給他，不容你來瞧看呢！」可笑常德慶真是一只死烏龜，竟唯唯的應着，又走出房去了，但縱是如此，到底有些不方便，這齣戲也只能至此而止，玉觀音便又笑說道：「現在雖不能說已爲六目所見，但究竟是給他沖破了！這種祕密功夫，只好改日傳授吧！」這話一說，李槃似得皇恩大赦一般，便卽噉應一聲，走下床來，出房去了，自此之後，李槃對於這位小師娘，取着「遠而避之」的態度，再也不敢和她親近，同時，又有離開這裏之意，有一天，忽見玉觀音挾了一個女子進來，警眼之間，覺得好生面熟！一會兒，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「啊呀！這不就是那天打倒我的那個大仇人麼？這真合了『冤家路窄』這句話，想不到她今天也到這裏來了！從此近在咫尺，難道還怕不能報得此仇麼？」不覺十分歡喜，但經他細細打聽之下，忽又躊躇起來，竟是對她下不得手！

原來，李槃是十分俠義的一個漢子，在這幾年來，他雖是一心一意的，想要向婉玉報這大仇。一雪失敗之恥！就是他遠走天涯，訪尋明師，也無非爲了要報仇之故！然而，他要報仇，須得好好兒的報，正正式的報，方能顯得本領，揚得名聲，可是，現在婉玉已是跌入人家的手中，早失去了她的自由了！他怎可乘人之危，再向她去報此仇呢！因此，

在一個轉念之下，他只見婉玉是如何的可憐，並不見她是如何的可恨了！同時，他又把報復之心，一變而爲拯救之意，他覺得：他如能作上一個轉變，從今起把舊恨前仇一筆勾銷，不再向她復仇了，反而更進一步的設法去拯救她，這是如何偉大的一個舉動！凡是自命俠義漢子者，大概都應該如此的吧？主意打定之後，也就對於婉玉這方面的事情，十分的注意着，而爲了他又去和玉觀音假意親近之故，倒是纖屑畢知，什麼都不能瞞得他呢！這一天，他知道婉玉已是給他們關在後面密室中，又見常德慶在午夜中，偷偷向密室中走去，他認爲時不可失，即闖入玉觀音臥室中，玉觀音還認爲是她來幽會的呢，真是喜之勝！不料，結果却給他賺得了迷魂怕，把玉觀音迷倒在地，當又走入密室，弄倒了常德慶，救婉玉出虎穴，如今和婉玉並立在山下，想到了自己這個偉大目的已是達到，居然能把婉玉救出，真覺得是十分得意，無上愉快！同時，又聽婉玉對他這番救命之恩，竟是感之又感，謝而又謝，倒像似十分不好意思的，便搭趣地說道：「現在不必多說，讓我送你回去吧，想令師定是非常的盼望呢！」婉玉不覺嫣然一笑，雖只是那們的一笑，李槃瞧在眼中，却覺得比任何的酬謝都要好！

## 第八章 遭逼迫二鷹伏水池 失自由七俠困石窟

哈哈！我在這裏，可得和諸位讀者告上一個罪！爲了玉觀音出場，給她這們的一岔，不知竟岔了多少的遠！雖在這幾回書中，把李贗立志復仇的這個故事，已給他來上一個很好的結束，不可不說是最大的收穫！不過，把那全書的大關鍵，總未免拋落在一旁了，一定要得不到諸位的諒解，而說我是有意要賣關子吧？好！且待我抽回筆來，再從金羅漢的那兩頭神鷹寫起；牠們究竟只是兩隻猛鷲的扁毛畜生，不懂得什麼叫危險，因此一聞師傅之命，卽立刻飛了去了，同時，牠們也是十分的靈敏，對於師傅所吩咐的話，很能心領神會，而且，這些峒山牠們是認識的，崆峒道人所住的地方，牠們也是知道的，因此，在頃刻之間，牠們已飛到崆峒道人的那間密室的窗外，一棵樹上停着了，可是，門窗都是緊閉，牠們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於是，牠們便想弄個巧計，飛入室中，其實，也沒有什麼別的巧計，只是在樹上叫個不停罷了！果然，崆峒道人聽到之後，便打開窗來一看，原來：他還以爲是常德慶的那隻鷹，給他送什麼書信來了，一壁便叫道：「小東西！是你們師傅差你來的麼：快些兒飛進屋中來。」說着，又把手兒招着，這正是牠們所求之不得的，卽一展翅飛了進去，崆峒道人一見來了二頭鷹，方知是不對了，可是牠們的眼睛也真犀利，舉動也真迅速，早在供桌上，各攫取了一個木主，又很迅速的飛了出去，原來：這是金羅漢吩咐牠們如此幹的呢！崆峒道人想要加以禁止，已是來不及了！然而他是什麼人，豈能容得牠們如此！早已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非把牠們治死不可了！

崆峒道人雖是什麼武藝都會，什麼暗器都會，什麼妖法都會，但他一樣都不拿出來！果然不出常小慶之所料，他把西藏帶來的那頭異獸——噴火獸，放了出去了，這兩頭神鷹一見有這們的一隻異獸趕來了，最初原也想和牠對抗一下的，可是，還不曾交手得，早見那噴火獸已從口中把火噴出，向牠們這邊掃了來，牠們有的是羽毛，最怕的就是火，只要有一個火星飛上身，就會燒了起來，那是最危險不過的！所以，牠們在一見之下，就懼怕得什麼似的，忙不迭地飛走了！二則，牠們最厲害的武器，就是牠們的那一張利喙，現在牠們的口中，各都啣了一個木主，放又放不下來，又如何可和人家對敵？更是非快快飛走不可了！照說，一方是在空中，一方是在地下，這在地下的任是如何厲害，再也不能給子那在空中的以任何的威脅的！不過你們可不要小覷這頭噴火獸，牠是一頭神獸，牠是與衆不同，牠在需要之時，還能突然生出二翼來，向着空中飛去，這一來，牠所給予牠們的威脅，未免太大了！這二頭神鷹給牠追趕得走投無路，祇有東躲西閃，免得火星灼及身上！一會兒，牠們偶然向下一望，祇見有一片水光直射而上，原來正有星月之光映照著咧，這不是一個水池是什麼？牠們原來是十分靈敏的，不覺登時有了主意，即突然向下飛去，沒入水池之中，這因為他們的能耐也是大得緊，兼識水性咧！於是，牠們真是得意極了！覺得到了這個場合，對方已是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就是把全身之火噴盡，也奈何牠們不得，可是，這噴火獸也是十分頑強，明知已是無法可想，仍舊死守在池邊不肯走！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叫什麼名兒？我已給取上很好的一個了！」這又是如何的任情嘲笑呢！金羅漢也只有取着一概不理的態度，任是怎樣的說，怎樣的挖苦，好似沒有聽得。

可是，金羅漢雖求耳根清淨，暫時取着一概不理的態度，但他的耳朵究不會聾，崆峒道人在上面說的話，又一句一句的繼續飄入他的耳中道：「哈哈！你可知道，我給取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名兒？你且聽清楚，那就叫作「氣仙窟」，你可懂得不懂得？」這在金羅漢，又那裏有不懂得的，這無非極盡挖苦的能事罷了！但崆峒道人的所以說這話，也無非增強語勢之意，所以，懂也好，不懂也好，他是不來管你的，他當又十分得意的，向下說道：「你們八弟兄，在江湖上不是號稱「崆峒八仙」麼？如今我這「氣仙窟」，就是要你們這八個仙人都給氣死在這窟中呢！因為，我知道你們八個人倒是很很有義氣的，如今以你爲餌，囚在這裏，其餘的那七個，還怕不一個個都來上鈎了麼？」金羅漢任是如何的一個老江湖，在一聽到這一句話，也不禁暗叫一聲「苦也！」因為，他知道，崆峒道人的這個猜測倒一點也不錯，他們都是極講義氣的，既知他已陷落在此，那又會不一個個都來救他？而這裏隨處都是裝着機關，怕不一個個又都要步着他的後塵，來作這裏的上客！如此，可真要成爲「氣仙窟」了！於是，他自怨自艾，到了極點，覺得都是他一時大意，以致造成了這個局面！倘然真個八個人都陷落在這裏，那還成說話麼？可是，金羅漢究竟是金羅漢，只在一個轉念之下，又什麼都不在心上了！立時間，只覺雄心頓起，壯志復生，不禁

暗暗在說道：「唉！這是什麼話！難道僅是區區的幾塊石頭，就能把我金羅漢困着了沒有生路麼？」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一個人，單有這個意思不算，又想立時見之於行動，自己找尋生路了！

金羅漢雖是一時上當，落入陷阱之中，但照現代的術語來講，仍是全副武裝，並未遭到繳械，這因爲，他那唯一的利器——飛劍，仍是帶在身上，並未給人家取去咧，講到這飛劍，有削鐵如泥的功用，現在只是給一些個石頭圍困着，又算得什麼，只消取出劍來，亂斫一陣，不就可奪圍而出，得了生路麼？他這們一想時，也就取劍在手，向壁間去斫動着，果然，真不含糊，只在一陣斫削之下，就給他挖成了一個小洞，可以爬將出去了，他不覺暗暗歡喜，再側耳一聽時，上面却毫無一點聲息，好似對於他的在此掘壁洞，竟是一點都不知道咧，不禁很得意的一笑，一壁也就從這洞中爬出，照他原來，這一爬出去，一定已是到了外面，定又可重見天日咧，不料，失望，失望，再是一個失望，他雖已到了那邊，仍是一片洞黑，好像他又到了另外的一個石室中，而這個石室比之前一石室，似乎更爲寬廣了，好在他有的是一雙夜眼，雖在這洞黑之中，也能看得非常清晰，當他只在一望之下，不覺暗暗叫了一聲「苦」！原來：果然不出所料，又到了比前更爲寬廣的一個石室中了！而且，這還不算數，在上面還高高的掛了一張橫匾，匾上清清楚楚的寫了「氣仙窟」幾個字，下面還有小字，却是：「第一進」，他這一氣可真大了，暗想：我一生縱橫天下

，從未遭到挫失，不想如今偶一大意，竟會陷落在此，受到如此揶揄，這還有什麼可說啊！就在這個當兒，只聽得啞峒道人的聲音，又一串似的從上面傳下來了！怕不又是向他作着冷戰，刁鑽惡毒，極盡挖苦的能事罷？

金羅漢早已知道，在對方的這一串的話中，除了恫嚇，譏諷之外，決計不會含有別一種的成的！所以，依得他的意思，很不愛再去聽得，不過，不聽又怎樣呢？他總不能真個把耳朵掩着啊！而且，就是恫嚇，也該知道究竟把他恫嚇到如何的一個程度？就是譏諷，也該知道究竟又把池譏諷到如此的一個地步？再依照這情形，徐圖對付之法，如果一味負氣，真個不去聽他，也不是辦法呀！於是，他倒又聚精會神的聽着喇，祇聽啞峒道人在說道：「哈哈！恐怕你再想不到從那面石室中爬出以後，又仍會來到這們一間的石室中吧？其實，這也不能怪得你，只是你沒有明瞭此間的構造情形之故，現在你總該明白了，剛才的那一間，只可說是這氣仙窟的一個門房間，現在你方始來到這氣仙窟的正屋中了！」金羅漢聽到這裏，雖沒有說什麼，却把牙齒緊緊的咬着，他實在是恨到了極點了！當又聽啞峒道人繼續說道：「還有這第一進三個字，你可懂得麼？原來：像這樣太小的石室，一共有八間，那就是給你們八位仙人預備下了的，讓你們闔弟光臨之時，可以各人分住一間，免得大家擠在一塊兒，有失款待嘉賓之道呢！」你瞧，他的話是多們的夠挖苦，真把金羅漢的肺都要氣炸了！可是，他還認爲是不足，又很得意的往下說，「照說，這第一進

，應該給你大哥崑崙女俠住下的，如今既是你先來，就給你住了吧，大概你也很爲滿意麼？如今你可有不有這清興，又取出飛劍來用一番，再到第二進中去參觀一下呢？」此時，直恨得金羅漢飛起一掌來，向着壁間重重的拍了去。

金羅漢也知道他是詭計多端，這些話不知可相信不可相信，不過，要他自己又取劍來，在這壁間再斫上了一個洞，瞧瞧外面究竟是怎樣的情形？他已沒有這個勇氣了！因爲，走過去，如果真又是這們的一間，依舊得不到自由，這不是太掃興麼？而且，他的話如果一點都不假，確有這們一般相同的八間屋子；那麼，至少須把這八間屋子一齊掘通，方有辦法可想，可是，照這情形看來，好像他隨時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，要把這八間屋子一齊掘通，並不是可能之事，隨時都要受到阻撓的！而且，就退一步說，並不受到一點阻撓，這八間屋子居然都給掘通了，倘然又有什麼一種東西擋着在外面，不是白費精神又白費時間麼？未免太不值得，他這們一想時，也就頹然坐下，不再有什麼活動了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只聽得撲通撲通的二聲，像似有什麼東西從上面跌下，跟着便又有二個人，從他剛才所掘就的那個洞中爬了過來，大家一看，不覺互相呀了一聲，原來：這進來的二個，却是金面佛和笑道人，如此的不到多久，在同樣的情形之下，又進來了二個，那是虬髯客和黃石公，再不到多久，仍在同樣的情形之下，更進來了二個，那是鐵頭陀和紅姑，當金羅漢把這裏的情形和他們細細一說之後，都是楚囚相對，現着束手無策的樣子，可是：萬分狡猾的

崑崙道人，又豈肯放過他們？早似播音一般的，又把他的聲音從上面傳了下來道：「這真得感謝你們的雅意的，除了你們的大哥崑崙女俠之外，已是闔弟光臨了。」這又是何等的機鋒，在這八人之中，笑道人最有口才些，他可有點忍不住了。

## 第九章 撞牆碰壁向誰求援 觸目驚心有人縱火

那麼，在這闔弟光臨之下，這位老大哥崑崙女俠到底也來了沒有呢？哈哈！她固然也是來了的話，未免顯得崑崙派太是無能，而我這部崑崙女俠也就可從此結束，不必再寫下去了。好！閒話少說，且待我細細寫來吧！單說崑崙八俠駕着劍遁，匆匆向前走去，忽聽有人在下面大聲叫着，崑崙女俠忙向下一看時，即不是別個，正是那一天上崑崙山來專誠拜訪他們的那個江南酒俠，一見她已停止前進，又用兩手招着，叫她下來咧！崑崙女俠也以這二鷹七人的一去不返，有似石沉大海，心中很是驚疑不定，頗想獲得一些情報，知道一個究竟，這正是她理想中所欲訪尋的一個人物，說不定可有若干情報供給於她的，在這招手之下，也就降下地來了，崑崙女俠剛一收劍遁，只見江南酒俠左打拱，右作揖，兀自向她行禮不了，這倒使崑崙女俠十分的詫異起來了，不免問道：「你這是什麼？這倒使我很是過意不去呢！」江南酒俠笑道：「你現在說是過意不去，待一聽到我的報告以後，

恐怕還要用飛劍來斬我呢，不瞞你說，七位令弟上了我的大當，都已陷落在孽嗣道人的石窟中了。」這話一說，倒使崑崙女俠怔着在一旁了，既不知他說這話究竟是什麼用意，更不知自己該如何的回答？至於這麼個驚人消息的是真是假，似乎還在其次了。正在此際，忽有兩隻大鳥，展翅飛了過來，一邊一隻的，在她的兩個肩頭停着了，併又向她叫個不了，崑崙女俠忙一看時，那裏是什麼大鳥，不是金羅漢的兩隻神鷹麼？照此看來，這二隻鷹倒是有着了落了，却又見江南酒俠笑道：「只有這一件事，還可使我將功贖罪的，不是我給牠們將那噴火獸攆走，牠們恐怕沒有命活了！」

這江南酒俠真是一個詭秘的人物，他的話太是閃爍不定了！最初的那們左打拱右作揖，好似抱歉陪罪的樣子，已使崑崙女俠莫明其妙！現在又說是將功贖罪，不知究竟是如何一回事，更使崑崙女俠有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！向他呆呆的注視一會後，便說道：「唉！你也不必多做作了！關於這種事情，究竟如何的一個經過，快些兒老老實實的給我說個明白吧。」又向肩頭的兩頭神鷹，吐上一聲道：「咳！你們也不瞧瞧，這是什麼時候，容得你們和我這般的起膩吧？還不給我滾開去！」兩個小東西是很聽話的，一聽口氣不對，忙又一展翅飛去，仍在樹上停着了，於是，他們又去找得了二塊大石條，大家坐了下來，江南酒俠方又唉了一聲道：「說起這件事來，不但是你們上了個大當，就是我又何嘗不是上當呢！終算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依舊給我洞悉了這個陰謀，併把向我行使陰謀的這

個人也捉住了！」他的話太是兀突驚人，崑崙女俠不由也攔問一句道：「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陰謀？這給你捉住的又是誰？快些給我爽爽快快的說了來，不要這們吞吞吐吐，枝枝節節了！」正在說時，忽聽有一陣呻吟之聲，從他們背後傳了來，崑崙女俠不免又詫問道：「你聽，這是什麼聲音？難道在這附近，還有什麼受傷的人麼？」江南酒俠至是，方似突然記起了一件什麼事情的，笑道：「哈哈！我給這們的一再打着岔，倒把他忘記了！也吧！我現在就去把他捉了來，省得我自己開口吧！」說着，即立了起來，向着這呻吟之聲傳來的地點走去，崑崙女俠正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只能呆呆的望着他！

江南酒俠走到一塊大蠻石的旁邊，方把脚步停止了，即偻下身去，把這蠻石一掀而起，放在一邊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却有一個人從那地上一躍而起，苦笑說道：「這石頭真好重，你把我壓得好苦呀！就是當年孫行者被壓在五行山下，恐怕也不過這個味兒吧？」江南酒俠也笑道：「這個不能怪我，却要怪你自家不好，你爲什麼要貪受金錢，替人家給我當上呢！——也吧，如今閒話少說，且去見了崑崙派中那位大哥再講吧。」說完，即一點兒都不客氣，一把拉着胸脯，把他帶到崑崙女俠的面前來了，崑崙女俠最初並沒有看清那人的嘴臉，等到了面前，方始掌眼一看，再合上他的服裝，不覺暗暗好笑道：「怎麼是這們的一個怪模樣兒？這不是一個活無常麼？」早聽江南酒俠給他在一旁介紹道：「他叫賽無常郭仁，是江湖上有名的一把小扇子！如今却給鑿峒山那個老道充起走狗來了！你們的



事，都是壞在他的手中的！——咳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你就對這位老大說了來吧。」在此情勢之下，郭仁還有什麼話說，即老老實實的供了來道：「老大！千萬請你海涵！這確是我的不好！那天，我偶然走到老道那裏去，他就一把拉着我，悄悄對我說，有一件事，你給我幫一下子忙，好不好？我只是微笑不答，他慌了，便把五十兩一錠的銀子塞給我說，這不能算數，等得你幫了忙，將來事成之後，再送給你紋銀三百兩；我便問他，你要我幫怎樣的一個忙呢？他說，有一個江南酒俠，是江湖上出名的臭嘴吧，你也聽得了吧？……」

「賽無常說到這裏，很得意的向江南酒俠一望，似乎已和小扇子這句話可以扯一個直了！」

江南酒俠當然也瞧得他這詭祕的神情，可不去理睬他，於是，賽無常又往下說道：「我回答是知道的，他便又對我說，這醉鬼現在已來到我的觀中，正在偏殿上打瞌睡呢，你可設法把他引到這裏來，我當等候着在這裏，一得你的暗號，我就在裏面變一套戲法給他瞧，我這屋子的四周，多的是隙縫，他如要偷看的話，儘可有這機會呢！然後你再設法把他引出去，又把我如何在朝夕作法，如何在勾攝他們——崑崙派八俠的魂魄，儘可隨你之意，天花亂墜的說一陣，他是一個臭嘴吧，一得這個消息，一定要去獻殷勤，忙不迭地報告給崑崙派知道，再不然，你再從旁慫恿幾句，少不得他更往崑崙山走上一遭呢！——以上各事，你祇要一一都給辦到，就是奇功第一，準有重酬！其餘的事，你可不管，統統交給我使了！想不到那老道真厲害，竟一一都如所料，除了你外，其餘的七位都跌入他的陷

阱中了！不過，也要怪他們太是魯莽了一點！我爲了要脫去干係起見，闢于屋中設有機關，裝了陷阱一節，並不會隱瞞一點啊！」崑崙女俠一聽完這一篇冗長的供詞，方明瞭一切的經過，暗想：賽無常固是十分的不好，不該助紂爲虐！但他們也確是太不小心一點，明知有機關陷阱，爲什麼又要冒險走入呢！這大概是壞在「藝高人胆大」這一句江湖切口之上吧？一壁便向江南酒俠說道：「不錯！這確是一個陰謀！但你後來又怎會識破這個陰謀呢？」她好似高坐堂皇的法官，又來問取另一個的口供了！賽無常真是一個小花臉，一聽崑崙女俠問着江南酒俠，他便又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好！如今該你說了！」

江南酒俠便向崑崙女俠說道：「這就叫作「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！」今天我在一個心血來潮之下，偶然又到廟中去走走，恰值這廝從廟中走出，手中捧了一大包銀子，我見了，不覺心中一動道，這銀子定是那老道給他的，但好端端的爲什麼要給他銀子呢？哦！是了！這定是他把我賣了！想起昨天的那件事，實是破綻百出呢！當下，我即走上前去，冷不防的把他一挾，就挾到了這裏來，不料，還沒有審問得他，又給我瞧到另外一件事情了。」崑崙女俠卽向他問道：「莫不是在這水池邊，瞧到了那頭噴火獸麼？」喜得江南酒俠兀自把頭點個不了道：「是的！老大！你真猜得再對也沒有！又待我細一瞧着之下，方知是這麼一回事，忙把酒豆打出，把那噴火獸攆走，跟着又在這水池中，忙把這兩隻鷹弄了出來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又從身邊摸出些個東西來：「老大！你猜猜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崑

崙女俠忙一看時，即是兩個木頭的神主，不覺笑道：「哦！原來是這個撈什子！」忙又接來細細一看，却見一個木主上面寫着「紅姑之位」另一個上面寫着「笑道人之位」，也不會註得生辰八字，顯然是胡亂製成的，騙騙人家吧了！便又問道：「你是從那裏得來的！」江南酒俠道：「這二隻鷹真再忠心也沒有，雖在水池之中，還把這兩個東西死命的啣着呢！牠們來此的使命，大概就是爲此吧！」崙女俠聽了，倒也爲之嘆息不止，覺得牠們真忠心極了！江南酒俠早又往下說道：「然後我方把這廝審問一番，他倒還光棍，也就一都招了，我可仍氣他不過，便把大石頭來壓着他，恰值你老大到來了！」

江南酒俠倒是光棍不過的，他認爲這件事既是他一時失察，害了他們，以致七個人都陷落在石室中！如今也應由他負上這個責任，去把那七個人救出來，方能對得住他們呢！他的辦法是這樣：蛟嗣道人屋裏所裝設的機關陷阱，都由一個姓陶的一手承造，所有關於此中的一切祕密，這姓陶的知道得最清楚，所以，如果要破這機關，只須把這姓陶的弄了來就是了，當他把這辦法說出以後，崙女俠便問道：「你可知道這姓陶的叫什麼？」江南酒俠道：「他的名字叫雪明。」說到這裏，又向賽無常一指，「他和姓陶的倒是莫逆之交，我已和他說過，如今這件事，就責成他一手辦好便了！這就叫作「解鈴還仗繫鈴人」啊！」賽無常聽了，也露着當仁不讓的樣子道：「是的！你們把這件事交給我就是，待我也好將功贖罪！」於是，他們三個人，併帶了這二隻鷹，一齊往陶家而去，這陶家就住在

這山下的一個小村中，相距併不甚遠，不一刻，早已到了，這陶雪明是一個身材短矮，五十多歲的老頭兒，一見賽無常領了二個素不相識之人到來，頗露疑詫之色，賽無常仗着他知交，倒開門見山的，就把來意對他說了，陶雪明不覺躊躇道：「這個恕難從命！」江南酒俠道：「爲什麼？」陶雪明還沒有回答，忽從內室走出一個少女來道：「爸爸！你倘然礙着面子，不便親自去破，由我代你去破便了！」說到這裏，又望着崑崙女俠道：「這一位不便是崑崙老師麼？我是仰慕久了！今日幸得相遇，真是千載一時之機會！師傅！請你就把我收錄門下罷。」說完，倒身便拜，此舉很是突如其來，倒慌得崑崙女俠不知所云了！

此時陶雪明也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女兒秋心，她平日是最仰慕你老人家的，請你憐念她的一片誠心，就收錄她作上一個徒弟吧？」崑崙女俠見他們父女二人很是誠意，也就答允了，又把秋心扶了起來，秋心在起來之前，又磕了三個頭，真是再恭敬也沒有了，正在這個當兒，祇聽得一片鷹叫之聲，竟是個不停，崑崙女俠知道這二隻鷹平日最是頑皮不過，現在這們的慘叫着，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了！忙道：「不好！這二個小東西恐怕有什麼禍闖出來了！我們趕快去瞧看一下吧。」大家聽了，忙陪了她一齊走出屋去，外面却是一個小小花園，花木扶疏，佈置得頗爲不俗，這鷹叫之聲，却是從園中央發出，急急走去一瞧時，那面却是一隻孔雀籠，籠中立着一頭五色斑斕的孔雀，口中却啣了一隻鷹，這鷹不

但是在驚叫着，兩個翅膀還在撲個不停，似正在努力掙扎着，但這孔雀却把牠啣得很牢，又那裏掙扎得脫呢！崑崙女俠不覺暗詫異道：「想不到有這們厲害的孔雀，連這神鷹都會鬥不過牠呢！」正在想時，另一頭神鷹却又飛了來，停在她的肩頭，並把一張嘴，貼在她的臉際，也是叫個不停，似乎正在告訴她，牠的同伴已是遭到災厄了！此時陶秋心却早已笑起來道：「真是有趣，活的鷹却鬥不過死的孔雀呢！」一壁說，一壁早走向前去，伸出手來，在籠子上一個地方一按，這籠子門便開了，然後又見她在孔雀身上某處再一按，孔雀的嘴便又張開，被啣的那頭神鷹，方得恢復自由，便也飛出籠來，找牠的同伴來了，崑崙女俠方知這全是機關的作用！這頭鷹大概太是頑皮不過，不想竟觸在這機關上了！也爲驚嘆不止！

這一幕趣劇既過，瞧着崑崙女俠的樣子，頗是迫不及待，很希望陶秋心能依踐她的諾言，就去破那機關，馬上把她那七個兄弟救了出來呢！祇是不便催促得！江南酒俠却是十分知趣的，早懂得她的意思了，卽笑嘻嘻的，從他身上所掛的，寬博無比的那一隻口袋中，摸出一封銀子來，卽向陶雪明的手中一塞道：「我們來得十分匆促，不曾備得什麼禮物，紋銀三百，這是略表一點微意，請你就哂收吧。」碰着這陶雪明別的不愛，單是愛財，一見銀子，立刻眉花眼笑，什麼都不成問題了！只是假意推上一陣，也就收了下來，一壁便向秋心說道：「既是你願意去，就由你去走上一遭便了！這比之我去出頭露面，要好得

多了呢！」**崑崙女俠**聽了，自是非常歡喜，不過，她在此時，却也有上一樁不解之事：江南酒俠的這三百兩銀子，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！難道他倒很是富有，隨時在身上帶着很多的銀子麼？等得偶然回過臉去，瞧到了**賽無常**想跳不能跳，想說不敢說，那種十分尷尬的神氣，方始恍然大悟，**崑崙道人**所給**賽無常**的那筆酬勞金，竟給他拿了來，已派上如此的一個用場，這真是再好也沒有，再巧也沒有呢！江南酒俠似乎也懂得這情形的，生怕**賽無常**或有什麼可笑的舉動做出來，爲緩和當前這緊張的空氣起見，早又從他那隻「乾坤袋」中，摸出了一個酒瓶和一隻酒杯來，笑着說道：「我是口渴了！你們也要喝上一杯麼？」大家當然說不要，他却拿起酒杯來，連連斟滿喝乾，一壁又抹着嘴說「好酒」！這一個滑稽的舉動，果使空氣爲之緩和，**賽無常**只能一笑付之了！

於是，這件事進行得頗爲順利，**陶秋心**依照着她父親的吩咐，果然使同了他們登程了，只有**陶雪明**，却爲了自己不使出得面，仍是留在家中，在這裏，好似開上了一個競走大會，大家都把腳力放出來，要互相別上一個苗頭，因爲，這裏距離道觀很近，大家都是徒步而去咧，而在此諸人之中，要算**賽無常**最爲不濟了，只見大家都努力向前，只有他一個人拋落在後，由數步的距離而竟至數丈之遠，大家沒有方法可想，祇有放緩脚步，略略等待一下兒，一會兒，已是從坡道上走上山去了，向着前面一望時，只見濃烟裊裊而起，像似前面那個地方已是起了火咧，**崑崙女俠**即向他們問道：「你們瞧，那邊不已是起了火了

？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」江南酒俠對於這一帶地方，最是熟悉不過的，祇在一望之下，就呀的一聲叫起來道：「照這方向瞧去，不就是那道觀麼？好端端怎麼會燒了起來？」這句話不打緊，却使崑崙女俠非常的着急了！暗道：「不妙！這定是那老道故意放的火，想在措手不及之間，要把他們這七個人一齊燒死在地窟中呢！」一壁也就顧不得別人了，急急的向前走去，想欲在這火勢尚未燎原之前，設法能將他們救出！可是，究還有這們多的路，一時間又怎能便走到！而兩眼向前望去，只見火借風勢，風助火威，竟是越燒越是厲害起來了！好容易，崑崙女俠已快要走到那道觀之前，但舉目一望時，早已成了一個火窟，那裏再有時間，可以容她救人咧！她雖是一位女英雄，至是，爲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哀所引動，也不由流下淚來道：「啊呀！他們準是燒死無疑了！啊呀！我的七位賢弟呀！你們好不命苦啊！」

不一會，江南酒俠等也到來了，瞧見崑崙女俠是這們的悲悲切切，也知她是爲了這一場火，生怕她的七個兄弟都葬身在這火窟之中呢！江南酒俠忙向她勸道：「請你不用悲傷！我想，他們生就了銅筋鐵骨，都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，就爲這大火所包圍，定也有趨避的方法，不見得就會給燒傷吧？」崑崙女俠暗想：這句話是不合邏輯的，銅筋鐵骨的漢子，別的不怕，單怕的是火，若陷身在這無情的大火中，任是銅筋鐵骨，也都是無所用，怕不一般的要燒成爲一團焦炭吧？一壁便說道：「不！你要知道，他們在這地窟中，得罪

失去了自由的，一旦大火燒來，逃又逃不去，避又避不掉，實是危險到了萬分，怎麼還會有趨避之法呢！」這句話說得再明白也沒有，江南酒俠也就不能再勸了，半晌，他方義形於色，毅然決然的說道：「也罷，究是如何一回事，且待我去瞧上一回就可知道！」崑崙女俠一聽這話，倒又十分的不安起來了！心想：這火勢已險惡到如此，他又如何能去得？而且，他究是不相干的一個外人，倘真欲冒着萬險，前去瞧看一下的話，與其請他去，何如由我自己去走上一遭呢，否則，萬一他竟是燒死了，一旦傳佈江湖，定要騰為笑談，那麼，我的一世英名，不將從此化為流水麼？她這們一想時，忙向他勸道：「使不得！你不必去，還是讓我自己去的好！」江南酒俠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同我客氣，你也不必替我擔心！到這火窟中去，我自萬全之法，才會向你告這奮勇的，決不是甘心把這性命輕於一拚呢！」他這們的一說，崑崙女俠不便再勸阻得，倒祇好由他了！

## 第十章 伏火神一女立威名 疊羅漢七俠脫虎口

好江南酒俠一點兒都不慌亂，祇見他向那二隻神鷹，用手一招道：「朋友！你們二位中，有那一位肯隨我到這火窟中去巡行一遭的，就飛了過來吧。」那二隻神鷹真是再通靈也沒有，當下一聽這話，即像似彼此商議了一下的，即有一隻飛了過來，那一隻却仍在那



邊樹上停着呢，在這裏，崑崙女俠不免又暗暗叫了一聲苦：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他自己冒險上這火窟不算，還要帶了一隻鷹同去咧！萬一火星飛來，灼及這鷹的羽毛，連人帶鷹都葬送在這火窟中，那才是活該呢！可是，也祇能把這意思隱在心中，却不便向他說出，就在這個當兒，早見江南酒俠已是含笑跨上鷹身，向她揮手說道：「我們去了！再會吧！」這鷹即凌空直上，很勇敢的逕向那火窟的所在飛去，江南酒俠在最初，祇是在那很高的天空，作上一閃鳥瞰，所以，火勢雖是兇猛，火星雖是亂飛，對於這一人一鷹，却毫無一點影響！不料，當他鳥瞰一回之後，像似毫無所見，不免徐徐下降，漸漸的快要與這火窟的上方接近了！崑崙女俠至是，不免又給他暗暗捏了一把汗，以爲這一遭可危險到了萬分了，只要有一個火星飛及他們的身上，就有被灼傷之虞呢，但就在這個當兒，江南酒俠可拿出他的本領來了；只見上自他的頭頂，下達鷹身的四周，都用那亮晶晶的水點，佈成了一個圈子，任何猛火，任何烈焰，都得爲之退避三舍，不能傷及毫髮，於是，就在這般的情勢之下，他們徐徐下降，向這烈火飛騰中穿進去了！一會兒，已是裹在這烈火之中了，什麼都已瞧不到，好半晌還不見飛出來！顯然的已是遭了不測，又把這一人一鷹饒上了！

崑崙女俠對着這個火場，正在呆呆望着之際，忽又走過一個人來一看，却是陶秋心，即見她含笑說道：「老師！你爲何呆呆地望着？何不拿出一點法術來，趕快就把這火滅了去？我聽得人家說，老師佛法精湛，法力無邊，移山倒海，無所不能！想對於這一些些小

事，一定不以爲意吧？——崑崙女俠一聽，不免暗叫一聲：慚愧！我所修的是佛法，佛法以清修爲主，我所會的是武術，武術以實用爲主，像什麼移山倒海之術，祇是一股旁門左道之士一種騙人的勾當！並不在我的範圍之內呢！如今這小妮子一些兒不懂，却夾七夾八地併爲一談，這叫我一時間又如何回答得上啊？——在這一急之下，倒給她急出一個主意來了！暗想：在那一年的春天，不是曾有一個番僧上崑崙山來拜訪我麼？當時曾授我一點小幻術，關於滅火的法術也在內，我爲了太是怪誕不經，從不肯出手得！現在可顧不得了，不妨就拿來試一試吧，一壁便也笑答道：「也罷！且待我來試上一下子！」說時，掌眼一看，見在那邊有一山溝，只聞泉聲淙淙，便向賽無常含笑說道：「請把你這頂帽子，借給我一用，好不好？」賽無常當然不會反對，即把帽子除下遞給她，崑崙女俠即拿了來到這山溝邊，把這山泉在帽子中都盛滿了，方又來到這火場前，舉起那頂帽子，把這水向着火中直洒而去，唇吻又在張動着，大概是在唸動咒語吧？說也奇怪！人家常說：「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！」如今她却本領把這句話完全推翻了，雖只是僅僅乎一帽子的水，早在頃刻之間，已把這場大火完全澆滅了！

她這一來不打緊，却使旁邊這二個人看得十分起勁，真要佩服到五體投地了，不免一邊一個的，把她極力的誇讚起來了，只聽得陶秋心在這邊說：「老師！我原知你是無所不能，如今只憑着這一帽子的水，就把這一場大火救熄了！你的神通真再大也沒有了！」賽

無常好似不甘示弱的，又在那邊接着說：「老大！這一下子，他們崆峒派還有什麼話說呢！而像你這般的神通廣大，他們那一派人，還怕不一個個都跌在你的手中吧？」說時，又把那頂帽子接了去，但在崑崙女俠聽了之後，只覺得非常的慚愧！她們又那裏知道，這祇是番僧傳授她的一個小法術，在這急迫之下，偶然拿來運用一下！如講到她自己的本領，却在彼而不在此，可不是他們所能知道的呢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又聽得有人遠遠地在說道：「是那個拆了這們的一個大爛污，竟澆得我渾身渾腦都是濕淋淋的呀，倘然竟因此而受寒，而生病，而甚至於把這條老性命都送掉，那才是非常糟糕呢！」大家一聽，說這話的不是江南酒俠又是誰？果然，這話剛剛說完，只見他們一人一應，身上濕淋淋的，都像似蒸湯鷄一般，十分狼狽的，從這爐餘了的道觀的上空飛出來了，崑崙女俠一見，倒露着很過意不去的神氣，此時江南酒俠早已到了他們的面前了，也即走下鷹來，這鷹把兩翼一抖，抖去了不少的水，又去找牠那同伴去了，江南酒俠也把這濕淋淋的衣服抖上了一陣，方又向這已熄的火場望了一眼，立刻露着很驚訝的神氣道：「呀！這火果然是熄了！怎麼想得如此之快？又是誰使的神通呀？」一壁說，一壁即向崑崙女俠緊緊望着。

崑崙女俠却不去理會他，爲了急於要知道他那七個兄弟的消息，忙不迭地問道：「你到得裏邊以後，可曾瞧到他們麼？」誰知江南酒俠仍是那們的懶懶，一壁還在抖去身上的水點，一壁說道：「老大！你得先告訴我，這場火究竟是誰把他熄去的？」陶秋心却是一個

快嘴丫頭，不待崑崙女俠回答得，早搶着在說道：「這還待問，自然是她老人家將牠熄去的！咳，你不知道，她老人家的本領端的了得，祇澆上了一帽子的水，這火就……」賽無常和她竟是一搭一擋，忙也搶上前來道：「你瞧，就是我這一頂帽子，不是至今還有點濕淋淋的麼？當把這水澆去，這火立時熄滅，她老人家的本領真是再大沒有了！」江南酒俠一聽二人之言，立刻把肩兒一聳，倒又向崑崙女俠責問起來道：「老大！如此說來，你太是不該應了！你既有上這一手功夫，何不早些使出來？却讓我去走上這一趟！你瞧，現在弄得這們落湯鷄似的，還成一個什麼模樣呀！」一壁說，一壁又從他那隻「乾坤袋」中，摸出一個酒瓶來，也不用什麼杯子了，開了塞，就向着口中直倒，又喃喃地在說道：「着了塞可不打緊，須多喝一點酒，趕走這寒氣！」崑崙女俠見他竟懶到這般的一個模樣，直好似「急驚風碰到了慢郎中」，心中十分生氣，恨不得給他老大的二個耳括子！但這又如何使得呢？只能耐著氣，又赤緊着問道：「你到了裏邊以後，究竟見到了他們沒有呀？」江南酒俠方把嘴兒一抹，又把這空酒瓶，仍向那隻「乾坤袋」中塞了去，然後慢吞吞地回答道：「我把一個火場都搜遍了，並不會瞧到他們！」

崑崙女俠雖是很有理智的一個女子，她的情感可也特重，一聽江南酒俠這幾句話，不覺頓時又沉默起來，在這沉默之中，正不知含有多少的悲哀呢！半晌之後，方又說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他們又到了那裏去了呢？難道都已燒死了麼？」說到這裏，已是哽咽不成

聲，實在是悲傷到了極點了！然後怔怔的，向這已熄的火場望了好一陣，又突然的向前奔了去，一壁說道：「好！且讓我親自去瞧一下子，究是如何一回事，也可死心塌地！」不料，江南酒俠再懶懶也沒有，又趕上前去，一把將她扯着道：「咳！你又去瞧看些什麼，我不是已去看過了！不過對你說，你儘可放下一百二十四個心，他們是萬萬死不了！」真是有趣，在此時看來，似乎這七個人的生命，都繫在江南酒俠的「句話」上，如今他是這們的一說，他們馬上便又有了生機了，崑崙女俠不免又怔怔地望着他，希望他趕快把這理由解釋一下，早又聽江南酒俠往下說道：「你要知道，就是燒死的話，總有骸骨可尋！如今裏面却是乾乾淨淨的，不要說是燒死的人了，連燒死的狗都不會瞧到一隻，怎可說是他們都已遇害呢？」這一說，崑崙女俠立刻又有了希望了，便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他們大概都已逃走出來了！也罷，我們且去屋前屋後，尋找一下吧？」她這句話剛說了，早聽江南酒俠已在歡呼起來道：「呵呵！你瞧！我的這個猜測準不準，他們不已是向這裏來了麼？」說時，又舉手一指，崑崙女俠忙依着他所指的方向，一眼瞧去，早是笑容四溢了。——她真是再也想不到，這局勢的好轉，竟會如此之快呢！

這時候打頭走的，是金羅漢，其餘的人魚貫跟隨於後，末一個却是金面佛，崑崙女俠和他們雖祇是一個小別，然在他們大家看來，直有似數世紀之久，在這相見之下，真有點悲喜交集了！崑崙女俠道：「啊呀！我爲了你們，真是就心煞了！現在很好，你們已是平

安歸來了！你們大概沒有吃到什麼虧苦吧？」別人還沒有回答，早聽得笑道人銀鐘般的笑聲，已在空際蕩漾着道：「哈哈！呵呵！像我們這幾個人，憑着這一點的小本領，還管吃什麼虧苦！……哈哈！呵呵！真不含糊，那廝已給我們趕走了！」所謂那廝，當然是指崑崙道人，崑崙女俠在一聽之下，不覺很欣喜的說道：「唔！那廝已給你們趕走了麼？如此說來，這一次最後的勝利，還是屬於我們呢！但不知這廝逃到了那裏去？這仇可越結越深了！」說到賽無常郭仁，真是小人之尤，也可說是「小人標本」，他是專會燒熱灶的，一見最後的勝利已是屬於崑崙派，他又不免又要倒了過來，向他們獻上一下殷勤了，即搶着說道：「關於他的去處，我倒很是知道！」誰知他們這七個人，爲了並不認識他，如今忽見他搶着說話，倒又有點犯疑了，不覺爭着問道：「這又是那一個？」可笑江南酒俠，真和這賽無常是一搭一擋，早又搶着回答道：「唔！諸位不認識他麼？那我可給他來上一個鄭重的介紹！這一次的事情，他……」崑崙女俠到底是十分仁厚的，生怕這醉鬼口沒遮攔，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來，不但將予郭仁以難堪，或者還要引起一點糾紛，忙不待他再說下去，即搶在前面，由她自己說了來。

崑崙女俠道：「唔！你們不認識這一位麼？他便是江湖上有名的賽無常郭仁，也是很熱心的一個朋友呢！」當下，即介紹他和大家見了面，方又向他問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他是到了那裏去了？」賽無常道：「諸位大概總已知道，他有一個師傅，叫作大德真人，他是

退休已久，一向在天山高處隱居着，如今這老道既是敗在人家的手中，道觀又已被燬，在這裏再也存身不住，自然要投奔他的師傅去了，聽說這位大德真人，本領端的了得，可說得上無量無邊呢！」不料，他的話剛說完，鐵頭陀早憤憤然在說道：「管他了不得了！他不幫這徒弟便罷，如要幫着他這劣徒，也來和我們爲難時，定要殺得他有家難歸，匹馬不回！」於是，其餘諸人也都相繼發言，皆是慷慨激昂，到了極點，獨有金羅漢，却是默然無語，原來：這兩隻神鷹已飛集於他的肩頭，正和他在起着膩，像似不勝其依依，他也顧而樂之，什麼都不在心上了！崑崙女俠一見，像似很看不慣他這樣子的，便道：「二弟！別那們肉麻當有趣了！爲了這二隻鷹，險些把我們八弟兄的性命一齊都送掉了！你還不把牠們好好的懲治一下！」金羅漢一聽，祇是掀髯一笑，這二隻神鷹却再乖覺也沒有，聽她是那們說，早一展翅向前飛去了，於是，他們也就回山而去，在這中間，崑崙女俠又把陶秋心介紹給他們相見，爲了秋心自己願意上崑崙，也就帶了同行，這二位懶懶人物，却已杳無別去，在途中，崑崙女俠又問道：「這火是怎麼起的？你們又是怎麼出來的呢？」金羅漢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等回去再細細的講罷。」

他們這一次，八個人二隻鷹出去，仍是八個人二隻鷹回來，連鷹毛都不會損失了一根！而且，不但如此，除了把煙峒道人打得大敗虧輸，狼狽逃走之外，崑崙女俠還出於意外的，收得了很好的一個女徒弟，這收穫可說是十分美滿，在他們一定是要非常高興的了

！可是，一到得崑崙山上，回到了這石洞中，祇在舉目一看之下，覺得這情狀十分淒慘，好似來了一個反比例，原來：婉玉固然已是失蹤不見，常小慶又臥倒在床上，竟是失去知覺，昏然不省人事呢！崑崙女俠是會六壬課的，即給他們二人各人都掐上一課，方知婉玉日內應有災厄，但照課象看來，當有福星相助，災滿即可回來，至常小慶之病象，看來雖是非常危殆，然無性命之憂，不久也定可痊愈，這一來，崑崙女俠也把心放下了，而她又是兼通醫術的，她仔細診視，方知由於寒暖失宜，飲食不當，加以驚悸過甚，竟成了傷寒病了，便找了幾味草藥來，煎好以後，搗開牙關灌下，果然立刻已有了轉機，一壁便向陶秋心吩咐道：「他的病正在轉機之時，或者要茶要水，你就在床邊承應一下吧。」秋心忙連聲應諾，於是，她方又同了大眾，去到前面坐下，問道：「關於你們究是如何逃走出來的，現在總可對我說了吧？」這話一說，其餘那七個人，不免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似乎不知該由何人出來述說一下的，最後，方兌金羅漢一笑道：「講到此事，應以八弟爲首功，如沒有她那突如其來的一個舉動，恐怕這廝不會失敗得如此之快吧？」紅姑却謙遜未遑道：「這是在過獎了！其實，在這一次事件中，那一個不拿出全副本領來呢！」

崑崙女俠不覺笑道：「你們二人倒真是有趣，以前是那們的愛抬槓，如今倒又如此的客氣了！也能，就把那經過情形給我講上一講吧。」於是，便由金羅漢細細的述說了一下，如今我爲行文便利起見，却用記帳式的文字，把它記在下面，諸位，你們可記得，那



天他們被困在石室之中，爲了吃不住螻蛄道人在上面，一再的向他們譏諷着，笑道人不是氣得跳了起來，也很尖利的給了他幾句說話麼？不料，螻蛄山人却一點不以爲意，祇又哈哈笑道：「你們可知道，如今已都失去自由，成了階下之囚麼？言語方面就是再尖利些，也沒有什麼用！哈哈！你們真有本領的，何妨上來大家較量一下！」這明明是譏諷他們被困在下面，萬萬不能上來呢！可是，紅姑一聽這話，却大大的生了氣了！暗想：這廝太是「篤定泰山」了！我非得大大的懲治他一下不可！就在這個當兒，只見有一個人伏在上面，把一隻眼睛由一個小洞內張望下來，這個人不必說得，自便是那個狂妄自大，得意萬分的螻蛄道人了！紅姑只是靈機一動，早已給她想得了一個主意！原來：她是一位暗器專家，什麼暗器又都隨時帶在身上，當下她即取出一枝梅花針來，只在一展手之間，即直對着那個小洞口發了去，而她這梅花針，原是百發百中的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點在洞口的那隻眼睛，早已着了一針！立時便有「啊呀」之聲，從那人口中吐出來，他們聽到之後，不覺相顧而笑，真是得意極了！於是，他們七個人，一個個都是雄心勃勃，真個想要上去，和那螻蛄道人好好的較量一下了！他們究是如何的上去呢？且待我小小賣一個關子！

你們總該知道，在武術界中有一個「疊羅漢」的玩意兒，這個人立在那個人的肩膀上，再有另一個人更立在那個人的肩膀上，這們一個個的疊上去，可以疊得高到無比，真是非常有趣！但這祇是很起碼的一個玩意兒，像他們這們的功夫深到，已臻爐火純青之候，又怎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踪而人的人，又那裏會不觸上消息，跌了下去呢？」衆人至是，方始恍然大悟。而那老道真不是東西！正在此際，忽見有一道青光倏地飛至，這不是飛劍是什麼的行動却是十分和平。

雖不是劍仙，要稱一聲劍俠總可以，所以關於這飛劍一類的玩意兒，他們是知道的，如今一見這飛劍緩緩而來，就知道是有人把書傳來的了，崑崙女俠即首先說：「可怪，我們自己人都這裏，這是那一個高興，竟鬧起這『飛劍傳書』的玩意兒。這道人是最愛開玩笑的，即接口說道：『你們剛才不是正在說着大德真人？或者書傳了來，也是說不定！』」正在此時，這飛劍已是來到他們的頭頂上，即見一，已是完成了這使命，這飛劍自然便又飛去了，陶秋心究竟是一個女孩子，對，是非常高興，忙奔去拾了來，獻與她的師傅，崑崙女俠接來祇一看，不覺笑！你倒是未卜先知，猜得再準確也沒有，果然是大德真人遞來的書信呢。」大真人果然有書信遞來，立時興趣爲之大增，爭着過來觀看，只見上面是這們地

八仙道鑒：久仰鴻名，如雷灌耳，緣慳一面，恨何如之，茲由小徒崆峒道人來心種切，更佩諸君子道法之高，本領之大，彼實非其匹！而覆巢之慘，亦係咎由不足爲諸君子咎也，茲爲切磋起見，特在本山擺設陣圖一座，請來參觀指教，如

軍圍，從此甘拜下風，當永聽諸君子之役使，否則，可不待愚之煩言，諸君子常自處矣，破陣以三月爲期，過期恕不再候，願請

大德真人拜白

信看完，毛豹性情的鐵頭陀，早鳥跳起來道：「好傢伙！他倒又擺起什麼陣位賢徒，可說得是一搭一擋呢！」

俠笑道：「這也怪他不得！他的那位賢徒，既是在機關消息上失了風，他不得，希望可把這面子拉了回來呢！」金面佛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他所擺的這陣圖，厲害，急切恐怕破牠不得！」鐵頭陀又二次鳥跳起來道：「管牠厲害不厲害，牠去破了就完了！」於是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大家說個不了，獨有金羅漢只是崑崙女俠便問道：「二弟！你爲何默然不語？莫非別有高見吧？」金羅漢苦笑之次，祇爲了我太是輕率了一些，幾乎闖了大禍，錯了大事！這一次我怎敢再開，依我愚見，這陣圖更非機關可比，陷在機關中，一時尙無大礙，倘不幸而陷在難免折股斷腰，粉身碎骨，就要不堪設想的了！所以，非得小心從事，慎之又慎。女俠道：「這個自然！依我之意，在去破陣之前，須先有人前去暗探一番，在情形探明後，到了破陣之時，方才不致遇事張皇呢！」在這裏，便又討論到的人選問題，結果，一致公推紅姑前往，因爲，在這種的場合，女子比之男

子，似乎可以不給人家注意些！而以紅姑的聰明伶俐，富有隨機應變之方，一旦來幹這件事，真再適合也沒有了！正在這個當兒，忽又聽陶秋心說道：「八師叔一人前往，恐怕還不方便，不如把我帶了去，權作一名丫環，這在我這方面說來，也很可見識一番，增添一些閱歷呢！不知師傅也能俯如所請否？」崑崙女俠道：「此事我可不能作主，須要請問八師叔。」紅姑卽一挽秋心之手道：「好孩子！我一準帶你去便了！」

哈哈！我現在可要騰出筆來，把大德真人這一邊的事情寫上一寫了，否則，兩下兒不接頭，不是太有點突如其來麼？原來：崆峒道人在可獲全勝的局勢之下，忽然來了個轉變，竟是一敗如灰，連自己存身的道觀，都付之一火了！沒有方法可想，只能向他師傅——大德真人去求援，不過，他們師徒間的感情，素來並不如何融洽，所以，他這一次去求援，能否如願而償，正未可必，他自己很是懷着鬼胎，他駕的是雲遁，正和現代的飛機差不多，原是瞬息千里，不一刻，早已到了天山之上了，照理，他已到了師傅駐駕之所，爲表示恭敬起見，須得徒步而前，不能再作雲遁了，可是，當他正是這門在想時，忽然刮來一陣大風，早把他立時打下地來！他未免十分惶恐了，暗道：「不好！這一定是師傅怪我不降下雲遁，對他太不恭敬，所以我作此薄詞呢！」而他此行是有求於他師傅的，不料，在未晉見之前，就鬧上了這小小的一點事故，這結果恐不見得能如何的佳妙吧？不覺很是抱着悲觀，但「醜媳婦總得見公婆面」，萬不能爲了這小小的一點事故，就不敢去見



他老人家呢！於是，他只能硬着頭皮，一步步的挨向前去，轉眼間，已是到得桐柏宮前，這就是大德真人駐蹕之所呀，正在此際，却見有一個小道童走出宮來，崆峒道人即向他問道：「師弟！可知師傅如今在那裏，請你就給我通報一下，」小道童道：「你不是大師兄麼？請你略待一會，我就給你通報，他老人家正在練拳呢。」崆峒道人一聽說他老人家是在練拳，不禁呀了一聲，同時，也就把心頭的一塊重石落下。

「你道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爲什麼崆峒道人一聽說他師傅是在練拳，竟會把心頭一塊重石落下呢？原來：大德真人會打一套「兩儀四象拳」，這是從「太極拳」中，再參以他自己的意思，變化了出來的，他每天風雨無阻的，必得練上一套拳，如此的已有數十年了，而爲了他把這拳練得如此其專，又練得如此其勤，他這拳藝竟到了精滿無比的地步！每當他練起拳來時，即有很大的那股風發出來，凡在和他相距五里以內的人們，都得給這大風阻擋着，再也不能走向前去，而且，不但是這樣，就在空中飛過的飛鳥，也是萬難倖免，非得給這拳風打下不可，這在崆峒道人未嘗不知道，但因不大和他師傅在一起，所以竟把此事忘記了，如今一聽說他師傅正在打拳，方又把此事憶起，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「唔！原來我在剛才，是適逢其會，給師傅的拳風打了下來的，並不是他老人家怪我不恭敬，對我施此薄罰呢！」他如此一想時，知道師傅對他並無芥蒂，全是他自己的一種誤會罷了！自也就把心頭的一塊重石落下，一會兒，剛才出來的那個小道童，向內轉上一轉之

後，重又走了出來道：「大師兄，我已給你通報了，師傅現在雲房中，請你馬上就去呢。」  
螻蛄道人應了一聲，即向裏面走去，小道童忽又趕上前來，悄悄向他關照道：「我瞧他老  
人家的臉色，今天很不好看！大師兄！你這一進去，自己還得小心在意呢！」這一說不打  
緊，却使螻蛄道人的這一顆心，又七上八下的，很不安定說來，仍和先前一般，懷着老大  
的鬼胎了！一壁便一步挨一步的，向着雲房走去。

我們雖不知大德真人此時真確的年齡究竟是多少，他也從不曾對人家說過，可是據一般  
人的推測，至少總在七十以上了，但一瞧他的本人，又何嘗像是一位七十以上的老翁，不  
但不曾蓄得鬍子，連頭髮都不見有一根花白的，再加上了很白皙的一張臉，頗使人疑心  
到，他是還在少壯時代呢，身上穿了道服，却是頗爲整潔，大有飄飄出塵之概，當螻蛄道  
人走入雲房中時，他正坐在一張靠背椅中，拿了一卷書在看咧，任螻蛄道人拜伏於地，兀  
自不去理睬他，半晌，大德真人方說道：「起來吧，」螻蛄道人遵命站起，侍立於旁，却  
不敢說得什麼話，又半晌，大德真人才把書一放，向他看了一眼，露着很生氣的神氣道：  
「我早知你要到這裏來，咳！如今你果然是來了！」說到這裏，便又停着不往下說，螻蛄  
道人乘着這個機會，正想把自己的事情陳說一番，不料，大德真人又向他叱了一聲道：  
「咄！住口！像你那些丟臉的事情，也不必向我說得，我已是完全知道了！」原來，那天  
賽無常誇說螻蛄道人的如何具有「千里眼」與「順風耳」的神通，只是一種虛偽的宣傳，

倒是大德真人，確有這二種的能耐呢！如此，說他已是知道了所有一切的情形，也就不覺得是如何的奇怪了，因此，螻蛄道人便也默然無語，大德真人方又說道：「唉！這都是你妄自尊大，未脫驕矜之故；但事情已屬過去，也不必再說了。——好！如今且罰你在大廚房中燒火三月，以示薄懲！在這辛勤作苦之下，對於你或者有一點好處吧。至對付崑崙派的事，你統統交給了我便了！」螻蛄道人萬想不到會受到如此的一個處分，只能謝了一聲，嗒然走出。

大師兄罰入廚房燒火，這個消息當然是十分驚人的，立刻便傳遍全觀了，人是最勢利不過的，在這情形之下，大家對於這位大師兄，自然不會如何的恭敬了，甚至還有對他嘲笑，但螻蛄道人到底是很有根器的，暗想：師傅的所以罰我到這裏來，正是爲我平日太是驕矜之故，那我怎可不改過自新呢？說到改過自新，就當謙以自牧了，因此不論人家對他是如何的不客氣，他總一笑置之，大有唾面日乾的氣度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倒都和他非常的要好，常常有人走來和他聊閒天，一大，又有一個大德真人的近身小道童走了來，恰恰沒有人在那裏，小道童一見他面，就拿一樣東西在他衣服上一貼，螻蛄道人這一陣子原和他們嬉笑及打棚慣了的，倒也不以爲意，一看時，却是一道龍蛇飛舞的硃符，正要問他這是什麼意思？小道童早又舉臂相示，也貼着同樣的一道硃符，在這裏，螻蛄道人倒不免有些詫異起來了，只能呆呆地望着他，小道童便向他笑說道：「師傅是具有千里眼和順風

耳的神通的，你總該知道吧？所以在這觀裏，一切都不能瞞過他老人家的耳目，但欲預先抵制，也並非沒有方法，只消貼上此符，就可百無禁忌，他再也不能覺察到我們的行動了！」崆峒道人不覺大喜道：「有這等的事麼？但你這符又是從那裏得來的？」小道童道：「這是師傅有一天在高興的時候，畫給我看的，我偷偷把原樣保存着，就照樣的畫起來了，如今我們有了此符，什麼地方都可去得了！」崆峒人道：「如此，你就領我到什麼好耍子的所在去走一遭，好不好？」小道童連連點頭。

一會兒，小道童已領了崆峒道人，走入一個地下室中，崆峒道人不覺露着很詫異的神氣，悄悄問那小道童道：「這是什麼時候闖成的？我在這裏的時候，並不知道有這們一個所在呢！」小道童笑道：「大師兄當然不會知道，這是師傅過了七十歲生日後的不久，闖了起來的，原來你不知道，七十歲以前的師傅，和這七十歲以後的師傅，有上了種種的不同，完全像似變換了一個人呢！」崆峒道人更是詫異道：「唔！竟是如此的麼？我倒一點都不知道！」小道童笑道：「你又那裏會知道！其實，如果細細講起來，却也一點都不詫異，因為在七十歲以前，他老人家心無旁騖，一意清修，一過七十以後，却在講究長生不老，返老還童之術了！真的，他現在確能返老還童，成爲一個老少年了！」正說時，已走到一間精室前，只見那小道童連向他搖着手，似乎叫他別再說話的意思，一壁又把他悄悄一拉，到了一個壁板前，恰當他眼前的壁上，有經什麼人挖成了一個小洞，正可容得一

隻眼睛，試置眼其上時，竟和張看什麼西洋鏡，沒有什麼二樣呢！可是，祇一張看之下，却使他大大地驚異起來，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，或者是他的眼睛有些花了吧？原來：在這間室中，坐的，立的，全是一些妙齡女子，而這些個妙齡女子，都是赤裸裸一絲不掛，並無一個穿上衣服的，而且瞧她們那們嬉笑自若，毫無羞惡之色，顯然的已是過慣了這一種生活了！經不得他再望了過去時，只見靠着東壁，還安上了一張胡床，在這胡床之上，却坐了一個一絲不掛的男子，這不是他那老少年的師傅，又是什麼人？

## 第十二章 紅衣女子一身是胆 大德真人無處不妖

講到崆峒道人的爲人，却是持律極嚴，最規矩也沒有，又那裏看得慣這些事情，不免在暗地大罵仙師傅太不要臉！不是他自揣本領不相敵，法術不相敵，在這盛怒之下，幾乎想要破門滅師，和大德真人硬幹一下了！經他再三按捺之下，怒氣始得略平，方又仔細地看了去，只見在他師傅的身旁，還坐着一個妖嬈咧，正舉起粉團也似的拳頭，在給他槌着背，足下也坐了一個，却拿起一條腿，像似在和他按摩着，這還不算，懷中又坐了一個，照這臉蛋兒看去，大概是最最美麗的一個吧？正十分安閒的在和他說笑着，這位老少年却是太不老成了，一隻手只是向她那些緊要的所在摸了去，祇聽得她一片嬌聲，笑得格格格

的，一會兒，坐在懷中的那一個，又嬌聲嬌氣的說道：「達達！每天儘是這們玩，又有什麼趣味呢？我聽說你有上無邊的法力，憑着你這法力，何不像變戲法也似的，變上幾套戲法給我瞧瞧呢！」大德真人一聽，似乎也把他的興趣引起了，便道：「唔！你要我變上幾套戲法給你瞧瞧麼？那麼，我該變些什麼呢？」他一壁說，一壁使把二個眼睛向前面凝望着，似乎他這如電的雙瞳，已是直穿壁垣而出，向別一個所在望去了，頃刻間，他像似已瞧見了些什麼的，即見他笑容四溢的說道：「好！我已找得了 目了，我就變一套給你瞧瞧吧，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見他輕輕的一聲喝，又用手向空中這們的一抓，等到放開手來時，早有一個女子掉了下來，在地上亭亭立着，這女子穿了一件紅衣，生得十分美麗，這一來，不說是室中的一羣妖姬，連得這作壁上觀的崆峒道人，都覺得津津有味了！

大德真人真好似在變戲法的，祇再用手一抓，又有一個女子，從他手上溜了下來，也亭亭地立在地上了，這個女子，比之前面那個紅衣女子，年紀要來得輕，只是一個少女罷了，但講起容貌來，却及不上那個紅衣女子，不免要相形見絀呢！大德真人原是一個色鬼，那裏會辨別不出的，所以，祇把二個女子略略一看，他的那雙色眼，兀自在那紅衣女子的臉上，骨溜溜的打轉，對於這個少女却一些都不注意了！她們最初入此裸國，又那裏看得慣，自然很爲侷促不安！紅衣女子即向他罵道：「好妖人！你也太是無法無天了！我們好端端地在殿上燒香，你爲什麼要弄妖法，把我們弄到這裏來呀？」大德真人在這裏，

全不是一個有道之士了，祇賊忒嬉嬉地笑道：「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只是想和你們親近一下罷了！」紅衣女子一聽，立刻把兩眼圓圓一睜道：「好妖人！你說什麼放屁的話，老實說，像你們桐柏宮的惡劣聲名，又有誰不知道，倘是不會上三拳兩腳的，又怎會有這胆量向這裏來得呀？」可是，大德真人又是何等的自負的，那裏會把她放在心上！暗想：這雌兒就算是有本領，如欲和我周旋，恐還差上一步吧？一壁使也笑道：「唔！原來你也是會上三拳兩腳的，那麼，我們大家就來較量幾手，好不好？」

大德真人是當時邪教的魁首，他多的是妖法，一說了「大家較量幾手好不好，」這句話後，就要把妖法使出來了！只見他立即把手一伸，駢着二個指頭，向着那個紅衣女子一指，並一聲大喝道：「還不給我快快脫衣！」原來：他現在這所使的，還不能說是妖法，只是玩了一套「美女脫衣」的戲法，照着往常的情形，在他駢着二指，一聲大喝之下，在他施術之下的那個美女，就馬上乖乖的，會把衣服脫下來，當然囉！說到脫衣，不但是脫去上身的衣服，自然也把下身的衣服連帶地脫下來，結果：還不是赤裸裸一絲不掛，和他們同化了麼？到了這個地步，那個紅衣女子除了乖乖的俯首就範之外，還有什麼方法可想呢！可是，這一次他却失了匹，這套戲法竟是變不靈了！任他是一聲喝，也不見那紅衣女子把衣服脫下，任他是二聲喝，也不見那紅衣女子把衣服脫下，就是十聲八聲，也是毫無一點用處，依然衣服整齊如故！在這裏，他方知對方定也是很有法力的，正在暗暗作法抵

制，所以他這個法竟是使不出，只好失敗下來了！去然，只聽那個紅衣女子在笑道：「好妖人！我道你有怎樣了不得的妖法，原來也不過爾爾，哼哼！像這樣淺薄不值一笑的東西，施之於別人還可，竟敢在我面前賣弄起來，未免太不自量力吧？」大德真人任是如何的老臉皮，給她如此的一說，也不免有些面紅耳赤了！祇好訕訕地說道：「好女英雄！你真是有本領，我對你五體投地就是了！不過我能和你如此相見，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緣法，你又何妨請坐，大家好好地談一下呢。」

照那紅衣女子此時的情形說來，大概爲了在這比試法力之下，她已得吃癩。大德真人而佔居上風，所以，她對大德真人已是毫無所懼吧？因此她並無就走之意，不過，一聽到要請她坐下，大家談談，他却只是抿着嘴在笑咧，在這裏，大德真人倒有點不懂了，那個紅衣女子却是非常的爽快，便又說道：「大家談談，原無什麼要緊，不過，你也總得有點禮貌！像現在這個情形，又成什麼體統呢！」大德真人一聽這話，方知她是嫌他和那些妖姬，都是赤裸裸一絲不掛，太不成體統咧！不免很吃驚的咦了一聲，當下，除着令那些妖姬們快快穿着褲之外，他自己也忙忙的把衣服穿上了，方又含笑說道：「女英雄！現在你總可坐下談談吧。」——至是，連得這作壁上觀的螻蛄道人，也不免暗暗爲之點頭。覺得那個紅衣女子真是可以，居然把他的師傅大德真人吃得癩而又癩的了！而最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大德真人原想使個妖法，使那紅衣女子裸體相向，可和他們同化，不料不但沒



有做成，反而倒過頭來，依照了那紅衣女子的說話，連得他自己和那些妖姬們，都得乖乖的把衣服穿上了！而換一句話來說，不是失敗到了極點麼？於是，又聽大德真人問道：「請問女英雄！你是從那裏到來的？」原來：此時那個紅衣女子，果然已同那個少女在室中坐下了，聞言，即回答道：「我原是四海爲家，曾立下一個志願，要帶了這甥女，到天下有名的菴觀寺院中都瞻仰一下，偶然聽得你泗桐柏宮的聲名，在一個高興之下，便又來進香了，想不到剛一進內，就給你攝到這裏來了呢。」

此時大德真人只能改換一個方法，向她進攻了，便先問她貴姓？紅衣女子回答是姓陳，但這是夫家的姓，還是娘家的姓，她却沒有說清楚，大德真人也就不便再問得，跟着，便又天南地北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談下去了，大德真人戀着她的美色，有心要勾搭她見她久坐不走，認爲對他很有意思，心中倒很爲歡喜，紅衣女子忽又向他問道：「在這大山之上，可有什麼特別的去處，讓我們好去遊觀一下？」大德真人道：「那是多極了！你如果要去看看的，我不才願爲嚮導。」紅衣女子又像似突然記了起來的，說道：「呀！我有一件事忘記問你了！在這半山腰裏，我曾瞧見有一堆亂石頭，不知究竟是什麼玩意兒？」大德真人不覺笑道：「哈哈！女英雄！這一次你可失了眼了，那裏是什麼亂石頭，實是我新擺的一個陣圖呢！」紅衣女子立時露出驚詫的樣子道：「啊呀！了不得！你居然也會擺陣麼？不知這是一個什麼陣？」大德真人道：「這個陣，叫作『兩儀四象陣』，是由從前

的「太極陣」中變化出來的，自問比諸葛武侯的八陣圖要高明得多了！你別瞧他只是一堆亂石頭，却有千門萬戶，迴環縈繞之妙！你如不懂其中奧妙，貿貿然走了進去，將見左繞右繞，繞得你一個頭昏，再也走不出來呢！」這幾句話不打緊，却把紅衣女子的興趣提得很高了！不覺微笑道：「我不信竟有這等事，恐怕有點過甚其辭吧！」大德真人道：「你如不信，我馬上領你去看看就是了。」紅衣女子一聽，便同那少女立了起來，似乎爲要證明這句話究竟確實與否，馬上想去看一下子呢！

比及衣香旣逝，鬢影也杳，大德真人已和這二個女子，從那頭走去，走得遠遠的了，崆峒道人像似不會知道的，兀自在這洞中張着，還不會走開來，早有人走來，在他肩上一拍了一下，忙一看時，却就是領他到這裏來的那個小道童，原來：在相距不遠的地方，還另有一個洞，和這個洞都是經他挖成的，剛才他也一般的在張望着呢，小道童又微笑道：「如以演戲來說，這已到了曲終人散之候，我們也該走了，你爲什麼還這們巴巴的望着呢？」崆峒道人只是微笑無語，也卽同了小道童，依着來時原路，走出了這地下室，可是，一路上他很露着深思的樣子，像似正在想些什麼呢，這因爲，他覺得那個女子太是面熟了，好像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，可是，任他如何費盡腦筋的想，再也不想起來！不覺暗暗好笑道：「這大概是我平日對於女人太不注意之故吧？所以，對於她們的聲容笑貌，在腦筋上竟不會留得一些印象，倘然換了是我師傅的話，恐怕不會是如此的了！」突然間，

又給他想到了一件特殊的東西，這就是那個女子身上所穿的那件紅衣，在這上面，好似給了他一個重要的線索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給了他一個重要的幫助，更使他在沉沉而思了，不一會，只見他把手一拍道：「啊呀！我這個人怎麼如此的善忘，這不就是崑崙派中的紅姑麼？我最近尚還和她見上一面呢！」小道童却不知他是在說些什麼，見他這們大驚小怪，又是自言自語，還疑心他是神經病發作了，不免呆呆向他望着，不料，他又出其不意的，把那小道童一拉道：「噲！你就給我去報個信與師傅，好不好？」

螻蛄道人雖是這們性急無比的樣子，那個小道童却是懶懶不堪，仍是慢騰騰的，一點不以爲意，祇笑道：「大師兄！你這個人怎麼如此的不識趣，這是一個什麼時候，任是如何重要的消息，他老人家那裏要聽呢？」螻蛄道人道：「你別管牠，只要給我送了去便了。」說着，便找得了文房四寶，匆匆寫就了一張便條，即拿來交給了小道童，小道童笑道：「爲了我們倆的交情，我不能不給你送這一封信，但買貿然走了去，準得要挨罵，可也犯不着！也能，且待我想個變通辦法吧。」說完此話，即引手近唇，輕輕的作了一聲口嘯，即見有毛羽潔白的一頭鴿子飛了過來，在他肩上停着了，小道童即拿這張便條，向着牠的腿上一縛，又用手一揮，向牠吩咐道：「師傅如今大概到了陣中去吧，你就把這封信去遞給他。」此鴿很是懂話，即把翼一展，飛去了，於是，螻蛄道人也想回廚房中去了，但當他剛走之前，小道童却把貼在他身上的那道硃符一揭，藏了起來道：「這給人家瞧見

了不好，還是由我藏着吧。」他自己臂上的那一道符，自然也同時揭去了，當下各自別去不提，現在我可又要回過筆來，把大德真人寫上一寫了，他同了那二個女子，逕向半山腰裏走去，心中覺得十分得趣，以爲那個紅衣女子，肯如此的和自己搭訕着，大概也是很有幾分意思，只要自己小心進攻，一切如法，不怕魚兒不上鉤來咧！一壁早已到得陣前了，祇聽得那紅衣女子又輕聲一笑道：「這不只是一堆亂石頭麼？那裏會有什麼道理呢！」大德真人也笑道：「究竟有道理與否，須要到得陣中方能知道呢！」

當他們一到陣中以後，經那紅衣女子仔細的一瞧看，方見到在這一堆亂石中，還有像亭子這們的一樣東西，巍然矗立着，早見大德真人對她說道：「你可見到這個亭子麼？祇要能走到這個亭子中，方算是已把此陣走破了！然而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！」紅衣女子聽了，不覺暗暗好笑：這真是當面說鬼話了！瞧這亭子近在咫尺，只三五步就可走到了，正是容易之至！那有走不到之理呢？即含笑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就讓我來試一下子好不好？」她把此話說完，即拉了那個少女，逕向前面走去，大德真人像似欲試試她，便也立在那裏含笑望着她們，可是，這位女英雄任是如何的有本領，這一次却也是感到不濟了！儘是左旋右旋，左繞右繞，這個亭子仍和她們剛起步時一般，終於是可望而不可即，不能近前一步！在這裏，她們方始有點徬徨了，那個紅衣女子便又回過身來，向大德真人含笑招着手，大德真人即走了過去，又和她們合在一起，紅衣女子道：「你的說話倒一點兒都

不假，這一個陣圖確是不易走得呢！如今我也不願再作這個嘗試了，就請你在前領道吧！大德真人說聲「很好」，卽在前面給她們引着路，這個陣圖原身出自他的意匠經營，對於進行之路，當然再熟悉也沒有，只見他左旋右旋，左繞右繞的好一陣，早已到得那個亭子的面前了，在這進行之際，紅衣女子對於那一切的情形，似乎是非常的留心的，要把這重要的訣竅好好的記着呢，但不知她是否有意要掩飾去這一點，此時只見她緊蹙雙眉說道：「太複雜了！就是領我走上十遍，恐怕也是弄不清楚吧。」

但大德真人不特很是相信她這句話，而且還又十分自負的說道：「其實，就是完全記得了，又有什麼用？如無我在前引着路，祇讓你一個人來走時，仍是困難重重，不見得會叫你有走到的希望呢！」紅衣女子一聽這話，不免頓時爲之一呆，忙問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大德真人不覺笑道：「倘然擺上一個陣，只是這們叫人走走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當然還有陷阱和機關這一類的東西啊！只要你一走得不如法，就要在這上面，吃得很大的虧苦了！」他說完此話，似乎怕她不相信的，便又把她們領到相近的一個所在，並找了一條硬樹枝來，只在地面上輕輕的一點，卽有一塊翻板突然跳起，待他取回樹枝，方又如前闖攔，紅衣女子在旁一見，不覺把舌頭一伸道：「啊呀！了不得！這一跌下去，難道還有命活麼？」大德真人自是十分得意，便又領她們來到走上亭子的階石前，仍拿起那硬樹枝，向着一塊階石上一點，早有一個執刀的鐵人，條的從下面跳出，幸而他收手得快，那鐵人

早又跳下不見了！此時却是那個少女在咋舌了，一壁說道：「真！不得！連得這上面都安置得有機關啊！一般局外人又那裏會知道呢？」大德真人當然又是很得意的一笑，然後又向她們說道：「走了這一陣，恐怕也有點累了把？可請到亭子中去坐一會兒。」地即當先領路，一步隔一步的跳了上去，她們在後如法泡製，居然不會遇到什麼危險，也就來到亭中，細一看時，中間也有石桌石凳，佈置得很是不錯呢，當他們剛一坐下，那頭傳書的鴿子，却也飛了進來了，大德真人見牠突然飛來，似乎很以為奇。

大德真人再仔細地把那鴿子一看，方知牠是為傳書而來，即將牠腿上的書信解下，又一揮手，讓牠飛去了。然後把這封信細細一讀，始知是螻蛄道人向他報告，那紅衣女子就是螻蛄派中的紅姑甥！他方從這色情的環境中突圍而出，覺得自己太是糊塗了，怎麼一為這美色所迷，就什麼都看不清楚，也什麼都不防備了！幸而給他徒弟發覺得早，不然，陣中一些的秘密，都給她探聽了去，不又要第二次失敗在他們崑崙派的手中麼？一壁却把這信向着懷中一放，又開闔地說道：「像剛纔所見到的那陷阱，和石階上所安置的那機關，在這全陣中也不知有多少處，不深知這陣勢的人們，真是插翅也都飛不進來呢！一說到這裏，略停一停，又向那紅衣女子一望道：「即以這個亭子而言，又何嘗不是機關疊疊，陷阱重重咧！倘然被困在內，想要逃走出去，恐怕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吧？」說着，隨手在壁上一按，即有一道鐵壁，直落而下，把那入口擋住了，然後他忽又臉色一板，向她突然

問道：「你不就是紅姑麼？哼！你好生大胆！你竟敢到這裏作起奸細來了！」紅衣女子道：「不錯！我是紅姑！你待把我怎樣？」大德真人道：「也不把你怎樣，只是把你囚禁在此，不讓你脫身罷了！你瞧，不已是無路可走了麼？」紅姑笑道：「我固無路可走，然你現在也同樣的在這亭子中，難道就有路可走了麼？」大德真人道：「我麼？那又當別論了！」即把腳向下一蹬，這地板立刻便向下陷，像滑梯一般的將他送了下去了！紅姑拉了那個少女，也便是陶秋心，慌忙趕了過去，想要追跡而下，但已遲了一步，這下陷的地板，已是突的跳起，重又闔上，任是如何的用腳來踏，再也踏牠不動了！這裏大德真人早已到了外面，望着這個亭子，兀自露着微笑，像似十分得意！一壁也喃喃在說道：「紅姑啊紅姑！你今天既被囚在這亭子內，如欲逃走出來，恐比登天還難吧！如此，對於你們崑崙派，總算也小小的報了一下仇了！還有你那七位哥哥，我自自然也不會輕於放過，定要一個個的，慢慢的收拾起來呢！」紅姑至是，祇有和陶秋心：你望我的，我望你的，露著很失望之色。不過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好似遠遠的傳來了她大哥——崑崙女俠的聲音，正在對她說道：「你可放心！我們就要來救你了！」於是，她們二人不免相對一笑，什麼都不在心上了！」

「女俠乾坤劍」到此暫告結束，欲知此後詳情，請看「大破太極陣」是書不日出版，所有熱鬧情節，均載明在內。

